思無邪匯寶

叁拾伍

陳慶浩博士・王秋桂博士 主編

三續金瓶梅(下)

／清・訥音居士 編輯

思無邪滙寶 ㊂㊈㊄ 册／陳慶浩・王秋桂　主編

［三續金瓶梅］（下）

／清・訥音居士　編輯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　合作出版
成易圖書有限公司　編輯製作

《思無邪滙寶》總序

很多中國古籍，因戰亂、政治或其他原因，再加上自然的淘汰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，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、戲劇、唱本等，流失最多。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，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，公私藏書亦鮮蒐集，且在元明清三代，屢遭禁止，毀版焚書，時有所聞。在各類書中，豔情小說，受害最烈。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，社會輿論、各階層的社會組織，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。但另一方面，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，地下流行。不過，在強力壓制下，很多書籍都消失了；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，印刷極不講究，錯漏甚多。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，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，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，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，卻又質量太差，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，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。

好在自本世紀以來，西方文學思想東漸，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，蒐集資料，編寫書目，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。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，漸漸被發現、介紹。另一方面，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，因早年流傳到海外，獲得保存，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俗文學書籍，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。但無論是在海內外，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，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，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。因此，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。

叢書總序

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，閱讀條件亦差，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，去域外讀這些書。前輩學人如鄭振鐸、孫楷第、王重民、劉修業、王古魯等，當代學人如李田意、柳存仁、吳曉鈴、馬幼垣、胡萬川諸位，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。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，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，深知其間艱苦，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，匯為一編，影印出版，供研究者使用。而身在國外，需覓國內合作者。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、石昌渝兩位合作，編纂《古本小說叢刊》，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。然限於出版環境，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。因此，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，是必要的。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，且以保存未精，常有缺文殘頁；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，即原書亦不易辨識，影印自難卒讀；若干書版本繁多，亦勢難全部印行。故當務之急，乃出校刊排印本；或據別本校勘，務求通讀；有不同版本者，又需一一校勘，作出定本，方能為研究者使用。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。

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，採用版本超過百種，另又收若干附錄。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，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、俄羅斯、英國、法國、荷蘭、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。其中如全本《姑妄言》、《海陵佚史》及《龍陽逸史》等，皆為首次面世者。《海陵佚史》為《醒世恆言》第二十三回〈金海陵縱慾亡身〉的前身，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，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，這對我們了解《三言》的來歷大有幫助。《姑妄言》為雍正庚戌序抄本，長達百萬言，是繼《金瓶梅》後的一部豔情巨著。此書未見記錄，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。刊本《僧尼孽海》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。《肉蒲團》為常見之書，然流行者多為日本刊本或此刊本

之排印本；偶有用清刊本者，亦未經詳細校勘。本叢書所收之《肉蒲團》，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，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，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。各書之出版說明，既述故事梗概，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，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，亦加簡述。此叢書所收諸書中，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，不超過三分之一。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，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。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，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，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，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，但只採用一般坊本，整理粗糙，又隨意刪削，可稱劣本。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，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。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，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，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。

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，有長篇，亦有中篇、短篇。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，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。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，已漸衰落。明初瞿佑的《剪燈新話》，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，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。以後一直要待到《聊齋誌異》問世，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。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《嬌紅記》、《鍾情麗集》、《天緣奇遇》、《花神三妙傳》、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，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，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；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。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，亦有豔情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時代早的作品，文體較純；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。此類文言中篇，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。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，在我們這套書中，也是有跡象可尋的。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，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

來處理這個問題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。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《三遂平妖傳》擴充爲四十回本的《新平妖傳》。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。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，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。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，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，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，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。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，沒有例外。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。其原因並不複雜，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，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，爲了爭奪市場，或以降低售價，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，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。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，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；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。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，不會另外寫一本書，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。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。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，要不是和繁本比較，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；也有些甚不用心，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。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，豔情小說更甚，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，觀其流變，對了解各書之形成，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，也是有幫助的。

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，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。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，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、性心理等，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。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，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，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，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，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，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。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，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

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，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。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，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。比較西洋豔情小說，中國小說起源早，類型多，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，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，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。日本的豔情小說，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。本叢書的出版，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，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，奠定堅實的基礎。

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、猥褻小說、穢褻小說、淫蕩小說等，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。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。《天緣奇遇》、《三妙傳》等文言中篇，《空空幻》、《都是幻》等白話小說，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，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，故不選入本叢書中。有些書如《三續金瓶梅》、《梧桐影》等，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，然前者爲《金瓶梅》續書，屬《金瓶梅》系列之一；後者爲《肉蒲團》仿作，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，故亦收入。《情海緣》、《歡喜緣》兩書，雖爲民國時期所編，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，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。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，此類資料不多，但亦有參考價值。

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，五、六十年代，高羅佩就已寫出《中國古代房內考》及《秘戲圖考》兩書。隨著社會開放，性禁忌被打破，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，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。有些豔情小說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團》、《繡榻野史》等，皆有多種外文譯本。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。本叢書的編輯顧問，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，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，都是出色當行。雷威安的法譯全

叢書總序

本《金瓶梅》，韓南的英譯《肉蒲團》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。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，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，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。缺乏好的校勘本，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；缺乏全面的資料，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。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、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，鉅細靡遺，盡數收集，經過校勘整理，匯爲一編，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。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、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，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。

陳慶浩

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

《思無邪滙寶》編輯凡例

一、版本　廣收現存各種版本，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，比較其價值，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。

二、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；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。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。

三、俗體字、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；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，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。

四、本叢書一律以「。」號斷句，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。句讀基本依原書；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，不一一說明。原書無句讀者補入。

五、校勘符號：

(1)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，於該字或該詞後用（　）標示。

(2)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，用〈　〉標出。

(3)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〔　〕標出。

(4)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□號標出。

(5)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○號標出；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。

六、書影　所用各版本之扉頁、所有插圖、首回首頁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

編輯凡例

收；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，或全收，或只收首末頁。

七、各書皆有出版說明，述故事梗概，介紹作者資料，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。

八、附錄　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，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。

思無邪滙寶 叁拾伍 册

目錄

思無邪滙寶 ㊂㊇㊄ 册／陳慶浩・王秋桂 主編

「三續金瓶梅」（下）

清・訥音居士 編輯

三續金瓶梅卷之五

訥音居士編輯

第二十一回　訪嬌娘西門迷本　包女戲屏姐正色

荒言莫敍。

却說西門慶這日才起來。玳安回說。匠人們來了。官人說。叫他們收拾罷。玳安答應。帶進匠人來。一齊動手。棚匠先從上房糊裱。木匠樓上安隔扇。瓦匠勾抹各房。油匠花園粘補油飾。只見房上房下。滿花園自大捲棚。翡翠軒。木香亭。藏春塢。玩花樓。臥雲亭。燕喜堂。芙蓉亭等處。共有三十多個匠人。鬧得滿院都是磚瓦木料。青白石灰。泥土鉋花成堆。只聽得鏟鑿斧鉅(鋸)之聲。擲磚撂瓦連響。西門慶查看了一回。說。細細的做。不可草率了。匠人答應。官人過前邊來。叫玳安備馬。帶上眼紗。同

玳安出門往獅子街來。過了花子虛的舊宅。走到西頭。果然有個小胡同。進了南口往西拐。眞有一個小廟兒。從小廟前往南。就看見大公館。一直奔到路東第二座店。果然有紅紙報條。來至門前。玳安說。只管進去。在後頭呢。官人下了馬。進入裡面。見前邊一層倒是伙房。兩邊是馬棚。中間一個穿堂門。進去都是一間一間的房子。對面四合。坐北有三間正房。南邊有一眼井。官人說。在那裡坐。玳安說。爹先在正房裡坐着。他們還不知道呢。官人進了上房。只見設擺着桌椅。倒也乾淨。在上首裡坐下。只見各屋裡巴頭探腦。玳安大叫。老板在那裡。只聽一人答應說。出去了。就來。我找他去。官人只得等候。與玳安閒談。等了半日。老板才來了。進門就磕頭。說。不知今日大駕光臨。小的才出去買脂粉去了。他們也不認得。茶還無遞呢。官人說。我又無說下。你怎得知道。不大緊。你姓什麼。老板說。小的姓毛。官人說。你們正角有多少。老板說。生旦淨

末丑是五對。外有正旦。花旦。㨾旦三對。還有老外。老旦。翠花生。武生。文丑。大花面。油花臉七對。連柴頭吹歌五對。共二十對。西門慶說。昨者那一個叫美姐的。是什麼旦角。老板說。他是花旦。官人說。還有好的無有。老板說。我們一班中。他是帽兒。人材又好。所有的粉戲他會得多。餘者一個正旦叫鳳兒。一個㨾旦叫玉兒。一個貼旦叫三元兒。都比他次一等。官人說。那兩個我看見了。你把美姐與三元兒叫來我看。老板答應。去不多時。回說。叫了。梳洗了就來。一面獻上茶來。說。老爹淨吃酒。還是連夜。官人道。明日我才去呢。老板答應。只見從東屋出來了兩個嬌娘。一個是美姐。那一個無見過。大概是三元兒。二人來至客堂。揷燭也似磕了頭。西門慶先不看美姐。留神細看三元兒。但見眉目五官雖然端正。無甚風流媚氣。脚兒雖小。配着紅綠衣裙。不見動人春色。官人說。你就叫三元兒麼。婦人答應。是。又問。多少歲了。答道。二十歲了。官人又看

美姐。另一番出色。自古道。情人眼內出西施。看着他如花似玉。正是。

恍似嫦娥離月殿。　猶如神女到席前。

別說一個三元兒。就是十個也比不上。官人道。留下美姐兒。叫那一個去罷。於是擺上酒。上了十六個菓碟。美姐兒忙斟了酒。尖尖十指。雙手奉與官人。說。酒不好。喝個手(夠)罷。官人接來。叫他坐下。一面喝。一面看。越瞧越愛。說。你會唱什麼。美姐說。會唱崑腔。官人說。還會什麼。答應道。還會唱南曲兒。官人說。甚好。我最愛聽南曲兒。你唱兩個我聽。美姐叫老毛拿了琵琶橫笛鼓板來。老毛彈着。美姐唱了個南疊落。果然另一個味兒。不獨嗓子好。一切發脫賣相。蘇白南韻。十分動人。別說優伶小唱。就是院中的妓女。也不是他的對手。把西門慶喜了個拍手打掌。說。你過來。叫他坐在膝蓋上。一遞一口的吃酒。美姐施展本事。又做千般妖媚。萬種輕狂。把西門慶的魂勾得出了竅了。不知要說什麼。又唱

了個粉紅蓮。官人說。好是好。不如你下地兒。拿着式子。唱兩隻崑腔我聽。美姐答應說。爹聽什麼。官人說。你唱一隻琴調。老板吹起來。官人自已打着板。美姐下地走着。唱了一隻。官人連聲喝采。說。你再唱一隻佳期我聽。老毛又吹起笛來。美姐又拿着式子。唱了一隻。不但字句淸楚。一切顚飛哦溲。唇齒喉音。無一不備。把官人聽獃了。一失手。將淮鼓落地。把美姐兒笑成一團。官人說。你笑話我。我就不饒你。順手牽羊。把美姐拉到裡間屋裡。老毛忙把簾子放下來。就溜了。他二人樂極情濃。將美姐按在床上。現成的夾紬帳幔。鋪設着栽絨毯子。一張炕桌。兩個坐褥。美姐說。不用忙。把桌子挪在一邊。兩個坐褥湊成一處。說。我還得告便。去去就來。說罷。往後頭去了。去夠多時。只見他脫了裙子。口含着香茶。笑嘻嘻的不進來。官人急了。跑出來抱入房中。二人殢雨尤雲。魚水和諧。說不盡相親相愛。百樣溫柔。足有兩個時辰。雲雨已畢。二人復又

入席。老毛又來了。說。請老爹吃飯罷。官人說。有就拿來。於是衆柴頭七手八脚擺了一桌子嗄飯。美姐又斟了酒。陪了幾盅。上了羹湯點心。吃了飯。點上燈燭。又唱了一回。官人甚喜。柴頭送了鋪蓋粧臺來。又飲了幾杯酒。官人說。睡了罷。二人進房。把門關了。老毛看着收了傢伙。才吃飯去。這裡二人脫了個精光。復合雲雨。美不可言。原來蘇杭婦女與北方不同。離不了處女丹。揭被香。奇巧的睡情。勾魂的妙法。把西門慶治住了。遍體酥痲。由不得許金許玉。海誓山盟。如漆似膠。顛鸞倒鳳。一夜無眠。直纏至東方大亮。次早。官人先起來。美姐兒頭昏腦悶。爬不起來。官人說。你怎不誇嘴了。有本事再試一試。美姐說。不敢了。你們北方人惹不得。官人說。不妨事。你喝口酒。多躺一回就好了。於是把昨日剩的酒喝了幾口。蒙上頭又睡了。官人在一傍坐着。等了半晌。只見美姐醒了。說。我好了。這才穿衣下床。二人梳洗已畢。老毛拿了三鮮腰子湯來。

每人吃了半碗。官人說。我要回去了。叫玳安拿出五兩銀子來。遞與老板。千恩萬謝。美姐捨不得。苦留不住。官人戴上眼紗。騎上馬。帶着玳安回家去了。來到家中。也不往後邊去。到了書房。換了衣服。叫王經往謝希大家先送壽禮。又騎上馬。往他家做生日去了。整吃了一日酒。也有幾個親友摘不開。至晚回家。到上房坐了坐。說。我乏了。就往翠屛房中來。紫燕接了衣服。屛姐說。擺酒罷。官人說。不喝了。在謝子純那裡整吃了一日酒。太多了。喝盅茶罷。紫燕遞了茶。二人坐下。屛姐說。爹昨日在那裡歇了。官人說。在院裡。吃了一夜酒。屛姐說。還謅謊呢。聽見你把對子戲的美姐兒又掛拉上了。官人說。你怎麼得知道。屛姐說。我有耳報神。虧了是我聽見。若是別人聽見了。爹又要吃不了兜着走罷。官人說。好油嘴。你告訴我。屛姐說。夠你猜半年的。白日裡小工子往棚匠說話。他說。邀你幾天活。棚匠說。在那裡。小工子說對子戲班裡要糊棚。煩他

叫匠人。說。這裡老爹要常過去。怕屋子冷。棚匠說。散了工瞧去。小工子又說。這老爹才會樂呢。包了他的帽兒解悶兒。比聽戲如何。有錢使得水推磨。我在傍邊坐着瞧糊窗戶。他無心說。我有心聽。你還弄神弄鬼不告訴我。這有什麼。打量我是醋罈子。往理上說。錢是爹掙的。愛怎麼樂。誰敢管着。就是我們幾個屋子。爹愛在那裡就在那裡。講什麼那屋裡多去了幾趟。那屋裡又少去了幾趟。人不是一樣告訴我。怕什麼。官人說。不是瞞你。怕的是人多嘴雜。你既知道。我告訴你。前者那一個唱賣胭脂的。名叫美姐。我很愛他。因此昨日在那裡過了一夜。屏姐說。他們唱戲的也接人麼。官人說。錯了。是我。不能接別人。這個唱戲的比院裡的婊子還好呢。只你知道。別告訴人。屏姐說。幾時你見我說過什麼不是。我也不問。試試你的心。別人我也不管。拿我說。你包着十五個。不與我的筋疼。只不要傷了身子是眞的。難以抵換是假的。懶入公門說

一遭兒。老婆漢子是眞的。那個浮萍草有根呢。一席話。說得西門慶心服口服。說。我娶着了你了。句句說得入骨。疼殺我了。叫我心裡痛快。叫紫燕泡盅好茶吃。咱們睡覺。屏姐瞅了一眼。說。這們(麼)早就要睡覺。可要老老實實的。丫鬟遞上泡茶。二人喝了。攜手入房。同上牙床。鴛鴦交頸。親親熱熱的睡了。不言屏姐房中之事。且說這日過了重陽節。西門慶在上房坐着。與月娘閒談。說。明年九月節。咱們訂做些花糕吃吃。昨日買的這花糕無有味。我記得前任李知縣送我的那花糕好。是五層翻毛皮。夾着山楂荔枝各樣的菓子。甚實可口。那時叫他們照樣兒做了。一半送人。一半自己過節。月娘說。可是好呢。這幾年也無吃着好的。買搭的不過是個名兒。正說着。玳安進福兒回話說。各處的工程都完了。請爹查看。還欠他們三十兩銀子。工程頭兒還往老爹討賞。官人說。我都看見了。活計做得好。兌給他們三十兩銀子。外給匠人們一頓

飯吃。多給他們些酒喝。說我說了。做得好。再有了工程。還叫他們做。二人答應。兌了銀子。開發衆匠人去了。話分兩頭。再說袁碧蓮自從捱了打。大病了一場。原有身孕。幸無傷胎。過了半年。將近臨月。不想被鄭婆聞知。忙來見金寶。說。我告訴你一件事。金寶說。什麼事。鄭婆說。袁碧蓮有了孩子。將近臨月。他家無人。趁此機會。我常與他貼好兒。買住他的心。臨期自不請別人。我與他收生。他又是個頭生兒。偷了他的衣胞來。用陰陽瓦焙了。配上懷胎的藥。你與珍珠兒都吃了。不拘誰。若坐了胎。養個男娃子。把他們都襯下去。比你那胭粉計如何。金寶大喜。說。到底媽媽是上年紀的人。想得到。這一向他爹也瞧俗了丫頭。無本事拴不住他的心。白費了我多少工夫。媽媽此計。眞乃擒龍捉虎的手段。若我們兩個吃了藥。我倒靠不得。珍珠兒十拿九穩。怎麼說。我在院裡這幾年。未免受了傷。他是個才開花的女兒。有什麼不見效的。若是不拘誰

養了男娃子。不但把他們襯下去。還要賺他許多的金銀。但此物難得。千萬別叫他知道才好。鄭婆說。這個不難。只要我手急眼快。百般的工夫。無有得不了的。金寶說。事不宜遲。先把他買住才好。鄭婆說。還得下本錢。先買些雞蛋。小米。紅糖。白糖。拿了去。我好說話。金寶說。不用買。都現成。說着。叫珍珠兒取出來。見一百個雞子。二斗小米。五斤紅糖。五斤白糖。放在桌上。說。還有核桃。芝蔴。要不要。金寶說。用不着。鄭婆說。這是那裡的。金寶說。事有湊巧。這東西有了日子了。還是鳳凰下蛋的時候。我買了要送去。見別人比我的強。賭氣子無給他。賺下的。婆子說。也用不了許多。拿了五十個雞子。半斗小米。紅糖白糖各分了一半。裝了一盒。小米裝個小口袋。說。我去了。擕男抱女往外廳走。一邊走着。一邊打算。畢竟此去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　盜河車虔婆設計　服邪藥二女爭夫

閒詩不錄。

却說鄭婆鋪謀定計。暗算碧蓮。拿了盒子。使了一身汗。來至進福門首。說。袁妹子在家麼。碧蓮說。是誰。出房一看。見是鄭媽媽。嚇了一跳。說。老太太從那裡來。婆子說。特意瞧你來了。碧蓮說。請屋裡坐。忙遞了一盅茶。說。一向未能給你老人家請安。今日不知有何見教。婆子說。你還提呢。我知道你難往那裡去。委屈你病了一場。我也難來瞧你。逢人至人打聽。說你好了。我才放了心。勸你別惱他。那日他喝醉了。言投意不和。起了疑心。與你鬧起來。把我急得了不得。你走了。我說了他半夜。他才明白了。他就是雷聲大雨點小。有嘴無心。如今好不後悔。倒不好見你了。昨日還是聽見我說。你差些把人家的孩子打掉了。眼看着要臨月

了。他心裡很過不去。叫我拿了這盒子東西與你賠不是。說但願你養個小子。別計較他。等你養了。還來瞧你呢。碧蓮先打量不知什麼事。聽婆子一片□說。把心才放下來。古語云。女人見不了三句好話。見金寶回心轉意。信以爲實。說。主子打奴才是常事。六娘太多心了。又賞東西。實當不起。明日再磕頭去。婆子說。你這幾日怎麼樣。我看着不遠了。碧蓮說。我也不懂得。又無娘家。地北天南。明日要養時才苦呢。他又常不在家。連個作伴的也是無有。風火事要來了。誰請姥姥去。不怕你老人家笑話。至今連一尺布也無有。要張紙在那裡。婆子聽了。正中下懷。說。你說的苦情。我是個心軟的人。你放心。一切應用都交給我。有人就罷。若無人。我就會接小人。碧蓮說。倒不知老太太有這段本事。就只誰敢勞動你老人家。婆子道。這有什麼。你若不棄嫌。我還要認你作個乾女兒。碧蓮說。求之不得。只怕老人家是頑話。婆子說。你果然願意。就叫我

聲娘。碧蓮連忙跪下說。我的親媽。婆子大喜。說。我兒從今不用愁了。接小人。熬粥。有什麼都交給我。無有不盡心的。碧蓮說。全仗着母親疼愛。說罷。放了桌子。讓虔婆上坐。有現成的酒。還有兩個柿子。一嘟嚕葡萄。裝了兩碟。說。母親來到屯裡了。喝口空酒罷。說着。斟了一盅。遞與婆子。虔婆說。又生受我兒了。碧蓮陪着喝了兩盅。吃了幾塊柿子。婆子說。這個你倒少吃。看寒了胎。碧蓮說。吃不得就不吃他。婆子說。是親三分向。是火熱爐灰。如今你既是我的女兒。福官就是我的女婿。你們可別拿我當外人。叫你女婿諸事不用管。家裡有我呢。碧蓮說。他算不了人。他還不知叫誰管呢。有你老人家。是他的造化好多了。婆子說。我也不可久坐。還得給你張羅事去。說罷。站起出門去了。回至樓上。歡天喜地。說。好事辦成了。倒湊巧。這就是你們的小造化。不但他願意上當。還認了我做乾娘。既認了親。這事易如反掌。金寶喜得拍手打掌。說。這才是個

瞎子。給個棒槌就認了眞。得了他的紫河車。我們就有了本錢了。珍珠兒說。吃了就有麽。金寶笑了說。這才是個傻子。春天不下種。苗從何處生。吃了他。如同上地。還得下種兒。才能有呢。你可好生記着。吃了藥。若帶不上身子。挖了你的眼睛。珍珠兒也笑了說。這可由不得人啊。話休饒舌。過了幾日。婆子買了些草紙。白布。藍布。還打了一瓶黃酒。拿到碧蓮屋裡。正遇見進福在家。見他拿了許多東西。心中甚過不去。說。這個乾女兒認不着了。倒叫老人家操了心。婆子說。姑爺說那裡的話。也是娘們的緣法。盡點心也是該的。進福道了謝。就出去了。碧蓮也道了萬福。讓婆子坐下。遞了茶。才待打包袱。忽然一陣肚子疼。站立不住。婆子說。你過來我瞧瞧。看了看手。說。還早呢。這叫轉胎。你把東西收了。過幾日我再來。碧蓮忍着疼說。媽媽忙什麽。婆子說。還有事呢。說罷。告辭回家。見了金寶。說。你大喜了。金寶說。什麽喜。婆子說。袁碧蓮有了信了。金

寶說。怎見得。婆子說。今日我去了。正遇他轉胎。也不過三五日就養了。金寶喜之不盡。過了五日。不見動靜。婆子說。我再看看去。言罷。下了樓。往碧蓮房中來。相離切近。只聽得屋內有人哭。婆子進房一看。原來是碧蓮要養了。疼得滿炕亂滾。婆子說。不要哭。我來了。婦人才住了聲。說。親娘。疼殺我了。婆子道。我來得巧了。說。不用忙。我瞧瞧。伸手一摸。說。是時候了。說着。王六兒也來了。說。我說是不是。才我還在這裡。他說還早呢。不是石頭兒說他哭。我還不知道呢。虧了老太太在這裡。不然還了得。婆子說。你來得正好。快上來抱住他的腰。前頭有我呢。王六兒果然把他抱住。碧蓮疼得更緊了。淚如雨下。說。這可了不得。我好了。與他隔了房。再不受這個罪了。婆子也笑了。說。姑娘。這個嘴可落不得。說着。又一陣疼。虔婆寸步不離。又連疼了幾陣。婆子說。把他按住。用手在肚子上一揣。只聽呱啦的一聲。養了個白胖的男娃子。婆子大喜。也不言語。

手急眼快。取下衣胞。褲腰上有個兜子。眼所不見。藏在裡面。這才收拾小兒。王六兒撒了手。說。胎包在那裡。婆子說。等了半日。未見下來。男胎火力大。想是化了。王六兒也不在意。說。人好就好。你老人家收拾着。我給他熬定心湯去。說着。出去了。婆子得了手。說。我兒大喜。養了個男娃子。婦人點頭。要瞧。婆子說。別睜眼。看傷了元氣。碧蓮又把眼閉上。婆子得便。拽藏妥當。王六兒拿了粥來。給他喝了。倒是年輕氣壯。不多時。精神百倍。說。我好了。過幾日親身給二位磕頭。王六兒說。這就不怕了。婆子說。有你看着。我歇歇去。王六兒說。老太太乏了。有我呢。就請罷。婆子得便出房。回歸樓上去了。笑嘻嘻見了金寶。說。這才湊巧呢。寶貝拿來了。於是從兜子裡取將出來。與金寶觀看。金寶一見。滿心歡喜。說。媽媽眞有妙法。海底摸珠的手段。即收藏起來。說。種子方在那裡。鄭婆說。現成的。等我取去。說罷。回房取了來。說。誰打藥。還得囑咐他。有人問就說

替別人打的。金寶說。知道。即把王經叫了來。說。有替人配的一料藥。快些打來。王經答應。接了方子。說。面子藥還得研呢。說罷去了。去夠多時。將藥拿來。說。這個藥有油性。好容易才研開了。原來是黃面子。通共二兩。婦人收了。婆子找了陰陽瓦。在後院子裡將紫河車扣在裡面。用鹽泥封口。着磚支好了。使炭火慢慢炙去。費了一日的工夫。才炙乾了。拿出來去淨火毒。研成細末。兌上種子仙方。合妥了。用戥子秤來。整三兩五錢一包。分作六包。每人三包。婆子看着金寶與珍珠兒用黃酒次早吃了一服。晌午吃了一服。晚上又吃了一服。一日之間。把三服吃完。可煞作怪。碧蓮三日鄭婆洗三。奶就下來了。一日吃不了。到了第四日。這裡服了藥。碧蓮格登的無了奶。一口也擠不出來。小兒無吃的。慌了手脚。忙把鄭婆請了來。說。母親。這是怎麼了。昨日好好的。今日就無了奶了。婆子假意驚慌。說。必是脚硬的踩了奶去。快買湧泉散七星肘子吃。

言罷。虔婆就走了。碧蓮叫進福買了藥來。一連吃了三服。又喝了肘子湯。杳無音信。娃子餓得只是哭。幸而芙蓉兒來看。給他吃了一頓。才不哭了。自碧蓮斷了奶。多虧芙蓉兒每日將養。小兒才保住了。按下不表。再說馮金寶與珍珠兒二人吃了藥。只覺肚子裡發熱。相火攻心。盼官人回家。只不見來。誰知又在東大店戲班裡與美姐兒住了。二人一夜無眠。珍珠兒說。這藥吃了好難受。心裡癢癢楚楚。只想爹來了才好。金寶說。我也是如此。這行貨子又不知往那裡去了。急得人胡夢顛倒。說着。天亮了。二人梳洗。擦了粉又洗了。從新又擦。抹了胭脂又擦了。從新又抹。好容易才梳完了。娘兒兩個對薰香香串香包帶了一身。梳得兩鬢蓬蓬的。纏得小脚兒尖尖的。穿上了紮繡的衫裙。帶上了響鐲環珮。打扮得花朵兒一般。千嬌百媚。別樣溫柔。咬指托腮等候。只不見來。這一日如過一年。躺着也睡不着。坐着只是發獃。直盼至日落。西門慶才

來了。珍珠兒忙跑下樓。迎至儀門。手拉着手兒。把官人接上樓來。金寶一見。眼內發火。恨不能一口水把他嚥在肚內。說。怪行貨子。眞無良心。我們是你的受用兒。高了興。十天八天的戲弄我們。遇了新鮮三不知。又不知掛拉上誰了。官人說。無往那裡去。昨日在鋪子裡算賬。天晚了沒得回來。今日又叫謝子純邀到酒樓上。吃了一日酒。故此來晚了。金寶還要說幾句。又怕得罪了他。把話掩住。說。咱們喝酒罷。珍珠兒忙擺上酒。斟了盅。三個人坐下。擺了許多的南菓子。飲了一回酒。官人叫珍珠兒唱曲兒。那裡唱得上來。唱了三個倒錯了兩個。西門慶說。這小肉兒怎麼了。珍珠兒只是笑。金寶鬧得酒也喝不下去。不等官人說話。二人連推帶搡。把官人拉入房中。按在床上。剝了個精光。二人也脫了衣服。這一夜。他們商量着把西門慶翻江攪海。鬧得時刻無閒。官人也笑了。說。這兩個人瘋了。倒像幾年未見漢子的。珍珠兒說。好容易得住你。

我們要本利還家。官人說。既如此。可別央及我。眼所不見。吃了一丸三元丹。復合雲雨。藥性發作。把二人鬧得氣喘吁吁。香汗淋漓。無□兒不叫出來。官人說。你們可草雞了。雲行雨施。直狂至東方大亮。三個人起來。金寶還好些。珍珠兒到底歲數小。鬧得頭昏腦悶。兩條腿亂戰。扎掙着下了床。三人梳洗已畢。鄭婆端了三鮮腰子湯來。每人吃了半碗。西門慶穿好衣服。到上房坐了。片時說了此(些)閒話。叫進福備上馬。帶了玳安上衙門去了。這一來畢竟又當如何。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　祭竈神珍珠見鬼　現世報鄭婆遭瘟

荒言莫敍。

話說光陰似箭。不覺過了三個月。自鄭婆配了種子方。二人吃了。果然是珍珠兒帶上了。每日害口。杏乾山裡紅不離嘴。各樣兒想着吃。吃了又吐。西門慶也喜得了不得。掰着口兒問如何。又請太醫與他安胎。把個春娘聞知。氣得難過。說。我們正頭鄉主都帶不上。怎麼三不知這丫頭就帶上了。要是我們楚雲。我倒無說的。那丫頭算什麼要緊。身無四兩。活像個浪三兒。給我們楚姐抬鞋也不要。偏那行貨子愛他。往着楚雲說。也怨不得你爹。他那裡格得住那丫頭招。你看每日打扮得還像麼。跟着那院裡出身的媽。教得擠鼻子弄眼兒。浪不出水來。如今帶上身子。越發狂得了不得。給他熬藥煎湯。見了他眉歡眼笑。磣殺我了。楚

雲說。他還可恕。都是他娘教的。還無聽見他們說呢。明日養了。一定是個男娃子。長大了叫他念書。也像孝大叔那麼考。考中了。他就是人了。春娘笑成一團。說。別說了。我從脚後跟麻到脖頸子上了。好個不要臉的蹄子。臉都無了。偷着跟着主子睡了幾夜。帶上孩子。還不知臊呢。倒貼在臉上。十幾歲的人就久慣牢成。再過幾年就要成精了。正說着。只見玳安回話說。請示奶奶。明日祭竈。領了錢好去置辦。就照舊。還添什麼。春娘說。老規舊例。有什麼添的。你先辦了。明日再領。玳安答應去了。春娘來到上房。見了月娘。說。差些兒忘了事。明日又是小年下。祭了竈。咱們在那裡擺酒。月娘道。今年天冷。別處都不暖和。你那樓上新收拾得很好。又暖和。就在你那樓上。咱們鬪牌耍子。豈不是好。春娘說。就是這樣。正說着。西門慶來了。月娘說。我們才商量了。明日在二娘樓上過節。好不好。官人說。我正要在那裡。咱們試試新。糟蹋糟蹋他。春娘說。你

糟蹋誰。那只是我常糟蹋你。說得月娘也笑了。又說了些散話。官人說。你們坐着。我睏得了不得。歇覺去。說着。往屛姐屋裡來。紫燕接了衣服。換了便衣。屛姐說。不喝酒麼。官人說。你們慢慢的擺好了。我閉閉眼睛就來。說着。進到屋中。枕着靠枕就睡着了。紫燕蓋了一件大毛斗篷。屛姐在傍邊坐着。只見官人一翻身。拉住葛翠屛說。睡不成。你吸得我受不得。咱們喝酒罷。於是二人入坐。紫燕斟了酒。夫妻對飲。屛姐說。我聽見珍珠兒帶上身子了。官人說。三個多月了。屛姐說。我不好罵你。大丫頭你一個無放。明日要對養起來。都認不出來了。我們有了。名正言順。他們養了。你臊不臊。明擺着偷饞抹嘴。不打自招。官人說。你們都搭了伙計。都是一樣的麻犯我。我說了。誰要多嘴多舌。我就不饒他。今日你又說。我先拿你開張。說着。把屛姐拉到屋中。屛姐只是笑說。我不敢了。官人那裡肯依。把他強拉入帳中。解衣上床。不免郎才女貌。魚水之歡。

不在話下。一宿晚景不提。次早起來。梳洗已畢。西門慶往竈君廟行香去了。公事已畢。至晚回家。先到竈王神前擺上祭禮。拈了香。行了禮。衆姐妹也磕了頭。官人過春娘樓上來。衆人一齊上樓。在新安的暖閣內團團坐下。玉香遞了茶。月娘舉目觀看。只見屋內糊得雪洞一般。滿堂的字畫。擺設着硬木桌椅。正中有十二扇圍屏。一張拔步大床。西間是一架落地明地罩。一張大理石面大八仙桌。桌上擺着一個素窰花罇。前邊是一個三香菓盤。南床上炕桌上設都盛盤文房四寶。引手靠背俱全。當中一個大罩子盆。八張太師椅子。裡間是新安的八扇碧紗廚。北面是眞假門。一對大穿衣鏡。一個月牙桌上設着隨手粧臺。床上掛着繡花帳幔。地下有四盆花。一對梅粧。一對天竺。桌上一個寶鼎。一張瑤琴。湘簾一落。滿樓上香氣撲鼻。月娘說。你倒是個能人。眞會陳設。誰屋裡也無你這樓上雅趣。春娘說。有什麼陳設。不過我愛乾淨。一日多

撣幾遍。有何雅趣。說着。中堂上擺上桌椅。上了糖食菓品。官人與衆姐妹團團坐下。滿樓上點起紗燈羊角燈。把酒來斟。妻妾開懷暢飲。下面四個家樂。琵琶箏笛。唱崑腔小曲。飲過數巡。月娘說。別叫他們唱了。咱們打牌罷。於是在東間內另放一張八仙桌。鋪上紅氈子。放上卅二張牙牌。兩個骰子。一齊坐下。告了么。月娘的頭牌。鬪了一回三天九滿了。次是黃姐好牌。打了個全探山後。第三是西門慶。鬪了副對九滿了。第四是春娘。無有牌。滿了個鑽三兒。打了半日。藍姐金姐屛姐都輸了。又添上文武對弟兄點的色樣。打了一回。官人與金姐贏得多。月娘春娘藍姐屛姐黃姐輸苦了。按下這裡打牌不提。且說珍珠兒唱了一回。趁打牌的空兒。到廚房裡與王六兒要酒吃。說。今日天太冷。嘴都唱涼了。這王六兒拿了一壺酒。兩塊關東糖。說。你就着爐子喝倒暖和。珍珠兒接來。也給王六兒斟了一盅。自己也喝了一盅。見炕爐子封着。說。我何

不烤烤。於是上了爐臺。騎着爐口烤火。兩隻手呑在裡面。騰着衣衫。說。我這才是騎着竈王爺的脖梗子呢。這一句。誰知惹惱了東廚司命。且說每年臘月廿三日。竈王在各處受享香火。清查人間善惡。彙奏上帝。這日正查至西門慶廚下。見一四眼女子騎着爐口烤火。衝了爐光。急忙迴避。聖心大怒。即看了善惡簿。說。他身懷不正之胎。全是虔婆作惡。吾神未及查出。使他漏網。不知小心謹慎。反衝撞吾神。十分可惡。說罷。用聖手一指。噴了一口法水。只見珍珠兒翻身栽倒在地。目瞪癡癡。口內胡言亂道。二目如燈。王六兒着了忙。跑到樓上叫。六娘。快瞧珍珠兒去。官人說。怎麼了。王六兒說。他說天冷。往我要酒喝。在爐子上烤火。正說着話。只見他打了一個冷戰。就栽倒在地。口內胡言亂語。只是求饒。金寶慌了。大家稱奇。一齊來到廚房。舉目一看。只見他躺在地下說。天神爺。饒了我罷。衝撞了神祇。是我無心。再不敢了。衆人都詫異說。這是

一件怪事。金寶上前才要扶他。珍珠兒更嚷起來。說。別動。我肚子裡的腸子都折了。正亂着。鄭媽媽也來了。說。怎麼了。我瞧瞧。珍珠兒說。你快躲開。罪魁來了。婆子說。少要胡說。我從不信鬼神。你是撞客了。快拿桃條來。拿硃砂噴他。打着問他誰是罪魁。我把你這邪神怨鬼送到陰山背後。叫你項冰。試試老娘。還不快走。他這裡胡言亂語。竈君聽得明白。說。他罪重如山。還敢不信神佛。胡言亂語。他要打誰。說着。氣衝兩脇。口中念念有詞。道急說。快把個屈死鬼拘來。一身濃疥。往竈君叩頭說。拘小鬼那邊使用。竈君道。今有虔婆鄭氏。移花接木。作惡多端。叫你魔障他一個月。現世現報。但他陽壽未終。魔障得他怕了。速去托生。不得有誤。竈君說罷站起。帶領判官童子往別家查善惡去了。再說濃疥鬼領了法旨。見人多。不敢上前。看着婆子瞎鬧了一回。珍珠兒甦醒過來。大家才放了心。眾丫鬟攙扶着珍珠兒。送至樓上。眾姐妹各自歸房。西門

慶同金寶來看珍珠兒。金寶說。我兒好了麼。珍珠兒放聲大哭說。心裡好難受。腰節骨又酸又疼。正哭着。一陣肚子疼。往茅司裡飛跑。將蹲下。又一陣疼。把胎氣就掉下來了。嚇得亂嚷。金寶下樓一看。見他掉了。說。可惜。還是個男胎呢。灰心喪意。把珍珠兒帶回房中。官人說。怎麼了。金寶說。貓咬尿胞。竹籃打水。想不到他小月了。西門慶嘆氣不語。猷了半日。賭氣子睡了。不言樓上之事。且說濃疥鬼跟了虔婆回到房中。這才得了手。抓了一把沙子。往着婆子一灑。婆子才坐下。哎喲一聲。栽在爐炕裡。官人驚醒。同金寶下樓。聽了聽。是鄭婆的聲音。忙進房一看。見婆子爬上爐炕。滿嘴胡說。起了一身潦漿大泡。滿地磕頭。只叫。天神爺饒命。再不敢了。又見到像有人問他。自己通說。說。我姓鄭。名叫胖姐。從十三歲就叫個小官破了瓜。被他拐出來。我當是好意。誰知把我賣到水裡。無法。做了十年買賣。雖坑了許多客商。遇見性暴酒醉的。我也吃了

好少的虧。後來從了良。可好了。誰知是個毛賊。每日與他窩贓。犯了事。又坐了半年監。把他發配了。虧了我偷空養漢。牢頭替我打點。將我作了官妓。做了些沒天理的事。就該改惡從善。不當又買良爲娼。損人利己。太認得錢了。這是我自做自受。我都招了。若問什麼車我無坐過。只求饒命罷。又見他自己抓自己。把衣服撕爛。一身泡都抓破了。黃水直流。說道。招了。招了。金寶說。媽媽。你怎麼了。抓着不疼麼。婆子聞言。大罵說。碰了我的蟒袍了。將破衣脫了個精光。滿地滾得頭髮稀爛。說。都不是爲你。叫我受這樣罪孽。說着。哈哈大笑。說。我可發了財了。這一身珍珠。一輩子使不了。笑罷又抓。抓得鮮血直流。官人摸不着頭腦。亦不敢上前。無奈。叫王經看守。送茶也不喝。送飯也不吃。每日吃屎喝溺。一連廿幾日都是如此。金寶只是哭。也不敢見面。這日衆姐妹在上房吃飯。金寶不在坐。月娘說。金家樓上也不知怎麼了。珍珠兒掉了崽子。不過

是撞客。鄭媽媽爲什麼瘋了。日子也不少了。春娘冷笑說。姐姐是至誠人。不問也不好說。一樣的姐妹。誰肯多言。今日他不在坐。說句公道話。不算口過。千字文上說的。禍因惡積。福緣善慶。他娘兒們太欺人了。無處不嫉妒。鄭媽媽自己通說。想他是什麼出身。六姐在行院多年。久經大敵。還講什麼仁義禮智。這是天災。叫他出醜呢。衆姐妹點頭。笑而不答。正說着。西門慶來了。衆人站起。官人也不坐下。月娘說。從那裡來。官人搓着手說。了不得。鄭媽媽斷了飯了。王經報來。我親眼看見躺在地下喘氣呢。月娘慌了。同衆姐妹來到樓下。進房一看。只見他倒在地下。叫着不應。月娘說。這可怎麼樣。難道看着不成。大夫也無益。還不請個僧道與他禳解禳解。一句話把官人提醒了。忙叫玳安請了玉皇廟的吳道官設壇拜懺。念了三日經。可巧正遇濃疥鬼魔障已滿。托生去了。鄭婆才得了命了。有勸世文爲證。

善有善報。　惡有惡報。

天網恢恢。　疏而不漏。

大家歡喜。馮金寶看着將養了半個月。漸漸的好了。瘦得不像人。週身的皮都脫了。這一來畢竟後文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閒詩不錄。

却說這一年到了會試的年頭。西門慶到了學堂與先生聶雨湖商議。二人坐下。官人說。不知小犬文章又長了些。書念到那裡了。先生說。五經早念完了。目今學的是七緯五典。古文性理。官人道。今年會試可以去得麼。先生說。不但去得。還要望中呢。就只一件。會試比不得鄉試。天下人太多。小官人雖學得好。還有比咱們好的呢。學生會了幾次試。把肚子都氣破了。任你文章怎麼好。不合試官的眼。不能中的。南京若認得人。託人往試官說說。一來有望。二來還有照應。如今的時候。空口說不得白話。還得點人事。保管萬無一失。官人說。這倒不難。臨安御前都總管是我的舍親。老師寫一封密書。先差人上南京。下到太監府。藍內

相看了。滿朝文武那一個不貼着他。俟點出試官。不拘是誰。只用一句話。無人敢駁他的回。先生大喜。說。如此更好了。寫書時不但託人情。還求老太監青目。有這樣坐主。不但中。必然另有好處。官人說。就是這樣。我派人去。說罷。出了學房。來到書房。叫春鴻叫來興兒。去不多時。來興兒見官人。磕頭。官人說。眼看要會試了。你還得上臨安走一趟。到太監府裡下書。還有些人事帶了去。事完即速回來。得了你的回信。好叫他上京會試。再看看路上好走不好走。從那裡走好。明日就是好日子。雇了頭口。收拾妥了就去罷。明日領書信人事。不得有誤。來興答應。辦理去了。這裡官人叫春鴻開個單子。春鴻拿了紙筆。官人說。你寫金器八隻。銀器八對。古玩十六件。掛屏四扇。彩燈四對。圍屏一架。穿衣鏡一對。石花盆八個。春鴻一件一件都寫完。遞與官人。西門慶說。你把這單子拿到二娘樓上。告訴把金銀器找一分。外兌五百兩銀子。一百兩路費。

明日來與兒來了。我交給他。春鴻答應。樂得跳鑽鑽的。拿着單子往春娘樓上來。楚雲一見。說。有人來了。春娘問。是誰。楚雲說。哥兒來了。春鴻瞅了他一眼。一笑。入房給春娘叩了安。且不回話。只是笑。春娘說。怪囚根子。笑什麼。春鴻說。我笑小楚兒。他說我是哥兒。春娘說。他說的不錯。不是哥兒。恁長耳朵。春鴻說。耳朵大。有造化。將來掌金銀庫。春娘聽了。說。這兎崽子。說起我來了。叫楚雲把他按住。春梅下了床。說。囚根子。你敢動。拉下楚雲的腿帶來。把春鴻捆了個四馬攢蹄。叫玉香給他擦了一臉粉。抹上紅嘴唇。楚雲研了墨。在腦蓋上畫了個王八。才把他放起來。春娘笑成一堆。拿了個把兒鏡。說。你照照。像個縫窮的老婆。春鴻接來一看。也笑了。說。我就這麼着。有人問。我就說不知那個小捱煙袋刀兒的畫的。玉香說。你說誰捱煙袋刀兒。你捱一千煙袋刀兒。一萬煙袋刀兒。春娘說。別饒他。罵他個足興。春鴻說。說正經話。把單子拿出來與

春娘過目。春娘說。是了。我知道了。叫玉香。拿我的洗臉盆取一盆水來。說。這是什麼樣兒。叫人瞧着好看。說着。拿了水來。春娘說。滾過來。我給你洗三。於是將春鴻招着脖子。按在銅盆架上。撩着水。與他洗臉。搓了胰子肥皀。連脖子帶臉洗了一個乾淨。叫楚雲。拿手巾來。楚雲說。他不配使手巾。拿我的裹脚條子給他擦罷。春鴻說。快拿來。灌了一肚皮水了。楚雲說。灌些才穩不了呢。說着。拿了手巾。有半日(盅)茶底兒。趁他低着頭。往脖子裡一灌。從脊梁流至腰裡。春娘只是笑。不撒手。春鴻說。我饒了你。你就是我媽。楚雲說。好孩子。眞嘴乖。春娘與他擦乾了。才撒了手。春鴻說。把我鬧得餓了。二娘賞些點心吃。春娘說。罷了。也夠他受了。把我的餑餑賞他幾個吃。玉香說。有太陽糕。芙蓉糕。槽子糕。南蜂糕。你吃那個。春娘說。都拿了來。揀着吃罷。丫鬟裝了四碟。春鴻每樣吃了一塊。喝了茶。與春娘謝了賞。說。我回去了。春娘戀戀不捨。說。無事你可

來。楚雲伸着一個小拇指說。不來就是這個。春鴻答應說。就是你。笑了笑。回書房去了。到了書房。謝希大常峙節在那裡坐着。春鴻說。單子給二娘看了。說知道了。官人點頭。叫擺酒。希大道。寡酒難當。不如咱們到院裡走走。官人說。院裡去俗了。咱們還往獅子街戲房裡去。不好麼。常峙節說。更好。自從那日去了一次。一向無到那裡。不用商量。咱們走罷。說叫備了三匹馬。西門慶戴上眼紗。帶着王經。三人到了獅子街。轉彎抹角。來到女戲門首。三人進入裡面。老毛迎接進房。美姐道了萬福。遞了茶。官人說。還是叫他們兩個陪酒。老毛答應去了。不多時。只見三元。玉兒。鳳兒。打扮得油頭粉面。穿紅掛綠。與三人磕頭。柴頭放了桌子。擺了一桌子菓碟。四人上來斟了酒。西門慶帶着美姐。三元。謝希大帶着鳳兒。常峙節帶着玉兒。開懷暢飲。酒過三巡。老板拿了傢伙來。四個人下了地。兩個兩個的對唱。每人唱了一個帽兒。官人說。美姐與鳳兒打

花鼓子。三元同玉兒唱雙漁婆。老毛吹起來。先打花鼓子。不但唱得好。鼓打得如迸豆一般。三人連聲誇獎。次唱雙漁婆。一句高似一句。把笛都壓下去了。官人連連喝采。說。不知三元有這等一條嗓子。每人各乾了三盅。謝希大道。別瞧不起茄皮眼的臭蟲。他們誰知竟比婊子強多了。婊子淨會唱。不會下地兒。他們這不穿行頭的戲更好聽。又會跟着睡。行市都叫他們襯足了。美姐兒打了他一下。說。謝花子羊角葱靠南牆。越發老辣了。你把我們比作婊子。我們可不是朝接暮送的。你們二人不是借老爹的光兒。想聞聞味兒也不能罷。常峙節也笑了。說。我又無說你。連我都們上了。我往你划一拳。你贏了便罷。若輸了。罰酒三盅。於是二人划起來。美姐兒輸了。連飲了三杯。官人看着饞了。說。我也往你划一拳。二人划了半日。不見勝負。謝希大道。我擋一拳。一伸手就輸了。與官人每人飲了一盅。又划了一回。是西門慶輸的多。一連喝了數

虫。二目乜斜。二人見官人酒至半酣。從溺遁裡溜了。官人見他們不來。趁着酒興。順袋中取了一丸三元丹。用酒送下。把四個婦人都帶到屋裡。脫了衣衫。樂了個夜度四美。只見美姐。三元。鳳兒。玉兒。爭強賭勝。頂針續麻。侍奉官人。把西門慶喜了個事不有餘。自日西直狂至四更。滿床雲霧。香汗淋漓。樂極情濃。雲行雨施方睡。次日。王經拿馬來接。官人才起來。梳洗已畢。戴上眼紗。回家去了。將到書房。來興兒來了。官人叫把書札。金銀器。六百兩銀子交與他。說。就是昨日說的話。到那裡見了太監老爺。將書遞上。一切備細都在書內寫着。說什麼話。好好的記着。送的人事到湖州照單置買。仍照上次一樣辦法。再有回書。不可着外人瞧。就去罷。來興磕了頭。領了東西。裝載妥當。上南京去了。這裡西門慶回到上房。吃了飯。與月娘衆姐妹正說來興兒上臨安之事。玳安說。韓主管與吳二舅賁四叔來了。官人讓至書房。三人進見。說。我們交賬

來了。吳二舅與賁弟付說。我們藥鋪一年清算。除本銀。今年共賺了七百五十兩整。韓二說。昨日與來夥計算明。我們紬緞鋪一年清算。除本銀。今歲共賺了一千三百五十兩。官來的俸銀六十兩。養廉銀四百兩。支來薪紅銀四十兩。紙劄銀一百兩。共銀六百兩。領來地丁銀三千兩。雜稅銀五百兩。通共交銀六千二百兩整。官人說。都拿進來檢點檢點。三人從外一箱一箱。共六箱。外有小口袋一個。都拿進來。開了鎖頭。一包一包。共數了一百廿四包。都放在桌上。官人叫春鴻擺酒。文珮放了桌子。擺了許多的嗄飯。斟上葡萄酒。官人讓坐。韓二不敢坐。說。爹在這裡。怎敢同坐。官人說。你是主管。是坐得的。韓二謝了坐。四個人坐下。看着銀子下酒。西門慶說。今日不同往日。必須盡醉方休。才有趣。叫春鴻文珮唱南曲兒。拿了一枝橫笛。吳二舅吹着。官人打着板。唱了一回。四人又划拳耍子。賁弟付輸的多。划了半日。吳二舅說。酒夠了。我們鋪中

還有事呢。官人說。拿飯來吃了再去。吹口之力。上了羹湯點心。吃了飯。三人告辭。官人說。再謝。步送至書房門。說。失送了。官人叫玳安王經。叫了進福進祿。同春鴻文珮。把銀子一包一包的仍裝在箱子裡。連口袋送到春娘樓上。春娘檢點了。立刻分出每房盤費銀一百廿兩。脂粉銀三十兩。共銀九百兩。聶先生銀六十兩。佛堂銀五十兩。祠堂銀五十兩。廚房銀九百六十兩。茶房銀二百四十兩。馬圈銀七百廿兩。花園香燭銀一百廿兩。柴炭銀三百六十兩。家人僕婦月規銀共二百兩。斗糧折銀二百兩。共使銀三千八百六十兩。餘下的叫楚雲上了賬。收入裡間暗樓大櫃內。封了封皮。正分着。只見秋桂亂挽着頭髮。端着一盤南茉莉花。說。俺娘叫給二娘送來薰茶葉的。春娘笑道。又生受你娘了。你怎麼還不梳頭。秋桂道。才洗了正要梳。俺娘叫送這花兒。怕稔了。我就跑了來了。春娘說。你別走。我給你梳梳好不好。秋桂說。怎敢勞動二娘。春

娘說。這有什麼。叫玉香開了粧臺。取出梳抿等物。春娘打開秋桂的頭髮。足有四尺長。只聞撲鼻的桂花油香。與他梳通了。才要挽起。忽說。小肉兒。我給你梳個辮子。看像個小娃子不像。於是分作三綹。緶（編）成一個大辮子。用紅絨紮了。轉過臉一看。說。有趣。倒像個小戲子。叫玉香。快去與春鴻文珮借一套衣衫。連靴帽都拿了來。玉香答應。跑了去。不多一時。拿了一套氅衣襯襖包巾皂靴來。說。春鴻哥不在書房。與文珮哥要了來的。春娘說。好。他的才對身量。叫秋桂穿上。秋桂說。他們小子的衣服。穿他怎的。春娘說。怕什麼。打扮上。糊弄你爹。秋桂果然穿上靴子。三寸弓鞋還不夠。一頭用棉花塞滿了。包上頭巾。穿上衣裳。繫上絲絛。春娘一看。滿臉堆下笑來。見他身穿月白氅衣。大紅襯襖。白臉紅唇。襯着他一雙俊眼。兩道蛾眉。活像個書僮兒。春娘說。你先在這裡藏着。等爹來了。我帶了你去混他一混。楚雲說。那裡來的個小旦。你有老板

無有。秋桂趕着打他。說。小蹄子。你才有老板呢。你有十二個。叫你黑家白日不閒着。說得春娘也笑了。叫玉香拿兩碟餑餑給他吃。秋桂磕了頭。可巧西門慶回來了。春娘說。看他往那屋裡去。楚雲爬着欄杆。說。那不是往三娘屋裡去了。春娘說。小肉兒。跟我來。於是大家往藍姐屋裡來。官人見了春娘。說。銀子收發完了麼。春娘說。早完了。我使了十兩銀子買了個小戲子。你瞧好不好。官人擡頭一看。見進來了一個粉白的娃子。低着頭。拜了四拜。官人說。那裡的人。擡起頭來。衆人只是笑。西門慶說。笑什麼。春娘說。不必管。你要不要。官人說。看着倒罷了。不知他十幾歲了。秋桂憋不住。一笑。官人走到跟前一看。也笑起來。說。差些叫這小油嘴混了我去。秋桂笑得蹲下。藍姐說。裝扮得倒像。我也無看出來。秋桂問春娘說。我脫了罷。官人說。不許脫。擺上酒。叫他唱曲兒。把楚雲也叫了來。一個裝生。一個裝旦。唱兩隻崑腔我聽。於是擺上酒。官人上

坐。春娘藍姐下陪。把酒來斟。一個裝張生。一個裝紅娘。唱了一齣寄簡。官人說。雖唱得好。不如秋桂裝潘必正。楚雲裝陳妙常。唱一隻偷詩。楚雲說。他太便宜了。我們倆換衣裳。春娘說。唱罷。那裡就把你占了。說得官人也笑了。二人拿着式子唱起來。果然美耳中聽。秋桂眞像個出色的小生。且女扮男裝。比小生分外的嬌媚。官人越瞧越愛。酒至半酣。不覺得按納不住。說。今日在地無閒杜。咱們辦個連床大會。春娘說。不好。這行貨子又來了。說着站起來。帶了楚雲一溜煙的走了。這裡西門慶見春娘去了。拉着藍姐秋桂。三人進房。不分皂白。強拉上床。放下帳幔。魚水和諧。鳳友鸞交。千恩百愛。琴瑟和鳴。這一夜相親相愛。直纏至四鼓方睡。金雞報曉。天亮了。西門慶下床。梳洗已畢。這日無事。到書房看着春鴻文珮更換字畫。玳安回說。南邊的花兒匠來了。問爹用花草樹木不用。官人說。正好。臨節近了。我要在花園裡添些花樹點綴點綴。既

來了。叫他進來。不多時。玳安把花兒匠帶進來。與官人磕了頭。一傍侍立。官人道。你幾時到的。花兒匠說。小的昨日才到來。又問。你販的都是什麼花樹。花兒匠道。小的從南販了些紫竹。毛竹。桂花。梔子。柘榴。玉蘭。西府海棠。碧桃。丁香。南茉莉。夾竹桃。夜來香。盆景是長春。月季。芍藥。牡丹。白玉棠。十姐妹。仙人掌。金綠桃。金銀藤。玫瑰花。繡球梅。西番蓮。蘭蕙梅粧。官人說。還有什麼花。花兒匠說。還有芭蕉。棕櫚。木槿。百日紅。老爹用什麼。種在那裡。官人說。我的花園內要堆一個土山。挖一道曲河。山子上種些花兒樹。山懷裡安一個石床。前面有個木香亭。這曲河要繞過亭子。亭前修一道小橋。河邊安上曲欄。河口藏在土山後。井上安了欄漏。引過水來。倚亭種一片竹子。配幾棵花木。連工帶料。一包在內。得多少銀子。包種管活。花兒匠道。小的看看。無有不成的。於是西門慶同花兒匠來到花園。到木香亭。挨次略估了。花兒匠通盤一算。說。除了石

床石墩木料灰磚是老爹的。連工帶樹。淨銀一百八十兩。官人說。謊太大了。好銀子給你一百兩整。多不出去了。匠人說。辦不來。土工用得多。花木運脚重。官人說。辦不來就罷。匠人爲難多會。說。老爹再升升。官人說。不添了。匠人說。賠上罷。小的效勞。幾時用好動工。官人說。早動手。節下完了才好。匠人說。那用許多的日子。一個月報完。官人甚喜。說。既如此。明日你們就來我這裡辦下磚石木料。工完一總再算。花兒匠答應去了。官人回後。不提。次日。花兒匠帶了幾個夥計。各行匠人。十數個土工。先挖曲河。堆起土山。石匠開了材料。鑿出石床石墩。瓦匠砌起小橋。木匠安上欄杆。油匠上了顏色。花兒匠將樹木竹子運來。土山上種上碧桃。海棠。桂花。玉蘭。亭子傍種了兩塊竹子。山坡上種了些芍藥。牡丹。丁香。玫瑰。木槿。金銀藤。沿河原有幾棵山川柳。茶樹。又點綴了幾棵芭蕉。棕櫚。井上放進水來。將曲河灌滿。花草樹木都坐了奄(堰)子。澆灌

停妥。各行都上了細。不上一月。諸事完成。大官人甚喜。兌了一百兩銀子。看了一遍。果然好。打發匠人們去了。這一來畢竟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荒言莫敍。

却說西門慶次早起來。與月娘說。花園的工程完了。倒可觀。臨節近了。仍叫碧蓮蒸了粽子送節禮。熬些杏仁茶。涼藕粉。那日在新修的木香亭擺酒。叫下對子戲班。四個帽兒。打軟包來唱崑腔小戲。各門上貼靈符。插上蒲艾。灑了雄黃酒。咱們投壺行令。好不好。月娘說。今年比往年好多了。木香亭修了。比芙蓉亭又好了。有山有水。淸目爽神。大家可好好的過過。官人分派已畢。備了馬。往衙門中去了。走至半路。遇見謝希大。官人下了馬。說。你往那裡去。希大道。才要到宅裡會哥去。可巧碰見了。官人說。有事麼。謝子純說。無事。要找哥說話兒。官人說。既如此。我不往衙門裡去了。無甚公事。咱們喝酒罷。希大道。要吃酒。請哥到院裡去。

鄭愛月想哥想得了不得。託我遇見哥。千萬請過去坐坐。還有話說呢。官人說。一向有事。無得閒。我也要瞧瞧他去。你無騎馬。我先去等你。你慢慢的後去。希大說。如此更好。說罷。西門慶上了馬。帶着王經往院裡去了。不多時。到了院中。鴇子接入房中。愛月兒一見官人。眼圈兒紅了。說。爹好狠心。搭上了對子戲班。就不認得我了。說着。淚珠兒滾下來。官人說。誰說的。我還不知他們在那裡住呢。一向有事。未得瞧你。你就疑惑了。愛月兒說。還瞞着我呢。那日我媽媽從他門首過。看見王小官從店裡出來。不是接爹是接誰。官人說。我無去過。必是王經那日訂戲去。他碰見了。正說着。謝希大來了。鴇子遞了茶。說。常二爹來了無有。鴇子說。無見來。話未了。常峙節同賁弟付進來。說。好快腿。我到茅房裡。遇見賁四哥。不大工夫就趕不上了。說罷。大家坐下。希大道。今日湊巧。適才來時。正遇見老常找我。把他帶了來。他又遇見四哥。不約而同。官人說。

這倒有趣。但咱們四條大漢。愛月兒一個人。那裡搪得開。叫鴇子把李桂姐。吳銀兒。他姐姐。都叫了來。大家熱鬧熱鬧。鴇子答應。不多時。只見三個人〔道了〕萬福。官人吩咐擺酒。咱們喝着說話兒。登時擺上桌子。上了十六個菓碟。愛月兒先與官人斟了酒。李桂姐。吳銀兒。鄭愛香。按次斟了盅。自己各陪一盅。大家搶坐。愛月兒說。你們三個花子聽見了麼。我才問了。爹說沒往那裡去。還不認得門呢。常峙節道。我說無有。你不信。今日可說開了。愛月兒說。雖說開了。到底信不得。官人說。不信就罷。常言說得好。心中無病。不怕冷粘糕。咱們且喝酒。這小淫婦。他不麻犯我受不得。還不唱個曲兒。愛月兒說。我們淫婦家有什麼好曲兒。喊乾了嗓子。那有那南邊的蘇白內造崑腔好聽。希大道。瞎說什麼。老爹們偏愛你的巧腔兒。乖乖的唱幾個與四位爹聽。愛月兒也笑了。說。唱給老爹聽是正禮。你們三個花子。有曲兒也不唱給討吃鬼聽。說得

官人大笑。說。好好的唱罷。叫鴇子拿過琵琶來。說。誰再胡說。罰酒三盅。先是李桂姐。吳銀兒。鄭愛香。各唱了一個吉祥曲兒。次是愛月兒改了平調。唱了一個心中樂。希大道。我說的不是瞎說。聽這個唱得對不對。官人乾了一盅。說。再唱一個。還要比這個對景的。愛月兒定了定弦。又唱了一個煙花寨。把官人唱動了。疼得無可不可。把愛月兒攬過來。說。你眞想我了。灌了他一盅酒。復又坐下。西門慶說。咱們行個令兒。誰要說不上來。罰酒三盅。我作令官。要一句文話。下家接說。項針續麻。不可重了。說慢了。罰酒一盅。好不好。賁四說。別算我。我不會說文話。情願喝酒。衆人說。算他輸了。咱們聽令。官人說。我先說。雲淡風清近午天。謝希大接說。天官賜福到門前。該常峙節說。說。前門接了後門送。李桂姐打了他一扇子。說。對得巧。鄭愛香說。送出花子變老元(黿)謝常二人齊聲大笑。說。好淫婦。罵了爹。不怕天打雷劈。官人賁四都笑了。各飲了一

蛊。官人說。又該我說了。說道。二八佳人怕上床。希大說。這個難續。想了半日。總對不上來。吳銀兒說。這有什麼。我替你對了罷。說道。床上恩情似海長。謝希大說不上來。罰酒三盅。該常峙節說了。忙說。長遠相交一口氣。愛月兒接說。棄舊迎新薄倖郎。西門慶大笑。說。好小油嘴。敲打起我來了。要饒了你就饒了蝎子。於是也不管有人無人。與愛月兒拉拉扯扯。謝希大。常峙節。賁弟付見官人有了酒。啾了個嘴。一齊溜了。官人見三人走了。正中下懷。說。一向未能瀟灑。今日咱們赴個連床大會。李桂姐道。我們有什麼本事。不過是潮銀子搭個戥兒。官人說。你又來了。可不要央及我。順袋裡取出一丸三元丹。用酒送下。把四個人拉到屋中。關上門。按次剝了個精光。自己也脫了個乾淨。一齊上床。官人裝醉。枕着愛月兒假睡。不多時。藥性行開。也不言語。李桂姐。吳銀兒。鄭愛香那裡受得。先是吳銀兒把官人推醒。四個人一齊動手。爭強賭勝。這一

場把西門慶也鬧迷了。正是。

任你終朝奸似鬼。　今日也喝洗脚水。

此話怎講。西門慶雖有藥力。怎當得四個行院。都是久慣牢成。翻江攪海。頂針續麻。只狂得滿床雲霧。香汗淋漓。官人說。你們以多爲勝。算我輸了罷。四個人那裡肯依。千方百計。到底把官人鬧草雞了。才雲收雨散。少歇片時。官人說。我也不能久坐。他三人在外等着。我還有事呢。天不早了。愛月兒道。好容易來了。怎麼不過夜就要走。官人說。由不得我。這還是忙裡偷閒。改日再來。愛月兒苦留不住。說。爹吃碗湯再去。說着。鴇子端了一盤雞蛋湯來。每人喝了半碗。官人說。我去了。整理衣巾。戴上眼紗。四人戀戀不捨。無奈。送至門首。看着騎上馬。帶着王經回家去了。到了家。已掌燈時候。與月娘坐了坐。說。我乏了。往黃姐房裡來。素蘭接了衣裳。吃了半日茶。不住的打哈氣。(欠)官人說。今日酒多了。咱們

睡罷。說罷。攙了黃姐的手。二人上床。並肩疊股。鴛鴦交頸的睡了。一宿晚景不提。這日到了端陽節。月娘早在木香亭擺了酒席。請官人看新堆的山子小河。衆姐妹也來了。只見滿門上挿了菖蒲艾子。貼着靈符。亭子上掛了彩燈。擺設的齊齊整整。大家散坐了。八個大小丫鬟按次遞了杏仁茶。官人說。此處堆了這山子。挖了河。好不好。春娘道。無有花錢的不是。你看添了這些樹木。配着這曲欄。才像個花園。原先雖有花草。斂囉托的不收眼。山原有石山。土山。這土山接上藏春塢的石山。才連得上氣。得了風水。園子就要興旺了。月娘說。咱們先安了坐。還有軟包戲呢。於是西門慶上坐。衆姐妹按次坐下。斟上雄黃酒。官人先吃櫻桃。桑椹。說。你們也嘗嘗新。你一盅。我一盞。開懷暢飲。下邊美姐。三元。鳳兒。玉兒磕了頭。老板們吹彈起來。在紅氈上穿了行頭。唱崑腔南曲。四個家樂也幫着扮了角次。合唱單齣雜戲。一連唱了幾摺。煞了响臺。官

人說。咱們別閒着。到山懷裡投壺耍子。衆姐妹答應。一齊走到石床前。在石墩上坐下。每人抓了一把籌。投了一回壺。都是官人贏了。丫鬟捧上五幅(福)粽子來。大家吃了。月娘說。誰與我下盤棋。官人說。我與你下。叫他們打勝家。丫鬟擺上棋盤。兩個黑白棋盒。夫妻下了半日。官人輸了五招。次是春娘打勝家。下了一回。月娘輸了七招。次是藍姐打勝家。下了半日。藍姐數子兒。共輸了三招。又次是屏姐打勝家。下了一回。屏姐輸了十五招。正下着。來了一對侶鳳球。玉香。紫燕說。娘們快瞧。新栽的芭蕉樹上。一對鳥兒啃呢。衆姐妹趕了來看。果然一對鳥兒。寸步不離。在那裡對啃。春娘說。怎麼能得了才好。玉香拿了一根門閂。走到樹下一捅。那鳥兒一翅飛在玫瑰花上。官人上前雙手一握。得了一個。原來那一個竟不動。一回手。兩個都得了。衆人大喜。春娘接過來。叫楚雲找了個籠子裝上。大家玩賞。金寶說。這叫相思鳥兒。若失了群。那一

個就活不成了。最老實。從不亂飛。人不能像他。棄舊迎新。官人說。怪油嘴。了不得。說着好話。吃魚帶上刺了。衆姐妹都笑了。一齊點頭說。六妹子說得很是。正說着。玳安跑進來說。實任守府與新任提刑賈老爺秋老爺都到了。離此不遠。官人說。此話早了。總未到任。怎麼今年才來。快備馬。到接官廳去。衙役伺候。出了城。來到了接官廳。等了半日。二人才到來。敍了禮。說。勞駕遠迎。實不敢當。坐了一會。賈仁義秋正明說。我們先接印。到城中登門拜謝。說罷。出了官廳。擺開執事。三人同進城。各自歸衙。二人上任。不提。西門慶到家才吃飯。玳安回話說。來興兒與進祿兒一同回來了。官人說。來得快。忙到書房。說。喚進來。二人進見。與官人見了禮。西門慶說。你們怎麼一搭裡來了。來興兒說。小的到南京見了太監老爺。禮物都收了。藍老爺甚喜。說又生受你家主人。些須小事。何須費心。叫多上覆爹。請放心進場。託了試官。無有不中的。出了榜。見景

生情。自有道理。一切備細有書信。爹看了自然明白。說罷。將書呈上。進祿兒說。我領了書信。因事緊急。抄道加站到了臨安。見了太監老爺。看了書。說。此事可惡。即交刑部發一角公文與淮安府。立刻要人。不上十日。船頭作眼。拐子未出省。落得煙花巷撈毛。人可得了。審了三天。贓銀已被花盡。一分也無追出。太監老爺大怒。叫刑部立刻起解。杖打八十。流徙三千里。懲治結案。還有書信一封。間(兼)程回來。走至黃河過渡。我二人遇見。一同來的。言罷。將書遞了。官人展開兩封書信。一一看了。與二人說的不差上下。來興兒書內還有可託的事。六月內有姪兒藍世賢由都察院御史奉旨代天巡狩。大約六月底到貴處。你等原係至親。不可以上司待他。他還要到府上看他叔伯姐姐。借此倒好認親。賢婿亦不可過費了。總以實誠爲本。斷不可客套了。官人看完。喜出望外。說。早聽見你三娘說他有個兄弟。是藍內相胞弟之子。在京做正卿。未

得見面。今得了御史奉旨巡狩到咱這裡。又得了一門親戚。倒要會會。來興兒說。小的在太監府裡見過。好一個風流人物。見人很謙恭。一些兒不大道。且善談。官人說。道路如何。荒亂不荒亂。來興兒說。今年雨水調勻。路上很好走。年景好。並無歹人。官人甚喜。說。歇罷。另日接風。二人答應。各回鋪中去了。一面叫玳安將書送與張二官看。玳安到了衙中。見了二官。將書呈上。張二官展開細看。長嘆了幾聲。說。傷財惹氣。倒叫你爹費心。回去替我候安。說我感之不盡。面見再謝。正是。

得人一牛還人一馬。來之不善去之亦易。

玳安回家。一一說了。西門慶這才來到藍姐房中。將來興兒回來。你兄弟不久到此的話。細說一遍。藍姐喜之不盡。說。活該骨肉重逢。我三叔養着了他了。官人說。你們到底弟兄幾個。藍姐道。我是大哥的女兒。當太監的是老二。這新陞了御史的是我三叔的兒子。我們三門只看着

他一個。今年才二十歲。從小兒我們一學攻書。比親的還好呢。我想他。怕見不着。如今來了。倒是件奇事。正說着。玳安拿着兩個帖說。張二老爹與知縣太爺拜會。官人見是手本一帖寫副千戶張懋直頓首拜。一帖寫清河縣李昌期頓首拜。官人說。什麼事用官銜帖。先讓至書房。我冠帶了就出去。於是穿了衣服。忙到書房迎接。三人敍禮歸坐。二官說。前事費心。感之不盡。長揖到地。特來面謝。官人說。略盡寸心。何勞掛齒。知縣說。我們衙門得了一角文書。是都察院御史由京巡狩兩廣。兩湖。河南。山東的信牌。大約六月底到咱這裡。奉旨欽差。非同小可。咱們得細細商量才好。應用公館。車馬。道路。橋樑。是本縣承辦的。一切下程支應。都是咱們的差使。必須前先辦妥。方保無事。稍有不到。誰擔得起。官人笑了說。二位放心。我也得了信了。此人是在下的舍親。他來了。不過草草了事。雖是欽差。他與我是姐夫郎舅。也不用支應下程。叫他在我

舍下住。吃食一切都有我呢。不過李老兄預備車馬。跟來的在公館打發飯食。也無人敢勒索。驛站上若有訛詐等情。告訴我。舍親亦不是那樣人。不過咱們些微備點人事就完了。叫春鴻文珮擺酒。今日不約而同。大家暢飲一杯。二官府大喜。說。我們不知是長官的至親。欽差最大。愁得了不得。若辦得不好了。老大的考成。今聞長官之言。我二人喜出望外。不但省銀子。還要賺個滿臉。長官賜酒。倒要痛飲幾杯。於是搭了桌子。擺了廿個菓碟。春鴻文珮斟了金華酒。三人對飲。官人叫他二人唱南曲子。一面說又一面笑。二人說。這事才先難後易。若不是長官之親。這一來事就費大了。西門慶道。差官最怕不認得。深了不是。淺了不是。又飲了一會。上了南北碗菜。羹湯點心。二官府說道。擾了。舉筯便吃。又上了四紅四白。要了飯。須臾吃畢。上了茶。一齊站起說。我們要回去了。言罷出門。騎馬坐轎。衙役圍隨。鳴鑼喝道。回衙去了。官人送了回來。

說。我可要歇歇了。來到藍姐房中。秋桂接了衣服。藍姐說。喝酒不喝。官人說。酒多了。咱們睡罷。說罷。上床安寢。一宿無話。次日。西門慶與賈守備秋提刑接風。在燕喜堂擺酒。結彩懸花。掛了紗燈。宮燈。叫了名班大戲。還有四個唱的。是李桂姐。吳銀兒。董嬌兒。韓金釧。請了張二官。李知縣。張團練。劉學官作陪。還有喬大戶。吳二舅。謝希大。常峙節當知客。都先來了。女眷是大戶娘子。應二娘子。大妗子。二妗子。帶着鄭三姐。段大姐與兩個姑子也來了。衆姐妹打扮得花枝招展。香氣撲鼻。出堂迎接。讓至堂後碧紗廚內坐下。只聽得喝道鳴鑼。二新官坐轎一同到來。官人與衆官接入裡面。二人說。同寅契友。何必多禮。官人說。遠路風塵。略表寸心。說罷。大家入坐。開了大戲。上了菓桌。把酒來斟。官人全了禮。開懷暢飲。先唱了三齣吉祥戲。小旦下了臺。官客堂客點了戲。按次唱畢。跳了加官。放了賞。上了四平八穩的筵席。割刀點心。開了軸子。只聽得

鑼鼓齊鳴。好不熱鬧。天晚了。吃了飯。二官與官人道了謝。大家散去。衆堂客到上房。又擺了酒。衆姐妹斟了盅。大家消飲。春娘說。今日咱們無事。可要湊個趣兒。多吃幾杯。四個唱的說。我們新排了幾摺花鼓子。霸王鞭。鳳秧歌。金線蓮花落。演與衆娘們聽。衆人大喜。說。這才有趣兒。說着。四人改了裝。都是藍紬裏耳。挽起袖子。拽了衣襟。露出小小金蓮。先是李桂姐吳銀兒打花鼓。配着霸王鞭。鼓如迸豆。鞭響金錢。十分好看。後是董嬌兒韓金釧打起鑼兒板兒來。唱鳳秧歌。打蓮花落。美耳中聽。四個家樂幫腔合唱。衆人連聲喝采。酒入歡腸。直唱至二更方散。這一來畢竟如何。且看下部分解。

三續金瓶梅卷之六

訥音居士編輯

第二十六回　翡翠軒芙蓉蒙愛　林太太情獻生活

閒詩不錄。

且說這日是清河縣年例過社火之期。滿街上人山人海都來瞧看。西門慶帶着妻妾在玩花樓擺酒。衆姐妹都穿着紮繡的衣裙。滿頭珠翠。打扮得嬌嬈嬝娜。體態輕盈。大小丫鬟都是新衫新裙。鑲沿比甲。五色汗巾。在傍執壺打扇。消飲着。等候社火。少時。街上喧嚷說。來了。只聽得鑼鼓齊鳴。好不齊整。衆姐妹舉目觀瞧。只見正面上遊人如蟻。團團圍繞。看不眞切。只見花紅柳綠。十分熱鬧。衆姐妹齊聲喝采。說。看到了。面前近看更覺好看。春娘說。怎麼得叫進來細細看看才好。官人說。這有

何難。即着玳安告訴會長。說我說了。叫他們進來。叫王經帶到樓下耍耍我看。玳安答應。去不多時。把社火從花園門帶到樓下。會長與官人磕了頭。打起鑼鼓來。按次演唱。先是幾對太平車過去。後跟高蹺秧歌。五虎棍打得熱鬧。耍叉的半空飛舞。跨鳳的對音吹簫。還有獅子滚繡球。各樣的擡歌。吵子。十番。令人看花了眼。官人甚喜。搭了桌子。別者的官中放了賞。有四個扮丑的唱旦的小娃子。衆姐妹甚愛。叫上樓來盤問了一會。賞了香包點心。打發下樓。會長謝了賞。仍是王經帶出大門遊街去了。這裡猜拳行令飲酒。樓下衆丫鬟也放了桌子。把剩下的菓子裝了攢盤。飲酒作樂。也是合當有事。楚雲多吃了幾杯。正在竹葉穿心。桃花上臉。可巧醜丫頭石頭兒吧(扒)着桌子要菓子吃。碰打了酒杯。酒灑了楚雲一身。楚雲說。下作黄子。完了我的新衣服了。這丫頭放聲就哭。說。不是我。跺着脚兒放起刁來。把楚雲登時紫脹了面皮。酒往

上撞。說。我倒無說什麼。你仗着什麼。敢與我放刁。你媽也不敢錯待我。反縫了眼皮子。認認我是誰。別茄子黃瓜一例數。打量我與你們一樣。別叫我告訴爹。剝你的皮。說得石頭兒不敢言語。一溜煙兒跑了。衆丫鬟做好做歹才勸開了。官人在樓上聽得吵嚷。正要問是誰。細聽是楚雲的聲音。就不言語了。又飲一回。官人說。天不早了。歇了罷。酒闌席散。西門慶往春娘樓上來。歸了坐。見楚雲無精打采。官人這才細問。你怎麼了。楚雲抽抽打打說明緣故。才知是石頭兒得罪了他。與他擦抹眼淚。說。你別委屈。立刻把王六兒叫了來。告訴一遍。王六兒打了醜丫頭一頓。與楚雲賠了不是。才不哭了。官人攬在懷內。百般溫存。說。咱們睡覺罷。與春娘同入羅幃。三人上床。才說和了。一宿晚景不提。次日早起。官人無事。信步閒遊。進了花園。從聚景堂穿堂走至芙蓉亭。見百花盛開。看了一會。順着松牆繞過翡翠軒。木香亭。上了盤道。走至臥雲亭。四

下觀看。甚實眼亮。獨自坐了一會。從山子後曲彎下來。穿過山洞。到了藏春塢。見芙蓉兒抱着二姐兒。帶着小丫頭石頭兒在那裡頑耍。官人說。你們倒會樂。石頭兒要跑。官人喝住。芙蓉兒站起。往二姐兒說。咱們的爹來了。你說我想爹了。官人接過來抱了一回。二人眉來眼去。打牙訕嘴的。笑容可掬。都有了意了。官人說。你帶了石頭兒把他打發睡了。我在翡翠軒等你說話。芙蓉兒答應說。知道。我去了就來。笑着帶了石頭兒送二姐兒去了。官人又往前行。繞過竹籬。從小捲棚復過芙蓉亭。順着新堆的山子。又過了木香亭。從葡萄架後來到了翡翠軒。走了個渾身是汗。進入屋中。坐在椅子上。歇息半日。只不見來。躺在床上就睡着了。睡了多時。正在舒服之間。只覺有人摸他。誰知芙蓉兒送了二姐兒回去。白是不睡。費了半日工夫。好容易才睡了。將溜出來。藍姐又叫他給大娘送活計去。送到上房。月娘往他說話兒。給東西吃。芙蓉兒那

裡蹡得下去。胡亂吃了兩個。千方百計才得脫身。忙跑到翡翠軒。見官人睡了。躡手躡脚坐在身邊。悄悄的伸手摸他。西門慶醒了。說。你怎麼去了這半日。等得我火冒鑽天。芙蓉兒將小姑娘不睡。在上房不得脫身的話。說了一遍。官人說。我量你不來了。才睡了。於是把婦人拉到屋中。手忙脚亂。解衣上床。學竊玉。試偷香。巫山歡會。雲雨已畢。穿好衣裙。將出房門。見春娘驀地走來。楚雲拿着像枝梔子花。把二人嚇了一跳。春娘見官人同芙蓉兒從翡翠軒出來。假裝無看見。用手往北指着說。楚雲你看。那對蝴蝶兒飛過牆去了。一面說。一面趕。一直往北去了。官人說。幸而他無看見。你快回去罷。芙蓉兒羞得滿面通紅。一溜煙就跑了。官人走出花園。不放心。來到春娘樓上。玉香說。俺娘掐花兒去了。大概就來。正說着。春娘來了。手內拿着個馬尾。小花籃內盛一籃南茉莉花。見西門慶在此。就知他懷着鬼胎。故意說。爹無上衙門去麼。官人將

機就計說。才從衙門中來。春娘往地下唾了一口。說。沒臉的行貨子。還謅謊呢。將才打量我無看見你與奶子在翡翠軒做什麼。官人無得說。說。適才我走到那裡。碰見他。有什麼做的。春娘說。早做完了。再要做也不能。官人笑了說。小油嘴。單管胡說。春娘說。口說無憑。叫楚雲。把你爹按住。我要驗驗。楚雲果然把官人按住。春娘動手一摸。說。楚姐你來看。是眞是假。楚雲說。爹還說什麼。官人說。沒什麼。都是叫你們娘兒倆氣的。春娘打了他一下。才要撒手。被官人一把揪住。將春娘楚雲按在床上。先把春娘的衣服剝了。後把楚雲剝了個光兒。春娘只穿着漏紗膝褲。繫着繡花汗巾。大紅兜兜。三寸弓鞋。把楚雲臊得蹲在地下。西門慶說。我要帶着藥。斷不饒你們。暫寫一筆欠賬。晚上本利歸還。說罷。撂下二人。一溜煙兒下樓去了。官人回後。不提。次日。西門慶吃了飯。正要往衙門去。吳二舅來看月娘。官人讓至上房吃茶。說了些買賣的光景。添

了多少貨物。正說着。玳安回話說。張團練與爹請安。差人送了四桶金魚。說與二姐兒頑的。官人說。又叫人家費心。既送來。拿進來我看。玳安答應。不多時。擡進來。官人與吳二舅大家觀瞧。只見一桶文魚。一桶龍睛魚。一桶柘榴魚。一桶鴨蛋魚。共十六尾。五色金鱗。十分好看。官人說。拿帖道謝。賞了來人二兩銀子。官人說。好是好。也得一個好缸。才不辜負這個魚。吳二舅說。現成我那裡有。原先當鋪當老了的青花白地大缸一口。是素窰古器。是我賺下的。我那裡無有用處。差人取了來養魚甚好。官人大喜。即着進福弟兄登時取到。官人叫擡到翡翠軒陳設。倒了四十擔水。將魚放入缸內。衆姐妹齊來觀看。但見搖頭擺尾。遊魚戲水。藍姐說。我頑過。還得配上鬧草。金絲荷葉。做一個架子。插上五色旗。叫丫頭們每日執旗教演才有趣。官人即着王經辦去。這裡擺了酒。大家賞魚。叫四個家樂下邊彈唱。越瞧越有趣。大家划起拳來。直飲至日

落西山。酒闌席散。話不可重敘。日往月來。到了六月半頭。衙門中來報。巡按業已出京。不久到這裡。官人聞知。即派吳典恩帶領衙役執事迎出三站。接着了。遞了手本。差人送信。不得有誤。吳典恩答應去了。這裡着人打掃花園。在大捲棚預備床帳陳設。交周老看守。叫下廚子備辦豬羊鵝鴨等類。懸花結彩。搭了個大戲臺。與賈守備借了三個鐵銃子。諸事已畢。官人到書房歇息。玳安說。文嫂見爹說話。官人說。叫他進來。文嫂進房與官人萬福。低言悄語說。小媳婦奉林太太之命。叫與爹請安。說一向無過去。無事請爹。有句話說。官人說。我也要瞧他去。因欽差巡閱。忙了這幾天。今日倒有空兒。你先去。我隨後就到。文嫂答應。又到上房與月娘請了安。月娘說。一向少見。文嫂說。也不知做些什麼。總未得閒。今日抓了個空兒。瞧瞧衆位娘們。月娘待了茶。文嫂說。我還到各屋裡都看看。說罷。先到春娘樓上。春娘說。貴人。那陣風把你刮了來了。

文嫂陪笑說。二娘怪小媳婦少禮。該打一頓才是。春娘說。我說頑話呢。你們買賣人。那裡得閒空兒。坐下罷。文嫂道了萬福。叫玉香遞了茶。文嫂說。他們幾個倒投娘們的緣。我瞧着都出脫了。秋桂珍珠兒我知道爹收用了。這兩個還是女兒麼。春娘也笑了說。不是女孩可怎麼樣。難道有一百他都要了不成。文嫂也笑了說。爹就是坐家女兒偷皮匠。逢着就上。也是他老人家的造化。差些的也擎受不起。把個玉香臉上一紅一白。又說了些散話。文嫂站起。說。再來罷。還到三娘四娘五娘六娘屋裡瞧瞧去。春娘道。忙什麼。文嫂說。我都瞧了。還有事呢。於是下了樓。到各房裡打了卯。先往招宣府等官人去了。不一時。西門慶到來。下了馬。文嫂接入裡面。誰知林氏早在花亭上等得不耐煩了。官人一見。拉着他的手說。一向未得看你。你可好麼。林氏眼圈兒紅了。說。好人兒。若不着人請去。還不來呢。想殺我了。說着。進了臥房。二人並肩、坐下。小丫

頭遞了茶。林氏說。我也不說。眞了有了心愛的。還稀罕我麼。俗語說。癡心老婆忘恩漢。想得我神魂顚倒。連個影兒也見不着。官人說。怎麼能忘了你。這一向好不忙呢。眼看着欽差到來。不獨我。連知縣通不得閒。林氏說。到底不放在心裡。若眞惦着。忙破了腦袋也要摘個空兒走走。說着。文嫂放了桌子。擺上南鮮菓品。婦人把盞斟上木瓜酒。遞與官人。自己也斟了陪坐。二人對飲。敍了些離情軟語。把官人也說動了。婦人說。我請你不爲別事。因想你。親手兒打了一條香絡子。還繡了一對護膝。也是我的癡心。夏天熱了。看見我的絡子涼爽。冬天冷了。想起我的護膝暖和。不知你要不要。官人說。在那裡。婦人叫小丫頭從櫃子裡取出來。果然好活計。如魚子一般。西門慶連聲誇獎。說。難爲你的心。連忙收起。又飮了一會。婦人說。我有兩罎酒。名甕頭春。是官藥房得來仙方。此酒有通宵不倦的好處。補血養氣的奇功。我與王爺用了一罎。還有

一罎。總未肯動。還有一本冊頁。是南邊虎丘女孩兒畫的。王爺的千秋。外邊隨禮進的。你何不嘗嘗甕頭春酒。看看虎丘冊頁。這都是外頭無有的。官人甚喜。說。你有這樣好東西。怎不早說。快拿來。這倒有趣。於是林氏親自帶着文嫂抱了一個小磁罎來。打開七層封皮。只開得滿室奇香。文嫂灌了一壺。官人說。溫了來我嘗。文嫂答應。去不多時。溫來與官人斟了一盅。又與婦人要斟。林氏笑了說。傻老婆。我喝不得。文嫂會意。與婦人斟了木瓜酒。官人飲了一盅。說。好酒。婦人說。你喝罷。好處多着呢。叫丫鬟。把我常看的冊頁拿了來。小丫頭答應。從屋內案上取出來。遞與婦人。官人接來一看。見外是綠錦板皮。展開是細絹沿邊。果然畫得像活的一般。精工五彩。點綴入神。二十四頁都有名色。且神情式樣百般奇巧。看得二人心癢難撓。勾起了藥酒發作。西門慶遍體如焚。十分按納不住。酒也不喝了。說。拿到屋裡看罷。二人攜手進入內室。上

了牙床。脫得乾乾淨淨。放下紗帳來。打開冊頁。如法行事。雖不能件件俱全。也學演了大半。把個林氏喜得沒口子叫達達不絕。舌尖冰冷。口不能言。他二人翻江攪海。只狂得氣喘神昏方罷。少睡了片時。飯也無吃。連了夜。復又顛鸞倒鳳。海誓山盟。直纏至四更。樂極情濃。雲行雨施方睡。次日。睡至日出三竿才起來。官人說。好利害酒。婦人只是笑。丫鬟遞了茶。二人梳洗已畢。文嫂拿上三鮮燕窩湯來。每人吃了半碗。王經拿了馬來。官人才告辭回家。婦人戀戀不捨。送至後門。看着上了馬。去遠了。才回房去了。這一來畢竟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荒言莫敍。

却說西門慶出了招宣府。將走至門首只見衙役迎來。回話說。巡按大人差人與老爹請安。說又勞差人迎接。面見再敍。官人聞知。忙到裡面換了衣冠。囑咐預備。復又上馬。帶了玳安王經十數個牢子。飛奔十里亭。不多時。到了那裡。見賈守備。秋提刑。張二官。李知縣。張團練。吳巡檢早來了。還有官軍衙役。大家會在一處。不一時。只聽大砲驚天。鳴鑼擊鼓。一把大紅傘先行。後是旗鑼傘扇。肅靜迴避牌。令旗。令箭。引馬。對子馬。藍大人坐着四人大轎。後跟一對標鎗。有三四十人圍隨。又聽十三棒鑼鳴。來到面前。守府。提刑。知縣。千戶。團練。巡檢。都跪在道傍。唱銜遞手本。獨西門慶站在一邊。看着轎臨近。強一跪。遞上手本。藍大人忙叫

住轎。官人迎上。虛要行禮。只見藍大人滿臉陪笑。說。姐丈少禮。拉着手說。至親幾年。今日才會。官人說。請大人上轎。到舍下再敘。藍世賢道。恭敬不如從命。有罪了。上了轎。逕奔清河縣來。進了城。只見軍民百姓擁擠不動。穿街過卷（巷）來到西門慶的大門。放了三個鐵銃子。直至儀門下轎。官人下了馬迎接。戲臺上笙吹細樂。讓至聚景堂。敘了親情。禮畢坐下。春鴻文珮獻了茶。與藍大人磕了頭。一傍侍立。內司回稟。大人在那裡住。好卸馱子。藍世賢道。我就依實了。叫從人把鋪蓋衣箱留在這裡。只留兩個人。餘者都往公館裡去罷。內司答應。傳話去了。世賢道。姐丈帶着我先與姐姐請了安。回來再敘。官人說。不勞老弟大駕。他大概就來。正說着。只見藍如玉扶着秋桂。帶着芙蓉兒來到大捲棚。見了兄弟。不由得悲喜交加。世賢跑上來。叩了安。托（拖）地一揖。藍姐說。幾年未見。發達得白胖了。三叔身上安。弟婦可好。自娶了來。還無見呢。我

知道他是十七歲娶的。今年廿一了。比你大一歲。世賢說。姐姐記性不錯。說着。入了坐。丫鬟也磕了頭。藍姐又問。二叔可康健。世賢說。益發鶴髮童顏了。說。你怎麼就得了巡按。世賢說。也想不到。自從那年中了進士。在翰林行走。全仗着二伯父的鼎力。把我補了學士。未滿三年。得了御史。因奏了幾件事合了聖意。特旨叫兄弟巡查四省。不是有山東。還不能見姐姐呢。官人說。如今難以官稱。既是至親。不敢客套。老弟裡邊坐。還有房下也都見見。我家與你家一樣。不可拘泥了。藍姐說。別處他是大人。來我這裡他可大不成了。在家時都叫他舍人。稱舍人比大人文雅多了。說着。笑了一回。藍舍人跟着藍姐來到上房。月娘迎接。見禮坐下。小玉獻了茶。月娘說。大人一路鞍馬勞遁。(頓)我們還未去請安。倒先來看我。叫丫鬟。快到各房請他們姐妹來見見新親。丫鬟去不多時。衆姐妹都穿了新衣新裙。打扮得花枝招展。帶着一群丫鬟來到上

房。都見了禮。月娘說。這一個穿月白的是我們二娘。這一個穿紅的是我們四娘。這一個穿藕色的是我們五娘。這一個穿綠的是我們六娘。藍世賢都叫姐姐。又拖地一揖。舍人坐了客位。衆姐妹按次坐下。春娘說。請問大人貴庚多少。舍人道。虛度二十歲。又問。府上幾位娘子。答道。除房下還有兩個。說着。丫鬟上了茶。茶罷。舍人說。我到我姐姐屋內看看。衆人站起。藍姐陪着來到房中。姐弟坐下。秋桂遞了茶。世賢說。姐夫好所宅子。這屋裡也是一樣。藍姐說。你才到了兩處。他二娘六娘住的都是樓。比我這裡還好呢。你住的是花園大廳。後面還有七處。雖不甚好。收拾得都是內造款式。說着。叫丫鬟擺酒。搭上八仙桌來。上了南鮮菓品。斟上金華酒。姐弟閒談。藍姐說。天氣熱。把大衣脫了罷。別往我拘着。舍人答應。脫了紅袍。解了玉帶。穿着月白襯衫。眞紫氅衣。說。錯了姐姐這裡。那裡也不能脫衣衫。整日家衙役三班。把兄弟管了個筆管條

直。藍姐說。你這一路也是好事兒。到那裡不送下程。乾禮兒也收了不少。舍人說。這叫作肥豬拱門。這一趟差。少說着也得他幾千兩銀子。不用要。他自己送來。無什麼別的給姐姐。帶了三十顆珠子。一百片葉子金。二十疋大緞。四十疋庫紬。留着做件衣裳。打隻首飾罷。我都帶了來了。姐夫難送他什麼。我已說明了。我們二人折了乾了。叫秋桂。到大廳上。叫我的人把物事都拿了來。丫鬟答應。去不多時。一包一包。一卷一卷的。都拿進來。放在桌上。藍姐說。倒生受你。我這裡送你什麼。舍人說。姐姐還要回禮麼。說着笑了。藍姐說。你多少吃一杯。算我的禮罷。等你回來。再給你接風。還給二叔叩安呢。舍人未及回言。藍姐又問。你有了小的無有。舍人答道。只有兩個女兒。一個三歲。一個才懷抱兒。正說着。玳安拿進五個手本來。跪着說。閤城官員給大人請下馬安。世賢說。知道了。叫他們歇着罷。玳安答應。退出去了。隨後西門慶進來。舍人忙讓

坐。官人說。請老弟前邊坐。擺上飯了。二人出了廂房。來至聚景堂。官人讓上坐。舍人執意不肯。二人對坐了。臺上開了大戲。唱的是六國封相。上了十二海碗的筵席。盡是海參。燕窩。魚翅。鴿子蛋。整鴨。整雞。鮮魚。火肉等等。還有看桌二張。四紅四白。燒豬蒸豬。燒鵝釀鴨。又上了蒸炸小吃。斟上金華酒。開懷暢飲。小旦下了臺。請大人點戲。舍人說。隨便唱罷。官人讓至再三。才點了一塊整本長生殿的軸子。叫內司賞銀十兩。戲子磕了頭。回後臺去了。春鴻文珮席上巡酒。臺上開了軸子。舍人說。至親之間。何必如此費心。太盛設了。官人說。老弟初次到此。別叫從人笑話。下次就是家常飯。不敢違命。說着。春鴻又巡酒來。舍人見他眉清目秀。粉嘴粉眼的。說。此童是姐丈的麼。官人回答。就是。問春鴻。多大了。春鴻答道。十九歲了。又問。你是那裡人氏。答道。小的是江蘇人。說着。文珮也來巡酒。世賢舉目一看。這一個也是白面紅唇。俊俊俏俏。就知是兩

個小官。又問文珮。你多大了。文珮說。小的十八歲了。說。你是那裡人氏。答道。小的是安徽人。舍人點頭不語。原來藍世賢最好小官。說着話。目不錯珠。只是端詳他二人。官人見他看上春鴻文珮。說。大人的內司都辛苦了。你二人晚夕就在此伏侍大人。他們還會唱南曲詞呢。一面要了鼓板來。叫二人唱了兩隻南詞。把藍舍人喜得眉歡眼笑。西門慶道。老弟幾時上衙中查點倉廒府庫。舍人道。明日先察清河縣。後日連守府刑所咱們衙門一併看看。大後日就可起身。官人說。斷無此理。若在別處查了就走還使得。好容易來我這裡。剩了一省的差使。忙什麽。住十天不多。舍人說。我倒使得。從人太多。知縣難支應。官人說。太體情了。你我若不是至親。知縣再添十倍也不夠。吃他點子算什麽。舍人說。既如此。我就多住幾日。弟兄們談談心。官人叫春鴻文珮。問大人愛聽什麽。點了再唱。舍人說。誰會南疊落。二人答應說。小的們都會。於是二人

合唱了一回。舍人連聲喝采。說。你們會鎖南枝不會。二人答道。小的們更熟了。說罷。又合唱了一摺。把藍舍人都聽獃了。唱畢。上了羹湯涼菜。吃了飯。滿堂上點起燈燭。撤去殘席。漱了口。遞上茶來。又看了一回戲。天有起更時候。官人往春鴻文珮使個眼色。說。老弟乏了。可以隨便歇歇罷。我到前面。暫且失陪。言罷。出門去了。這裡春鴻文珮鋪了床。藍世賢又坐了一回。天交二鼓。二人與他脫了衣服。打發他上了床。放下帳子來。春鴻文珮與他捶腿。一面捶着。一面眉來眼去嘲他。又與他揉肚子。手貼着肉皮磨蹭。列公。萬不出那理字。藍世賢最好男風。又有了酒。三人在一個帳子裡捱肩擦背。世界上那有點不着的柴薪。纏至了三更。舍人十分按納不住。也顧不得是姐夫的人了。把二人攬入被中。叫他們脫了衣裳。二人半推半就。做出百般的嬌媚。頂針續麻。如婦人一樣。討他的喜歡。自三更整狂了一夜。把舍人喜得都忘了。捨不得起來。

奈天亮了。只得下床。二人伺候着淨了面。文珮又與他篦頭。才知他是待詔出身。更加一番憐愛。每人賞了十兩銀子。一對羅緞。二人謝了賞。遞了茶。冠帶已畢。上了大轎。三聲砲響。全副的執事。往縣裡盤查去了。不必細說。整查了三個時辰。這裡聽得大砲驚天。就知回來了。官人迎至大門。下了轎。二人攜手攬腕進了儀門。早有藍姐親身出迎。說。兄弟請在我屋裡吃飯。舍人答應。跟着藍姐入房。與官人同入了坐。擺上了南北碗菜。山珍海味的筵席。斟上葡萄酒。三人共飲。下面四個家樂。吹彈歌舞。還有郁大姐申二姐兩個瞎姑兒。說書唱曲兒。酒過三巡。菜上五味。官人說。縣裡查了如何。舍人道。有姐夫在這裡。查什麼。不過草草了事而已。官人說。多謝了。感之不盡。又飲了一會。藍姐說。你餓了。吃飯罷。上了羹湯點心。三人吃了飯。漱了口。丫鬟遞上茶來。下邊又唱了一回。舍人說。姐姐眞好戲兒。他們四個人排了個十全。藍姐說。不是我。都

是你姐夫排的。官人說。我要會排曲兒倒好了。也是叫教習教的。說着。笑了一回。舍人說。前邊坐罷。官人陪至聚景堂。春鴻拿了淨面湯來。文珮猗着手巾擦了臉。換了衣服。官人說。老弟歇歇。我去去就來。藍世賢送出官人。拉着春鴻文珮敍了回家常。枕着靠枕就睡了。少時。西門慶進房。舍人站起。二人坐下。官人說。老弟該吃飯了罷。世賢說。也該吃了。官人叫擺飯。仍是肉山酒海。把酒來斟。下面四個家樂扮了崑腔小戲。春鴻文珮也合唱雜齣。舍人連聲誇奬。賞了一桌香囊手帕。上了應時小吃。三鮮五香羹湯。吃了飯。又唱了一會。官人過後邊去了。這裡點起燈燭。仍是春鴻文珮陪着睡了。這一夜枕上綢繆。被中恩愛。比婦人尤甚。不必細說。藍舍人離家日多。久曠之人。鐵器見不了磁石。吸住了輕易難開。正是。

春點杏花紅綻蓋。　風欺楊柳綠翻腰。

兩個人施展本事。把舍人迷住了。次日不願下床。奈時刻管着。無奈起來。還是文珮篦了頭。春鴻伺候淨面冠帶。吃了茶。用了點心。往文武衙門查點去了。西門慶冠袍帶履。也上了衙門。預備差使。話休饒舌。各處都是懸花結彩。放炮迎接。不過草草了事。查點一回。都到公堂略坐片時。從人收了門包。衆官送出衙門。三聲大砲。喝道鳴鑼。回到官人宅內。西門慶也回來了。讓至翡翠軒。彈唱歌舞。吃了飯。舍人說。別聽曲兒了。看看姐夫的花園如何。官人說。在下奉陪。說罷。二人攜手。帶着春鴻文珮。過了葡萄架。順着松牆到了芙蓉亭。遠遠望見玩花樓。臥雲亭。舍人說。怪不得我姐姐說姐夫會點綴。話不虛傳。果然不錯。用手指着說。這樓前那一所是何處。官人說。那是燕喜堂。又問。那亭下大山子叫什麼所在。官人說。是藏春塢。舍人點頭。連聲誇獎。說着。過了土山。繞過竹籬。看見花神廟。從木香亭傍穿過荼蘼架。來到了小捲棚。十分幽雅。舍人

說。此處有趣。咱們何不歇歇。說罷。上了臺堦。看了一回。見是座萬字廳。中間設着桌椅。二人進內坐下。春鴻文珮遞了茶。舍人說。這叫什麼去處。官人說。無名。都叫作小捲棚。舍人說。爲何不掛塊匾。配副對聯。官人說。無人會寫。也無想起來。老弟若高興。何不賜一匾額。永遠留傳。舍人說。不甚好。小弟獻醜。現成的文房四寶。春鴻文珮取了紙來。鋪在桌上。研好了墨。用大抓筆走龍蛇。寫了怡情齋三個大字。又用紫毫括好。寫了一副對聯。寫的是。重簾不捲留香久。古硯微凹聚墨多。後邊都落了款。畫了圖書。官人看了。連誇好字。不知老弟博學弘詞。字字珠璣。舍人道。這是姐夫過奬。獻醜了。官人叫春鴻。把這個字交給玳安。拿到刻字處刻了。交給油匠。要石青地赤金字。擇日懸掛。春鴻答應。拿出去了。舍人說。什麼好字。也置(値)得費事。官人說。這樣字求之不得呢。又坐了一會。西門慶說。不早了。咱們吃飯罷。世賢說。就在這裡倒有趣。於是官

人叫文珮傳了飯來。仍是四平八穩的筵席。割刀點心。略飲了幾杯酒。吃了飯。春鴻文珮遞了茶。二人閒談。說了些兩湖的地理。那裡乾淨。那裡查出空頭來。直坐至紅日歸宮。方回聚景堂安歇。話不可重敍。一連住了十日。藍世賢見了藍姐辭行。藍姐說。忙什麼。多住幾日何妨。世賢說。王命在身。不敢久留。明日就拜別了。藍姐說。我打量你還回來。問了你姐夫。才知從這裡就回去了。此一去不知幾年才見呢。世賢說。我也是官差不由自身。藍如玉見苦留不住。姐弟難捨難分。說。我已修下家書一封。見了二叔三叔。都替叩安。說我這裡好。不必惦着。你媳婦若添了男娃子。千萬寄一信來。舍人答應。走出前廳。這裡早有縣裡送來的四百兩銀子。守府團練也是四百兩。提刑所送銀三百兩。張二官與大官人湊了銀五百兩。共湊了一千六百兩銀子。世賢收了一千整。餘銀六百兩。留下五百兩與官人掛匾。閤家男女賞銀一百兩。官人很爲難。

只得收下。在大廳上備了餞行飯。藍姐戀戀不捨。遞了三杯酒。姐弟灑淚而別。西門慶跟出大門。看着上了轎。三聲大砲。喝道鳴鑼。全副執事。出了清河縣。來到十里亭。衆官遞了手本。西門慶也來了。遞了三杯酒。藍世賢都道了謝。說。轉年再見。慢在了。還要巡閱呢。言罷。上了大轎。只聽馬蹄亂響。前呼後擁。一窩蜂逕奔河南大路去了。衆官進城回衙。不在話下。畢竟後文如何。再看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沾」原作「蒙」，據書前目錄改。

閒詩不錄。

話表日往月來。過了七月十五日盂蘭聖會。月娘說。日子近了。也該打點孝哥上京趕考的皮棉衣裳。昭文袋。狀元籃。鋪蓋雨具。琴劍書箱等類。官人說。盤費要緊。拿上三百兩銀子。還叫玳安王經跟了去。還得與老太監修書一封。雇下包程的騾子。寫下船隻。臨期就不用忙了。這裡孝哥在本縣報了考。行了文書。會了本處會試的舉子。定於七月二十日起程。諸事已畢。聶先生先置下餞行酒。教了貢院入場的規矩。展眼之間。到了二十日。閤家早起。孝哥穿上行衣。先拜了祖先佛堂。又拜了大官人與先生月娘衆姐妹。月娘說。途長路遠。諸事小心。晚行早下。登山涉水。須要留神。不可大意了。孝哥說。母親放心。我們一班二十餘人

同行同住。還有幾個去過的。萬無一失。衆姐妹各有人事一分。都遞了三盅餞行酒。玳安王經按次磕了頭。月娘掉了幾點淚。孝哥也眼圈紅了。官人說。你去罷。只是不走。大家都不舒服。孝哥無奈。起身出了大門。官人月娘衆姐妹送至門口。看着上了馬。玳安前行。王經騾夫在後。步下的挑了琴劍書箱。還有兩個馱子慢慢而行。出了城。會上衆舉子。一同上了大路。往臨安會試去了。這裡官人進了書房。衆姐妹各自回後。不提。再說喬大戶家有個小官名毓秀。生得面如敷粉。眉彎八字。年方一十六歲。原是花檔兒出身。自十四歲賣與大戶家當書僮。千伶百俐。大戶甚喜。這日。喬大戶同大官人約定往城外藥王廟出善會。帶了書僮毓秀與喬通。會了西門慶同往。官人帶了進福進祿。到了廟裡。說。你二人先回去餵了馬再來。二人答應去了。和尚擺了齋。只聽得鑼鼓齊鳴。開了大戲。各坐上鴉靜無聲。連聲喝采。正在熱鬧中間。誰知喬通把

毓秀帶出廟來。說。前面有一片好景致。書僮正在頑皮。況從無出過城。喜得歡天喜地。跟着喬通繞了半日。到了一個幽僻之處。幾間土房。有牆無門。喬通說。你看這裡頭有個古蹟兒。哄得書僮進入裡面。喬通不容分說。把毓秀按在土炕上。說。你愛殺我了。家中人多。總無得手。今日可要叫我好生樂樂。毓秀不肯從。被喬通硬掐脖。殢雨尤雲。狂作起來。書僮那裡當得起。滿眼流淚說。<說>大叔。饒了我罷。喬通那裡肯依。一場大作。把個書僮鬧得放聲大哭。喬通怕人聽見。說。好姪兒。你別哭。我給你個好的兒。說着。從懷中掏出一包銀子。遞與書僮。說。你留着買東西吃。毓秀見了錢。就不言語了。接銀到手。說。你可別告訴人。喬通說。你先去。我還要走動走動。書僮忍着疼。先出了破房。那裡邁得開步兒。扎掙着。好容易來到廟中。才開軸子。喬大戶與大官人也無理會。隨後喬通也來了。少時。各桌上擺了素麵。大家吃了。戲房裡煞了臺。大衆散

了。官人與大戶各自歸家。書僮與喬通也跟回來。大戶問喬通說。適才你往那裡去了。和尚收會印。我找你要銀子。不知去向。還是親家老爹與我墊上了。人家餵馬的都回來了。你還無來。帶了你做什麼去了。我的銀子呢。還不拿來。喬通跪下說。奴才該死。將才在廟臺上打了一個盹。不但誤了差使。銀子在懷裡揣着。不知什麼人掏了去了。大戶大怒說。你今年多大了。喬通說。奴才四十歲了。大戶說。豈有此理。您大人會叫人從懷裡掏了東西去。你不實說。我將你送官審問。喬通說。大概是和尚偷了去了。大戶說。既如此。很好。叫人把喬通看起來。忙寫了個帖。叫人送至大官人家。西門慶看了。批交張二官。立提城外藥王廟和尚與喬通當堂聽審。張二官抓簽差人立刻將二人提到。坐了堂。細細追問。和尚說。寃枉。寃哉。並無見什麼銀子。又問喬通。咬定牙是他偷了去了。張二官說。口說無憑。叫衙役帶了他二人到廟中。看他在那裡睡來。

有什麽形跡。即刻驗來。二人跟了衙役來到廟中。喬通說。我就在這裡睡來。除了和尚。再無別人。衆人都在前殿聽戲。誰往後殿做什麽來。不是你。是誰。和尚急了。說。敢與我在佛前起誓麽。喬通說。別說起誓。你叫我上那裡。我都敢去。於是二人來到殿前。點上整股的香。打起磬來。二人跪在佛前。一口同音說。誰要偷了銀子。求藥王爺叫他生災害病。現世現報。訛人的也是一樣。說罷。連連叩首。衙役說。不用瞎鬧了。跟我去交差。把二人仍帶回了衙門。張二官還未退堂。衙役說。小的奉差到了廟裡看了。喬通在後殿堦石上睡來。衆人都在前殿看戲。後殿除了和尚。再無別人是眞。張二官大怒。問喬通。丟了多少銀子。喬通說。一包四塊。整銀十兩。二官說。不打。不打。他如何肯招。喝令左右。先打他二十大板。兩邊答應。不容分說。五板一換。打了二十大板。把和尚打得叫苦哀哉。說。我實無偷他的銀子。張二官動了無名。說。還不實招。與我枷起來。只聽

得衙役喊堂。擲下了大刑。把和尚就枷起來。枷得殺豬也似的叫喊。上面說。實招。和尚受刑不過。說。我招了。銀子是我偷了。只求饒命。張二官說。招了就是了。放了他。叫他畫招。追出贓銀。物歸本主。可憐和尚屈打成招。回到廟中。將衣物折變了十兩銀子。交官完案。喬通心中暗喜。說。饒樂了心。還白得十兩銀子。樂樂的回家。一面走。一面笑。說。不但寃了和尚。連藥王爺也叫我騙了。誰知天網恢恢。疏而不漏。人間私語。天聞若雷。正遇藥王採藥回來。見喬通自言自語。聖心大怒。說。喬通可惡。他在廟外龍陽。吾神無暇查照。就該愧悔。在我駕前起誓。膽敢說騙了我。若不報應。如何感應衆生。即喚藥聖。速到喬家。他原是龍陽起見。移禍於人。叫他立刻生出蓮花痔。底漏三年。蛆蚱臭爛。步履艱難。朝夕受罪。以彰報應。不得有誤。藥聖答應。脚駕祥光來到喬通房內。見喬通將銀子擺在桌上。意思要揑下兩塊。藥聖用手一指。吹了一口仙氣。喬通只

覺打了一個冷戰。身底下疼起來。用手一摸。立刻腫起。疼得哎喲連聲。面目更色。他渾家問他怎麼了。喬通說。你看看。屁股都腫了。婦人一看。見起了無數的肉錐子。腫得像鼓琉璃一樣。伸手一摸。隨手就破。流出臭濃紫血。婦人說。這是什麼瘡。來得利害。喬通疼得哎聲不止。站立不住。藥聖見報應已成。歸位交旨去了。這裡喬通一日比一日重。整疼了七天才略輕些。自此三日好兩日歹。總不收口。長了管子。生出蛆蚱。臭不可聞。婦人急了。請了幾個太醫胡鍼亂灸。醫藥罔效。就只嘴壯。吃了豬的想羊的。日往月來。整受了三年罪。還是想起訛和尚起誓。大概中了誓了罷。叫渾家藥王廟上供燒香。正對着三年限滿。花了個精光才好了。此是後話。不提。有諺語四句爲證。

使心弄心。　自弄自身。
暗使虧心。　神目如電。

不言喬通之事。且說這日到了八月十五日。是月娘的生日。西門慶在小捲棚掛了匾。名怡情齋。就在那裡擺酒。衆姐妹與月娘慶壽。有吳二舅。喬大戶。謝希大。常峙節。聶先生。賁弟付。大妗子。二妗子。大戶娘子。應二娘子。薛姑子。王姑子。都有禮物。還有李桂姐吳銀兒。也來上壽。叫了南十番。與李銘吳惠預備了供月兒的香蠟紙馬。衆客到齊。在大捲棚聚景堂安席。西門慶讓了坐。擺上南北碗菜。把酒來斟。衆人與官人拿了酒。說。今日與往日不同。新掛了匾是一喜。大嫂子的好日子是一喜。中秋節這樣好天氣又是一喜。一連三件喜事。可要吃個盡醉方休。官人說。多謝吉言。說着。十番奏動。眞有繞樑之音。李銘吳惠與春鴻文珮唱南曲兒。十分幽雅。怡情齋也是一樣筵席。衆姐妹與月娘斟了酒。丫鬟僕婦都拜了壽。月娘與衆親眷安了席。大家坐下。李桂姐說。我們無別的奉敬。好好的唱兩個壽曲兒與老媽祝壽。說罷。與吳銀兒每人唱

了一個。月娘說。乾女兒乏了。叫他們唱罷。四個家樂答應。只聽得琵琶三弦。彈得美耳中聽。扮了崑腔。又唱小曲。甚實熱鬧。飲了一會。衆姐妹猜拳行令。擊鼓傳花。春娘說。今年倒有趣。這裡掛了匾。咱們就在此處供月光。還要多熱鬧熱鬧。大家多吃幾杯。大戶娘子說。這塊匾寫得實在好。是趙字體罷。藍姐說。像歐字。古語云。一字値千金。白得了三千兩銀子。應二娘子道。我只要一半銀子。不要這三個字。說得大家都笑了。又飲了一會。上了羹湯點心。吃了飯。月光上來了。月娘叫衆丫鬟擺上祭禮。點上香燭。月娘拈了香。衆姐妹行了禮。點上宮燈。羊角燈。衆親眷一同賞月。薛姑子王姑子唱佛曲兒。果然是燈月交輝。一天如水。正在熱鬧中間。官人見四個家樂唱完了。想起了玳安不在家。抽空子往小玉屋了個嘴。先就溜了。走到玳安房中。黑影子裡坐着。少時小玉進房。把隔扇就關了。官人一見。滿心歡喜。說。好一個隨機應變的小肉兒。終

日撈不着你。今日咱們可自在耍耍。說着。二人脫了衣衫。上了竹床。雖是下屋。倒也乾淨。鋪着潞紬被褥。也薰得香香的。官人說。你先躺下。順袋裡取出了三元丹。吃了一丸。才安放枕頭。鑽入被中。二人並肩疊股。鳳友鸞交。藥性發作。小玉禁當不起。說。爹饒了小玉兒罷。官人益發興起。說。玉兒。你是誰的兒子。小玉說。是爹的兒子。又問。是誰的寶貝。小玉拿着聲兒說。是我親親的爹的寶貝。官人大喜說。你好生侍奉我。明日我與你三娘要幾顆珠子。與你鑲簪子戴。還給你做套好衣服。小玉說。我不能磕頭了。復又做出百般的風情。撒嬌撒癡。把官人哄得心癢難撓。眞是千般恩愛。萬種綢繆。整纏了兩個時辰。樂極情濃。雲行雨施方罷。二人穿了衣服。小玉抿了頭。官人說。我先去了。衆人還無散呢。小玉說。趁廚房裡無人。爹先去。我隨後就到。於是西門慶來到大捲棚。衆人早已散了。復又回歸舊路。往春娘樓上來。楚雲說。爹來了。官人進房。春

娘說。怎麼不在別處過團圓節。來我這裡做什麼。官人說。我來睡覺。春娘說。往誰睡。官人說。往你們倆人睡。春梅唾了一口。說。我也不說破了。楚姐問他臉往那裡去了。楚雲說。爹四面都是腦杓子。臉叫熊舔（舔）了去了。官人也笑了。說。誰與你們胡咧。弄點酒兒喝罷。春娘說。他答應不上來就饒了他。賞他點酒兒補補元氣。叫玉香放了桌子。擺了一桌子月餅菓子。官人春娘楚雲三人對飲。賽着告乾。左一盅。右一盅。把楚雲灌得竹葉穿心。桃花上臉。撒嬌撒癡。燒得受不得。借着燒性。脫了個光脊梁。露出了桃花瓣一般的白肉。兩隻小胳膊像嫩藕一般。戴着兩個金響鐲。穿着蘋菓綠掐金膝褲。大紅繡鴛鴦兜肚。杏黃五色排穗汗巾。配着大紅高底三寸弓鞋。襯着美容粉面。兩鬢堆鴉。醉眼乜斜。櫻桃含笑。雙眸流盼。越顯得千嬌百媚。活是個酒醉的楊妃。燈兒下的美人。官人一見。十分按納不住。又有三元丹餘性未解。把楚雲抱起來。推着

春梅進入暖閣。把春娘也剝了。三人上床。放下了青紗戳花帳幔。這一夜非尋常可比。小玉香在帳外看得眞切。只見三人郎才女貌。如魚似水。顚鸞倒鳳。笑語聲喧。把丫頭看得如癡似醉。咬指托腮。一陣迷亂。就睡着了。這一來畢竟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荒言莫敍。

却說西門慶這日無事。在書房與春鴻下棋。三盤兩勝。春鴻輸了一盤。官人倒輸了兩盤。正在觀招點眼之間。進福兒跑進來說。報喜的來了。小官人中了第一名文舉。正與濟南府歷城縣出了缺。立時補授了知縣。不久到來。還要上任接印去呢。官人聽了。喜得說不上話來。說。這才是想不到的事。忙到上房。說。大娘子萬千之喜。月娘說。喜從何來。官人說。你兒子不但中了。還吹陞了知縣了。月娘道。是眞麼。官人說。難道我哄你不成。月娘大喜。說。這可是祖宗的吉星。西門之大幸也。說着。衆姐妹也來了。都與官人月娘道了喜。春娘說。小官兒眞是個爭氣的。明日要趕過他爹去。官人道。好的不用多。一個頂十個。你明日也養個比他

強的。我才樂呢。月娘說。這比不得。上省還得人迎迎他去。官人說。你說得是。即叫進福進祿。你二人先打發了喜錢。明日一早起身。接出三站。迎着了。先回來一個報信。不得有誤。二人答應。出門去了。這裡西門慶預備接風。置辦酒席。又叫劉包叫了吳道官商量在玉皇廟打醮之事。吳道官即來與官人道喜。二人敍禮坐下。吳道官說。老爹要打醮。怎麼個辦法。官人說。小犬連登之喜。全賴上天佛祖感應。才能改換門庭。下官要煩衆位替我打一百廿分□天大醮。念幾卷經。答謝天地。吳道官說。老爹虔誠。這是小道分內的事。小官人來了。即可起經。說罷。告辭去了。別人未得准信。吳二舅喬大戶先來道喜。聶先生只喜得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。整亂了三日。第四日。進祿兒先回來說。奴才迎出兩站。就接着了小官人。說先與爹叩安。明日即可見面。官人說。他是單來的。還是同人來的。進祿說。是單來的。祭了祖。還要上任呢。西門慶說。知道了。歇

着去罷。官人走到上房。告訴月娘。進祿回來了。孝哥明日到家的話。說了一遍。月娘說。如此。這就放心了。說着。擺上飯來。衆姐妹也都來了。大家坐下。丫鬟斟了酒。奶子芙蓉兒抱着二姐兒。說。我們也來趕嘴來了。月娘說。恁大還叫人抱着。你不會走麽。伸手接過來抱在懷中。說。跟着我吃罷。春娘挾了一塊肉。說。你嘗嘗好不好。我這裡還有肉呢。跟我來。二姐兒果然奔了春娘來。餵了半碗飯。遞與芙蓉兒抱了去。大家才吃飯。須臾吃畢。天晚了。各自歸房。官人在藍姐房內歇了。次日。西門慶早起。吃了早飯。正然盼望孝哥。只見進福兒先來了。說。小官人到來了。慌得官人月娘衆姐妹都迎到儀門。等候多時。只見滿街上軍民百姓齊來看新中的舉人。又吹陞了縣令。眞是奇聞。攜男抱女。擁擠不動。又聽得鑼鳴鼓響。細樂聲吹。玳安打着頂馬。後面好少的人簇擁着。孝哥騎着馬。好不威武。原來張二官李知縣都接出去了。派了數十個牢子。都

是青衣紅帽。半分執事。板子鎖子擺列兩傍。一把藍傘先到了大門。孝哥下了馬。見他頭戴圓翅烏紗。身穿圓領藍袍。腰橫犀角玉帶。足登粉底皂靴。兩朶金花。十字披紅。見了官人。父子遠離。不免眼圈兒紅了。請了安。叩了喜。拜了月娘。落了幾點淚。又拜了衆姐妹。都喜得眉歡眼笑。這才進入裡面。先拜了祖先。後拜了佛堂。復又與官人月娘長揖。又與春娘藍姐屏姐黃姐金姐奉了揖。衆僕婦大小丫鬟都來磕了喜頭。這才訴說路上行了多少日。幾時到了南京。怎的見了藍太監。怎的留在府裡住。如何款待。怎的與試官說了人情。幾時入的場。怎的中了第一名。將住了三日。怎的太監老爺奏明聖上。將兒子補了歷城縣知縣。怎的給了假回家祭祖。定於十月半一准到任的話。從頭至尾。細說一遍。又將太監寄來回書遞與官人。面簽上寫着。賢婿大人玉展。後面打着兩顆圖書。拆開一看。件件寫得明白。與西門孝說的無異。滿心歡喜。叫

丫鬟擺了香案。西門慶拈了香。答謝了天地已畢。一面叫玳安打發了喜錢。賞了排軍牢子二十兩銀子。王經回說。賈守備。秋提刑。張團練。李知縣。張二官。劉學官具帖與爹賀喜。官人說。多禮。不敢當。不多時。喬大戶。吳二舅。黃莊磚廠薛劉二相也來了。將讓至書房。未能敍禮。又有謝希大。常峙節。孫寡嘴。祝麻子。吳典恩。白賚光都來道喜。還有吳道官。任醫官。潘道士。和尚道堅。賁弟付。二搗鬼。聶先生。來興兒都來迎奉。西門慶接送不了。女眷是左鄰右舍。大戶娘子。應二娘子。大妗子。二妗子。帶着鄭三姐。段大姐。薛姑子。王姑子。帶着妙鳳。妙趣。月娘讓至上房。都道了喜。又有李桂姐。吳銀兒。鄭愛香。鄭愛月。劉婆子。蔡姥姥。鄭媽媽。賁四嫂。馮媽媽。陶婆子。薛嫂。文嫂也來了。末後是李銘。吳惠。鄭奉。韓畢齊來叩喜。官客在書房待茶。堂客在上房款待。把西門慶月娘春娘衆姐妹忙得手脚不閒。大門上馬車成群。正是。

運轉一番新氣象。 時來萬物有光輝。

少時。衆親友散了。堂客也散了。就只喬大戶。吳二舅。大妗子。二妗子。鄭三姐。段大姐。兩個姑子與妙鳳妙趣未去。官人與孝哥謝了先生。叫聶雨湖與孝哥寫下新授知縣恩科文舉晚生西門孝頓首拜的全柬帖。叫孝哥先到五里原拜了祖。進了城。衆親友都要去拜。孝哥答應。冠帶了。騎上馬。玳安打頂馬。帶着王經進福進祿。八個鼓手在前引路。吹吹打打。往親友家遊街誇官去了。這裡西門慶煩先生寫了三十多分帖。請了衆親友。定下名班大戲。叫了李銘吳惠與兩個乾女兒。叫了廚子殺豬宰羊。預備在聚景堂大捲棚賀喜。晚夕西門孝回來。說。天太短。走不過來。那裡都要坐坐。三天未必走得完。我出去先到了墳上。進了城。走了十來家。日頭就沒了。明日早出去。才好多趕幾家。去遲了。人家都要思量。官人與月娘都說。說得是。我兒辭不得辛苦。拜完了大總兒歇

着罷。月娘說。他今日作了官。歲數也不小了。難叫他哥兒了。叫他小大官罷。官人說。很好。就這麼叫罷。於是都稱孝哥小大官人。說着。放了飯。衆姐妹也來了。大家吃了飯。丫鬟遞了茶。孝哥說。我在西湖看了好景致。還帶了虎丘人自行船來。月娘說。你今做了官。還改不了孩子氣。說得孝哥也笑了。官人說。這濟南府與他丈人到了一處。也該啇量着娶親事了。那裡有個上了任現娶官娘子的禮。月娘說。你說得是。等明日完了事。再從長計議。這時天晚了。大家歇了罷。說罷。衆姐妹回房。官人在黃姐屋裡睡了。一宿晚景不提。到了第二日。孝哥又去拜客。還無拜完。一連拜了三日。城裡關外走遍了。才拜完了。第四日。西門慶起得早。梳洗已畢。叫玳安看着在聚景堂設擺圍屏桌椅。自大門起都是結彩懸花。搭了個大戲臺。滿堂遊廊上掛了燈。正亂着。吳二舅聶先生先來了。次是謝希大。常峙節。韓主管。賁弟付。當知客幫忙來了。少時。賈守備。

秋提刑。張團練。劉學監。李知縣。張二官都來了。官人安了坐。未及上茶。又有喬大戶。任醫官。孫天化。祝實念。吳典恩。白賚光。吳道官。和尚道堅都來了。各按次序入坐。先上了菓酒。把酒來斟。衆人與官人把了盞。開懷暢飲。兩廊下堂客是大戶娘子。應二娘子。大妗子。二妗子。鄭三姐。段大姐。薛姑子。王姑子。蔡姥姥。鄭媽媽。還有李桂姐。吳銀兒。左鄰右舍的娘子姑娘也來了。月娘安了席。衆姐妹巡了酒。開了大戲。只聽得鑼鼓喧天。先唱了一齣天官賜福。第二齣是連中三元。第三齣是五代恩榮。裡外都是四平八穩的筵席。家僮使女巡酒。正唱着。黃莊磚廠薛劉二相來了。說。我們可來遲了。因交皇差。不能脫身。才來晚了。官人說。不晚。才唱了三齣戲。大家入了坐。說。隔席不讓了。吳二舅聶先生看着。換了席面。二人與官人拿了酒。各趕了三盅。才消飲看戲。小旦下了臺。衆客點了戲。上了笏板。後臺扮了。開了小戲。一連唱了五齣。跳了加官。放了

賞。開了整本麒麟閣的軸子。是夜打登州。大鬧瓊花觀。十分熱鬧。直飲至日西時候。才擺了飯。上了羹湯點心。大家吃畢。才煞了臺。衆客與官人道了謝。各自散去。衆堂客又聽李桂姐吳銀兒與四個家樂。琵琶三弦。唱了一回。官人與吳二舅。聶先生。賁弟付。韓主管。謝希大。常峙節道乏。另擺一席菓酒。七人共飲。叫春鴻。文珮。李銘。吳惠唱南詞南曲兒。女客散了。才撤了殘席。衆姐妹各自歸房。不在話下。且說雲裡守在濟南府作參府多年。這日看京報。見上有新授本城知縣姓西門名孝。甚實詫異。說西門孝又是東平府清河縣人。此事奇怪。莫不是女婿孝哥罷。但聞得他出了家。又說他回了家。有說他父還了魂。有說他又做了官。未見眞假。幾次我要另招女婿。奈甘雨兒誓不重婚。因此無心理會了。這幾年我這裡本缺禮法。截着省。不得通信。別的是小事。萬一他考中了。截取了知縣。豈不有誤大事。須得修書一封詢聽詢聽才好。主意已

定。即叫伴當告訴稿房。如此如此。快寫書信一封。裝了官封。用了印。叫馬牌子按站遞至東平府清河縣提刑衙門告投。不得有誤。伴當答應。叫稿房辦妥了。行遞去了。不上數日。李知縣得了官封。見是提刑衙門的公文。即差衙役與官人送來。西門慶正與孝哥閒談。玳安說。縣裡差人與爹送公文來了。官人走至儀門。衙役將文呈上。官人見紅筆圈點。印封一角上寫。濟南府城守營參府加一級雲公文一件。飛遞至東平府清河縣提刑西門大人衙門告投。沿途勿損。至干查究。速速。官人看了。知是親家私書。說道。收下了。與縣令請安。說罷。來到書房。拆了封皮。內有書信一封。展開細看。見是打聽孝哥幾時得中。因截省未能全禮。本處新授知縣是否女婿不是。再賀親家回陽官復原職之喜。闔家候安。還要回書。從頭至尾。細看一遍。即到上房。見了月娘。把來書與月娘看了。月娘說。這倒好了。咱們也修書一封。一面答覆。一面議論親事。豈

不兩全其美。官人說。正該如此。即叫孝哥。與你岳父修書一封。你的親事就在任上娶了才好。途長路遠。難道娶了來又回去不成。就說我還去呢。與你母親一搭裡到任上辦完了事。我們再回來。孝哥答應。下學堂修書去了。將出門。聶先生來見官人。二人敘禮坐下。先生道。小官人兩場都中了。業已入了學。做了官。學生在此無事。請示老爹還用我不用。官人說。此話從何說起。明日小子赴任。還要求老師作個幕賓。教導着他辦事。還要大大的謝候。未能呈遞呢。先生道。有何德能。敢勞望謝。若說隨任一節。學生倒甚願往。一來師徒還在一處。二來在下亦可養生。官人甚喜。又說了些散話。先生辭去。西門慶送至院門。回至上房。與月娘說。幾乎忘了正事。月娘說。忘了什麼了。官人說。今日見了先生。才想起還無答謝他呢。月娘說。這可是要緊的事。不虧人家。官從何處來。須得好好的一分禮。才下得去。官人說。我這就辦去。即到春娘樓上。叫

兑了二百兩銀子。兩套皮衣裳。兩套棉衣裳。十片葉子金。十疋大緞。二十疋洋布。叫玳安王經用盤子裝了四盤。官人帶着孝哥到學堂見了先生。說。小子連登金榜。身受皇恩。皆係老師教授。深費心機。我父子無以爲報。叫你徒弟磕個頭。備了些須薄禮。望老師笑納。先生說。這可不當。教書上進是學生的本等。得登金榜是老爹府上的陰德。老爹太多禮了。官人說。不可過謙。請收了罷。先生說。怎敢不收。但却之不當。受之有愧。說。我叩謝了。才要強跪。官人連忙攙起。先生才受了。叫胡秀收起。大家坐下。胡秀獻了茶。孝哥說。書內有黃金。今日才信了。又說了些書的好處。官人說。我還有事呢。失陪了。先生說。容日拜謝。送出月亮門。西門慶孝哥都回後去了。不在話下。這一來畢竟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書」原作「信」，據書前目錄改。

閒詩不錄。

且說過了幾日。聶雨湖與孝哥商量。將書寫妥。與官人看了。即差進福往濟南府下書。給了卅兩銀子。定於次日起身。進福答應。收拾行囊。雇了頭口。次早領了書札。與官人磕了頭。官人說。到了那裡。將書投上。一切備細都在書上。問什麼答應什麼。不可多言。進福答應。出了門。上了騾子。往濟南府去了。西門慶來到上房。說。日子也不遠了。咱們也得商量娶媳婦之事。幾時起身好。月娘說。不過在十月初間。所有應用紬緞首飾倒都現成。不過多帶銀子。到那裡短什麼買什麼。我帶了兩個丫頭去。叫誰跟着你們。官人說。進福兒先去了。再叫玳安王經進祿同去。也就夠了。雇上一頂大轎。兩頂小轎。備上幾匹馬。用幾個馱騾馱上鋪

蓋箱子就是了。正說着。玳安回說。李知縣差人送了兩個長隨來。還有手本在此。說這兩個人很好。聽見小官人不久上任。恐爹這裡人少。送了來伏侍小官人的。西門慶說。很好。我正愁無人使呢。叫帶到書房裡我瞧。玳安應喏。官人來到書房。見二人進來。與官人磕了頭。西門慶一看。說。你叫什麼名字。多少歲了。一個答應道。小的叫李德。二十歲了。又問那一個。叫什麼名字。多少歲了。這個答應道。小的叫楊安。廿一歲了。官人見他二人都是眉清目秀。伶俐聰明。滿心歡喜。叫春鴻。把小大官叫了來。不多時。孝哥到了書房。官人說。此二人是縣官送來伏侍你的。看看好不好。孝哥一看。說。好兩個聰明人物。留下罷。到任上用人的地方多。還怕不夠使呢。官人說。既如此。我就道謝了。拿我的愚弟帖子給縣令道費心。收下了。賞來人四兩銀子。玳安答應。拿了賞封。交了帖。回覆去了。官人叫李德楊安。你二人先在學房聽候差使。先生也是要隨

任去的。把胡秀換出來。隨我使用。廚房裡乏人。王經跟我回來。叫他專管廚房買辦日用。省得跟了我。他姐姐鬪不過來。二人答應。往學房裡換胡秀去了。官人叫春鴻看曆書。十月幾日是出行吉日。春鴻答應。看了一會。說。初二日是極好的日子。星神也好。又宜出行。官人說。既然好。就定了初二日罷。正說着。文珮說。六娘請爹說話。西門慶出了書房。見珍珠兒在那裡等着。說。你娘叫我做什麼。丫鬟說。請爹吃酒。買了好多的大螃蟹。蒸熟了等着爹呢。官人說。又叫你娘費心。於是跟着珍珠兒來到金寶樓上。馮金寶見了官人。堆下笑來。說。無什麼好的。今日買着了項大的螃蟹。一斤才秤三個。又肥又大。蒸熟了。請你吃酒。官人說。甚好。我正想他吃呢。丫鬟放了桌子。擺上薑醋碟。放上兩大盤熱氣騰騰大紅螃蟹。官人說。眞好螃蟹。必是頂蓋子的黃兒。金寶斟上酒。叫珍珠兒也坐下。三人共飲。官人指着螃蟹說。誰會掰腿兒。拿來我吃。珍珠兒

瞅了一眼。說。我們都不會。爹自己掰罷。官人笑了。說。這小肉兒。一句話不讓。往我耍嘴。金寶說。也是你慣的。他怎麽不敢往我說。說着笑着。大家掰開螃蟹。吃了一回。官人說。小肉兒。過來坐下。咱爺兒倆個唱着喝。珍珠兒撒嬌撒癡。躺在懷裡。唱了一會。官人說。到底是你唱的。珍珠兒說。爹愛聽麽。官人拉着手說。你唱得比別人唱得好。又會哄我。唱一句愛聽一句。珍珠兒抽了他一個斗子。說。那話我可不信。有你們楚姑娘唱得好麽。別說我一個。就是十個也比不上他。官人說。六兒。你聽見了。這都是你教的。我要饒了你們。就饒了蝎子。金寶說。瞎扯臊。我好意請你吃酒。又無招你。拿人家的屁股遮自己的臉。你們好得一口氣兒。噙到口裡怕化了。頂在頭怕嚇了。還說人家說得不是。官人說。你護着他。我就不饒你。於是不容分說。把二人拉到屋中。剝了衣服。官人且不上床。自己拿着壺斟酒喝。把二人急得了不得。西門慶裝看不見。金寶上

前奪下壺來。倒撥槳。把珍珠兒壓在底下。三個人顛鸞倒鳳。殢雨尤雲。狂了個不亦樂乎。金寶說。你眼看起身了。便宜了你。也不知情。兩個人頂針續麻。把官人鬧得手脚不閒。飯也無吃。連上夜。抖擻精神。施展平生武藝。自起更直纏至四鼓方睡。話休饒舌。這日過了重陽節。西門慶在春娘樓上坐着。與春梅說。剩了廿幾日。我們就要起身了。家中一切都交給你。我們至快也得個半月的工夫。門戶要謹愼。小心火燭。不可往那裡去。諸事留神。春娘說。何勞囑咐。一切都有我呢。有什麼難辦的事。就只你們倒得費心。比不得白出門子。到那裡娶媳婦。都要想到了。天冷了。多帶皮衣服。路上涼。銀子多帶幾兩。官人說。我已都分派了。沒什麼難事。就只得先打了包。閒空兒都查點妥當。裝了箱子。看臨期忘了。正說了半截話。胡秀回話說。親家老爹差人請爹與小官人明日吃酒。叫爹早些過去。官人說。又叫親家費心。告訴明日必去。胡秀答應。回

覆去了。西門慶來到了上房。通知了孝哥。吃了飯。在屏姐屋內歇了。一宿無話。到了次日。父子梳洗已畢。冠帶整齊。騎了馬。帶着玳安。胡秀。進福。進祿。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。大戶家擺席唱戲。整吃了一日酒。至晚回家。孝哥仍回上房。官人來到藍姐房中。秋桂接了衣冠。藍姐說。喝酒不喝。官人說。不喝了。我瞧瞧妞子想我不想。芙蓉兒抱了二姐兒來。笑嘻嘻。官人抱在懷內。摟着親叫爹爹。又學賣餶餶。西門慶喜之不盡。秋桂遞上茶來。官人喝了。又與二姐兒頑耍多會。天交二鼓。官人說。歇了罷。芙蓉兒抱去二姐兒。官人與藍姐攜手入房。上床安寢。不提。這日到了九月廿五日。月娘說。日子近了。叫小玉將頭面首飾。紬緞布疋。過禮之物。都搬出來。又將官人月娘孝哥應用衣服袍帶。如意牙笏。金條銀兩。零星事物。共裝了八個大箱。還有鋪蓋帽盒。衣包粧臺。都打點停妥。衆姐妹各送孝哥人事一分。獨春娘藍姐外有給媳婦的禮物一分。都

是珠翠首飾項圈鐲子之類。月娘說。太多禮了。又叫妹妹們費心。自廿六起。每日各房請官人月娘孝哥吃餞行飯。整吃了五日。到了初一日。是吳二舅的東道。借大廳擺酒。大妗子。二妗子。大戶娘子。應二娘子先來了。少時。喬大戶。謝希大。常峙節。賁弟付。聶先生。都來作陪客。與官人拿了酒。大家坐下。堂客在上房擺酒。都是一樣筵席。四個家樂。吹彈歌舞。唱崑腔小戲。衆親眷也與月娘斟了盅。大家暢飲。正飲中間。薛姑子王姑子來了。衆姐妹一齊站起來說。二位師傅從那裡來。二人道。我們才往二舅爹那裡去。聽見在這裡與老爹大娘送行。我們趕了來了。月娘讓了坐。二人入席。說。小大官眞是雙喜三登科。春娘說。雖是重喜。就只娘兒們朝夕廝守。一但遠離。輕一(易)難見。叫人遇不得。說着。秋波落淚。衆姐妹也覺傷心。孝哥巡了酒。拖地一揖。說。但請放心。我也無了法了。盡忠難以盡孝。作了皇王的官。就由不得己了。月娘說。雖是如此。

但母子遠離。實難割捨。我更難過。說着。流下淚來。官人說。喝酒罷。天下事都是如此。那裡有家內養老的。不上任怎麼就親。不娶媳婦多咱抱孫子。說得閤堂都笑了。這才舉筯開懷暢飲。四個家〔樂〕調動絲弦。唱了一回。直飲至日色平西。面帶春色。衆人說。吃飯罷。官人前後照應。都不喝了。上了羹湯點心。大家吃了。上了茶。又唱了一回。衆人說。歇了罷。明日還要起早呢。說罷。大家散去。官人與吳二舅道了謝。也回了家。衆姐妹各自歸房。西門慶同春娘來到樓上。又擺了酒。楚雲斟了盅。三人共飲。官人說。小肉兒。我不在家。不許想我。等回來加倍的還你。楚雲瞅了一眼。眼圈兒就紅了。說。娘。咱們今日記下個記號。要錯了一絲。一倍罰十倍。官人笑得了不得。說。這孩子是個護食狗。難纏貨。於是酒也不喝了。把楚雲抱入房中。說。我問你。怎麼記記號兒。把春娘也叫上床。三人不免遠別之情。難割難捨。郎才女貌。整纏了半夜。天交三鼓。三人

才睡。到了次早。轎馬騾夫都來了。上了馱子。西門慶月娘孝哥都冠帶整齊。先拜了祖先堂。又拜了佛堂。月娘孝哥到各屋裡拜辭了衆姐妹。王六兒。如意兒。袁碧蓮。芙蓉兒。楚雲。秋桂。珍珠兒。玉香。素蘭。紫燕都與官人月娘孝哥磕了頭。春鴻。文珮。劉包。周老。胡秀也來拜見了。小玉。天香拜別了衆姐妹。玳安。王經。進祿也拜辭了孝哥。又與春娘。藍姐。屏姐。黃姐。金姐行了禮。衆姐妹與官人月娘孝哥各遞了三杯酒。灑淚而別。官人說。我們去了。衆人送到大門。早有聶先生帶着李德楊安在大門等候。還有喬大戶。吳二舅。韓主管。來興兒都來送行。官人都見了禮。才上了馬。與月娘孝哥上任去了。將出了城。到了永福寺。早有大戶娘子。應二娘子。大妗子。二妗子。薛姑子。王姑子。李桂姐。吳銀兒在那裡等候。官人與孝哥下了馬。月娘下了轎。衆人各遞了三杯酒。官人說。回來再謝。我們還要趕路呢。言罷。上了轎馬。揚長去了。到了十里亭。又有賈守

備。秋提刑。張團練。李知縣。張二官。劉學官。謝希大。常峙節。賁弟付。吳典恩。孫天化。祝實念。白賚光。吳道官。任醫官。和尚道堅都在那裡。官人與孝哥下了馬。各遞了三杯酒。讓在亭子上坐席。官人說。都領了。回來再謝。天氣短。晚了趕不上宿頭。說罷。上了馬。孝哥也上了馬。玳安在前引路。李德楊安打前站。進祿王經跟着轎子。後跟十數個馱子。官人孝哥聶先生三人並馬而行。飢餐渴飲。曉行夜宿。看了些荒山凍水。野店村莊。雖也有趣。奈隆冬天氣。寒風透體。山徑崎嶇。道路難行。這日起得早。正走中間。前面一座大山。往還三十里上下。名長蛇嶺。只見彤雲密佈。一陣涼風。鵝毛大片飄下一天瑞雪。騾夫說不好。走不得了。山下有一個腰站。今日萬不能過山。趕到那裡宿了罷。官人說。怎麼走不得。騾夫說。此山名長蛇嶺。山路陡處極多。頂着雪走。看不出路來。住了雪。山上都凍了。萬不能行。只看天晴了。淒(凊)了道兒。才走得呢。官人說。既如

此。看了店住下罷。說罷。往前奔走。雪益發大了。好容易趕到腰站上。只有五座店。餘者都是飯鋪。王經進祿問遍了。都有客商。住得滿滿的。再無有房子。官人說。這可怎了。一陣寒風刮得站立不住。衆人也無了主意。先生說。這可了不得。若無有住處。我先活活凍死。性命休矣。孝哥也凍得亂戰。叫玳安不拘那裡。找半間房子避避才好。玳安答應。去了半日。都不宿客。渾身都濕透了。正在爲難之際。只見南店裡出來了一個人。手裡拿着一捆炭。低着頭走。玳安上前說。尊駕是住店的麽。裡面可有閒房無有。那人擡頭一看。見是玳安。玳安認出是進福。二人大笑。玳安說。爹娘小官人都來了。遇見大雪。找了半天。無有下處。你這裡容得下麽。進福說。我住着兩間房子。爹娘住了。咱們只可在伙房裡罷。玳安說。幸而遇見你。不然就無處住了。跟我來。請爹娘下馬要緊。於是二人見了官人。喜出望外。進福引路。一齊進了店。在熱炕上坐下。把小玉天

香兒都凍哭了。官人說。你幾時回來的。進福說。到了濟南府投了書。親家老爹甚喜。賞了飯。見了兩面。住了三天。就回來了。今日將過了山。就遇見大雪。才住下了。若不是碰見奴才。再無有住處了。官人甚喜。說。福星高照。什麼好不好。將就着住了罷。這一來畢竟後文如何。且看下部分解。

三續金瓶梅卷之七

訥音居士編輯

第三十一回　二優童任意縱橫　濟南府婚成大禮

荒言莫敍。

話說西門慶遇了大雪。在長蛇嶺住了三日。好容易天晴了。騾夫說。走得了。起程罷。官人叫進福仍跟回去。夫妻父子帶着從人過了山。至晚投宿。才會着了李德楊安。又行了幾日。這日到了濟南府的交界。早有歷城縣縣丞帶領衙役三班。在驛站交界外迎接。遞了手本。還有敎官四衙。也遞了手本。西門孝下了馬。大家見禮。一齊進了公館。早有辦差的伺候飯食草料。不必細說。次日起身。又行了兩日。離府城不遠。有雲參府道臺。知府。千戶。百戶。舉監。生員。都在金亭驛館迎接。西門孝與官

人下了馬。進了驛館。與岳父見禮。又見了本府本道。打躬長揖。西門慶也見了禮。兩親家敍了寒溫。獻了茶。少坐片時。外邊早有衙役三班。預備了大轎。黑紅帽。旗鑼傘扇。伺候多時。西門孝站起說。接印要緊。進了城再敍罷。出了驛館。上了大轎。喝道鳴鑼。上任去了。這裡官人在金亭驛館與雲裡守敍話。衆官都進城去了。雲裡守道。在報上見了。我說是女婿。果然不錯。親家就親。更辦得好。但我實在短禮。也是越省之故。諸乞原諒。官人說。親家多心。你我是把兄弟。又結了親。有什麽說的。正說着。西門孝差人來接官人。說。大老爺接了印了。差小的們請太老爺太夫人進衙安息。官人說。知道了。與雲裡守一齊上馬。月娘上了轎子。不多時。進了濟南府城。見好一個省分。三街六市。各行買賣俱全。人山人海。都看新官到任。又走了條街市。來到了縣衙。只見門上掛着塊立匾。上寫斗大的歷城縣三個大字。又見黑紅帽子閃了門。進了儀門。兩邊

是科房。進了大堂暖閣。才來到二堂。過了二堂。才是臥房。兩邊廂房是廚房茶房。各處懸花結彩。新貼的對聯。大官人與雲參府在二堂坐下。門子獻了茶。西門孝又與官人岳父行了禮。下首坐下。參府說。你我文武無轄。我才說得話。此處是個沖繁疲難的要缺。諸事要小心。案件要公道。府道都與我好。有什麼難辦的事告訴我。我自有道理。別無他囑。我回去了。安頓了。日子多着呢。說罷。告辭出門。官人與西門孝送出暖閣。回來到了臥房。見了月娘。行了禮。又到書房與聶先生問了安。又有府道來拜。都有飯食禮物。讓至書房。坐了一會。說了些地理情形。西門孝道了謝。二官告辭。送出府道。又有縣丞四衙舉監生員來拜。都收了手本。西門孝忙着上了轎。閃了門。擺開執事。喝道鳴鑼。拜客去了。到了參府道臺知府衙門。又拜了縣丞四衙教官千戶百戶各衙門。整亂了一日。至晚回衙。才用飯歇息。安頓了行李。滿堂點上燈燭。官人夫妻父

子都乏了。丫鬟鋪了床。各自歸房安歇。不提。且說春梅。自從西門慶起了身。就把春鴻留在樓上辦理家務。白日裡支發賬目。晚夕留在樓上過夜。一黑了就關了院門。與春鴻同起同坐。每日晚上擺酒。連楚雲也掛拉上了。三個人打得如漆似膠。但願官人一年不來才好。一日。春鴻喝醉了。與春娘跪下說。兒子有句話說。春娘說。你說什麼。春鴻說。今日我也要學個連床會。不知娘你依不依。春娘笑了。說。你這囚根子。越發膽子大了。你與楚雲偷饞抹嘴。我不說什麼就罷了。還敢說什麼連床不連床。春鴻說。好親娘。咱們樂一樂。春梅雖嘴裡如此說。心裡吧(巴)不得一聲兒呢。說。你敢把楚雲抱進去。我就依你。春鴻趁着酒性。說。這有何難。把楚雲抱住。要往屋裡去。楚雲臊得紅了臉。打挺豎直立。那裡肯依。把頭髮都滾散了。着吐沫唾着說。這小兎子瘋了。娘還不打他。叫他上房。春鴻的酒也鬧上來了。那裡管得。把楚雲剝了個精光。只穿着

大紅膝褲。鸚哥綠的兜兜。繡花汗巾。襯着丁香小脚兒。還與春鴻支持。把春鴻按在地下。把他的衣服也剝了。露出一身白嫩肉。穿着月白紬膝褲。大紅汗巾繡花兜肚。帶着一個鴛鴦香袋。二人滾在一處。春娘看着。笑成一團。說。楚姐。那不算。把他都給我剝了。楚雲才要解他的汗巾。不防春鴻把楚雲的褲腰拉開了。楚雲臊得撂下春鴻。往屋裡就跑。被春鴻趕進來。春娘也跟來看熱鬧。春鴻就把隔扇關了。不容分說。把春娘也剝了。拉到床上。楚雲要跑。被春鴻拉住胳膊。按在床上。半推半就。三個人殢雨尤雲。狂成一處。春梅又把西門慶的三元丹給他吃了一丸。把春鴻燒得下身火熱。不由翻江倒海。顛鸞倒鳳。把二人鬧得吁吁氣喘。香汗淋漓。都顧不得了。直狂至日落。飯也無吃。連上夜。眊睡片時。復合雲雨。三個人都在少年。狂至四更。各逞精神。雲行雨施方睡。自此更熟了。每日三個人寸步不離。不在話下。再說文珮見春鴻搭上了春

梅。這小優兒心如火熱。雖與金寶有首尾。一心愛上了秋桂。總無得手。這一日。信步走入花園。可巧遇見秋桂從裡往外來。文珮說。姑娘那裡去了。秋桂說。管我呢。找你哥哥去了。文珮說。誰是我哥哥。秋桂從袖子裡掏出一個白兎兒。說。這不是你哥哥。我買了一對。不知什麼時候這一個跑到花園裡來。整找了這半日。才從太湖石窟窿裡掏出來了。這個小兎子淘氣得很。他準是想他爹了。文珮笑個不了。你罵得巧。說。我問你一句話。秋桂說。什麼話。文珮說。你瞧見藏春塢的紅耗子無有。秋桂說。別說瞎話了。世界上那有紅耗子。文珮說。我也說無有。前日我與春鴻特意去瞧。不但是紅的。都有一尺多長。你不信。跟我瞧去。秋桂說。這倒是個新樣兒。咱們就走。於是二人過了山洞。來到藏春塢。秋桂說。在那裡。文珮把門關上。說。在這裡頭呢。秋桂這才明白上了他的當。羞得面紅過耳。說。你這囚根子瘋了。看有人來。文珮說。好妹妹。想殺我了。

你行個好罷。秋桂說。我不好罵你。爹不在家。你們都要成了精了。你看春鴻小兎崽子天天在二娘樓上眼熱了。今日你這小娼婦又來纏我。我可不像楚雲。招漢精兒似的。招着我是打。文珮說。我情願意叫你打殺了。想出去不能。於是不管青紅皂白。把秋桂按住。硬會巫山。秋桂要嚷。文珮搗着嘴哀求。先前還扭別着不從。後見他軟語柔情。按納不住。只得半推半就。樂極情濃。越看越愛。原來秋桂是個端正女子。雖朝常與春鴻文珮在一處。從不正眼看他。就是嘔鬬頑笑。也不過伙伴中取笑而已。從無眞心。故此不甚理會。今日因前緣註定。臉對了臉。才細看出文珮的好處。秋桂動了憐愛之心。才實意貼在文珮身上。說。我今日從了你。千萬不可壞了良心。以後我也不罵你了。斷不可告訴人。文珮說。不勞囑咐。我知道。兩意相投。百般恩愛。二人海誓山盟。雲雨已畢。秋桂繫了裙子。先出去了。文珮看無人。也溜出來。出了角門。往書房裡去

了。話分兩頭。單說西門孝到了任。過了十餘日。大官人騎馬來拜雲裡守。門上通報。雲參府出迎。讓至書房。敍禮坐下。內司獻了茶。西門慶說。今日特來商議娶親之事。早些辦了。我還要回去呢。雲裡守道。親家那裡定了日子。我這裡俱已齊備了。官人說。我們看了。冬至月初三日是上吉嫁娶不將吉日。定於本月廿五日過禮。好不好。雲裡守道。好極了。就是的。說着。叫人搭了桌子。擺上山珍海味。南北筵席。讓官人上坐。雲參府作陪。把酒來斟。雲裡守道。咱們是舊日的弟兄。今雖都做了官。不可太客套了。我這裡備些粧奩。一切應用都在小弟身上。官人說。既如此。多謝盛情。又飲了一會。上了割刀點心。吃了飯。遞上茶來。只見月窗上一片竹影。遠遠有鶴唳之聲。官人說。窗外是何所在。參府道。是我的小花園。親家高興。何不看看。官人說。正要賞鑒。二人出了書房。進了鑽山門。後邊便是。進了花園門裡邊。雖是隆冬景況。有幾處甚實幽雅。只

見太湖石。松竹。梅粧。仙鶴。麋鹿。像軸古畫。走了好一會。過了花神廟。來到一個亭子上。只見堆着一塊山子。週圍都是梅花。紅白相映。甚實有趣。二人進入裡面。四面都是玻璃窗戶。放下簾子來。滿屋裡噴香。伴當獻了茶。官人見架上詩書。牆上字畫。說。親家太樂了。有這等好所在。夏天還不知怎樣好呢。雲裡守道。夏天還無春天好。我這一片桃杏垂楊柳甚實茂盛。開了花十分可觀。又敍了回散話。官人說。我回去罷。還有事呢。雲裡守道。既有事。不敢強留。二人步出花園。送出暖閣。西門慶回衙去了。來到後堂。見了月娘。把前後話說了一遍。月娘說。就娶在這屋裡。咱們挪在罩房裡。那裡又乾淨又暖和。說着。西門孝退了堂。月娘將定了月外初三日娶親之事告訴明白。西門孝道。父母定期。謹遵嚴命。話不可重敍。到了廿五日。官人下了四套衣裳。兩副頭面。還有鋪蓋被褥。袍帶尺頭。棉花羊酒等類。雲裡守次日又請女婿赴席。叫了一臺戲。

連西門慶月娘都請了去。大擺筵宴。坐了一日。到了初二日。參府送了十六個皮箱。還有床帳桌椅。粧臺衣架。古董玩器。冠袍帶履。擺了半街。衙門裡結彩懸花。大擺酒席。請了府道四衙縣丞教官迎粧。搭了一個大戲臺。叫了名班大戲。守府千戶百戶團練送到了嫁粧。坐了席。吃了攔門杯回去了。這裡開了戲。闔堂歡樂。六房經丞主簿帶領衙役三班叩了喜。直吃至日落西山。是晚。這裡用八人大轎。全副執事。十六個燈籠。十二個鼓手。月娘娶親。三更天請雲小姐上了轎。兩個陪房。雲夫人送親。燈球火把。將小姐娶到縣衙。拜了天地。西門孝揭了蓋頭一看。見這小姐。眞有沈魚落雁之容。閉月羞花之貌。就只棗糖色身子略胖些。西門孝甚喜。暗想道。此人美而豐厚。必主大貴。又見兩個侍女。倒是粉團一般。都有十六七歲。益發歡喜。列公。雲裡守只有這個女兒。愛如珍寶。雖他澀吝。待小姐說一不敢奉二。生他的時候。天降細雨。故乳名叫

甘雨兒。今年才十八歲。自幼讀書。詩詞琴棋。樣樣都是好的。女工針指。無所不會。且又性格純良。陪了來的女子。一個叫青鸞。一個叫丹鳳。都是小姐自幼伴讀的丫鬟。兩個都是千伶百俐。且會彈唱歌舞。西門孝見了怎不歡喜。天明了。前邊開了大戲。衆官都來賀喜。二堂上調開桌椅。上了四平八穩的筵席。西門孝斟了酒。大家開懷暢飲。小戲唱完。跳了加官。放了賞。開了軸子。上了割刀點心。吃了飯。茶罷。至晚。衆客散去。西門孝入了洞房。月娘與喜婆打發合巹。坐了帳。吃了子孫餑餑長壽麵。月娘回房去了。喜婆伏侍新人上了床。帶上隔扇。在窗外聽喜。半晌。聽得甘小姐哭泣。又聽得床響喘息之聲。喜婆溜到罩房。見了月娘。道喜說。娶着了。月娘說。怎麼。喜婆說。我在那裡聽了半日。只聞得小姐哭泣。總無聽見說話。又半會才聽見床響喘息之聲。豈不是大喜。月娘說。參府的千金。有什麼差遲。你乏了。歇着去罷。一宿晚景不提。到了次日。

新人下床。青鸞丹鳳伏侍着梳洗。雲夫人來了。上了頭。冠帶已畢。帶出來與官人月娘磕了頭。拜了堂。擺上了緣飯。月娘讓親家母坐了席。外邊鼓樂齊鳴。吃了飯。雲夫人告辭。母女難割難捨。囑咐了好少的話。才出了房門。月娘遞了攔門盅。新親去了。這裡閤衙歡慶。大擺筵宴。不在話下。這一來畢竟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閒詩不錄。

却說春梅與春鴻打得火熱。與楚雲三人纏成一團。這日。春鴻與春娘要了二十兩銀子。這小優兒一心不足。搭上文珮兩個人。白日裡花街柳巷胡串。晚夕不是在春娘樓上纏繞。就是在書房與文珮私合。二人每日吃得無酒三分醉。這日。二人商量着要到獅子街女戲下處逛逛。二人穿了新衣。搖搖擺擺到了那裡。老板認得是大官人的倖童。怎敢怠慢。二爺長。二爺短。百般迎奉。叫美姐與三元陪着擺酒。四人對坐。拿了樂器來彈唱崑腔小曲。春鴻帶着美姐。文珮帶着三元。眞像兩對美人。飲了一會酒。春鴻說。爹不在家。怕你們想他。我們來與你們接短。要好好的叫我們樂樂。要怠慢了。爹回來。你們不得便宜。美姐說。說那裡

的話。二位小爺是爹的什麼人。我們敢敬錯了。不是說我們雖是爹包着。咱們倒是親人。說得二人大喜。文珮叫三元坐在懷裡。一遞一口吃酒。春鴻拉着美姐的手。說說笑笑。文珮說。咱們今日打個官鋪好不好。春鴻說。就是。那才有趣兒。又飲了幾盅。美姐說。這個盅子不濟事。咱們飲個套杯。叫老毛換了套杯。只見杯上畫的都是春意。二人大喜。自小杯飲起。還未到大杯。二人酒有八分。說。咱們照這個式樣。看他們會不會。二人把美姐三元拉到屋裡。春鴻剝了美姐。文珮剝了三元。二人也脫了個精光。四個人像一本冊頁。男女都賽粉團兒。配着紅綠兜肚。三寸金蓮。白臉紅唇。恰似巫山佳境。別一洞天。叫老毛滿滿添了一盆炭火。放下簾子來。春鴻與美姐顛鸞倒鳳頑耍。文珮與三元鳳友鸞交調笑。四個人纏成一處。萍水相逢。如漆似膠。此話怎講。萬事不出道理二字。他四人都在青年。春鴻文配(珮)又生得粉嘴粉眼。且終日跟着西

門慶學得千般風月。萬種輕狂。美姐與三元怎不歡喜。翻江攪海。湧浪翻波。直狂了兩個時辰。少睡片時。兩個婦人把他二人混醒了。復整旗鎗。一場大戰。鬧了個一床雲霧。香汗淋漓。春鴻文珮軟癱熱化。輪了個滿盤。看了看。天不早了。才下了床。穿好衣服。老毛端了茶來。二人喝了。定了定神。說。日已落了。看關了門。咱們回去罷。說罷。二人留了六兩銀子。回家去了。春娘正盼着。只見春鴻進來。春娘說。你往那裡去了。春鴻說。一個朋友邀我吃酒。耽隔(擱)了半日工夫。楚雲說。信他的話。不知往那裡浪漢子去了。說罷。擺上酒。三人共飲。只喝了兩三盅就睏眼朦朧。楚雲在春娘耳朵上說。別叫他。等他睡着了。自有道理。說着。春鴻睡着了。春娘說。怎麼收拾他。楚雲說。咱們把他擡進去驗驗。春娘說。正合吾意。於是叫玉香幫着。三個人將春鴻擡起。鼾睡如雷。七手八脚擡到床上。春娘動手剝了個精光。才要驗看。春鴻驚醒。說。你們要怎麼着。既

剝了我。你們往那裡跑。說着。不容分說。把二人也剝了。拉入被內。纏成一團。玉香得便。帶上隔扇跑了。話分兩頭。且說秋桂自從與文珮相處一次。每日只想着他。就只不得方便。可巧這日藍姐與二姐兒頑耍了半日。二姐兒單要跟着娘睡。將點上燈。藍姐就帶着二姐兒躺下了。叫奶子秋桂。你們也睡個早覺兒。秋桂說。芙蓉兒早睡了。我去關門。藍姐說。睡去罷。秋桂得便。把隔扇倒掩。出了院門。一直往書房裡來。一面走着。心中暗喜。說。這是天緣湊巧。笑嘻嘻來到書房。只見文珮一個人打開了鋪蓋捲。頭朝裡躺着。秋桂躡手躡脚。坐在床上。推了他一把。文珮嚇了一跳。見是秋桂。喜上眉梢。說。你從那裡來。秋桂說。我想你非止一日。今日得空兒。特來瞧你。問。春鴻在那裡。文珮說。他有好地方去了。自爹出了門。那一夜在這裡。秋桂說。他往那裡去。文珮說。你還不知道呢。他與二娘那裡搭上了。每日只在樓上吃喝彈唱。離不開了。秋桂說。我

怎麼不知道。故意的問你。文珮說。今日你來得巧。這裡無人來。跟着我睡罷。秋桂說。不是俺娘睡得早。我如何能來。你把門關上。咱們自在自在。文珮忙關了門。說。還有吃喝呢。書隔上取下一壺酒來。火盆裡添上炭。還有兩包乾菓子。一包瓜子兒。一包核桃仁。把酒溫了。無有碟子。就着紙包兒。二人對飲。文珮說。爹去了廿幾日了。好歹的別來才好。但願多耽誤些日子。咱們多樂幾日。要來了就難了。秋桂說。就是不來。我也輕易出不來。總得遇了巧。咱們才得到一處。我家娘管得太緊。不像二娘六娘的丫頭。由着性兒。你可怕什麼。不見我。還有六娘呢。文珮說。這是那裡的話。秋桂說。你別哄我。早就知道你們有首尾。前日在玩花樓下親眼目睹。你與六娘做什麼來。文珮無言可對。說。你怎麼瞧見了。秋桂說。打發了晚飯。無心走到那裡。聽見樓下有人。從窗縫兒一看。原來是你們二人弄鬼。一個像急狼見肉。一個像偷油的耗子。瞧了個足興。

我才回來了。文珮也笑了。說。既你看見。不必瞞你。千萬不可告訴人。秋桂說。君子不奪人之美。與我腿事。咱們喝酒罷。又飲了兩盅。文珮說。別喝了。留兩盅咱們躺下喝。怪冷的。坐個什麼勁兒。秋桂說。很好。躺着喝暖和。於是二人脫了衣裳。把燈放在炕桌上。上了床。鑽入被中。斟上酒。一面喝。一面頑耍。每人才喝了一盅。酒就沒了。文珮說。咱們倆口子睡罷。秋桂打了他一下。說。小兔子。越發好了。誰與你是倆口子。文珮說。你不與我是倆口子。怎麼跟着我睡。秋桂無言。他二人打牙訕嘴多時。文珮等不得。把秋桂按住。不免郎才女貌。魚水和諧。整狂了半夜。睡不多時。文珮醒了。又與秋桂暖床熱被。親近不了。把秋桂鬧得舌尖冰冷。香汗滿床。雞叫了方罷。忙起來穿好衣服。秋桂說。趁無亮。我去罷。文珮難捨難分。無奈開了門。秋桂看無人。一溜煙兒就跑了。少時。春鴻進來。說。你倒起得早。今日無事。咱們吃了飯逛逛去。文珮說。往那裡逛去。春鴻

說。咱們到院裡走走好不好。爹在家不得出門。他們常在那裡。我總無去過。我很愛韓金釧。你愛那一個。文珮說。我愛董嬌兒。只不認得他們的門。春鴻說。你太窃(怯)了。到了麗春院。還愁無人帶了去。文珮說。既如此。快吃飯。咱們就去。說罷。忙着吃了飯。茶也不喝。二人出了大門。往院裡來。將進了院門。早有幫閒的認得春鴻文珮。說。二位逛來了。要往誰家去。二人說。我們要到韓家董家逛逛。幫閒的說。二位跟我來。小的送了去。春鴻文珮大喜。跟着他走。不多時。說。這就是韓家。董家與他一牆之隔。二位略站站。等我叫出人來。說罷。進入裡面。說。有客來了。鴇子答應。迎出來說。二位裡面坐。幫閒的說。二位進去。用小的叫一聲就來。二人進門。直入房中坐下。鴇子說。有客來了。姑娘快來。韓金釧答應。走來一看。大家笑了。說。我打量是誰。原來是二位小爺。說。可見是爹不在家。若不然。請也請不至。先遞了茶。忙叫鴇子擺酒。春鴻說。我們兩個人。

你一人那裡張羅得過來。還得把蕫姑娘叫了來才好。金釧說。更好了。即叫人叫蕫嬌兒去。這裡二人滿屋裡細看。只見是三間廂房。糊得雪洞兒一般。外間設着桌椅火盆。也有字畫盆景。裡間設着床帳被褥。衣架粧臺。撲臉的熱氣。滿屋裡噴香。少時。蕫嬌兒來了。道了萬福。四人入了坐。擺了十二個菓碟子。把酒來斟。蕫嬌兒說。今日是天緣奇遇。想不到二位光臨。春鴻文珮說。渴想多日。特來打攪。酒過三巡。拿了琵琶來。二人彈了一回。各唱一曲。春鴻文珮甚喜。叫韓金釧蕫嬌兒彈着。賣弄喉嚨。自唱自飲。叫婊子捱近身邊。春鴻帶着金釧。文珮帶着嬌兒。又唱了一回。越看越愛。一對一口的吃酒。又划了回拳。都是春鴻文珮輸了。被婊子一連灌了幾盅酒。又見他百般迎奉。那裡受得。把他們帶到屋中。蜂狂蝶戀。殢雨尤雲。狂了個不亦樂乎。金釧與嬌兒愛得受不得。拿出平生的本事來。二人那裡當得起。跑出房來。笑成一團。光着脊梁。復

又進房。穿好衣裳。正在拉拉扯扯之間。只聽外面來了兩個人。大聲道。什麼人在此。還不出去。春鴻文珮從窗戶眼往外一瞧。見兩個人凶眉惡眼。揎拳擄袖走進來。連叫鴇子不絕。鴇子嚇得亂戰。說。二位爺息怒。不干我事。你老進去瞧。二人說。你們雖是道傍的驢。有錢就騎。他們姐兒倆原是我們包下的。誰許他接人。快給我趕出去。春鴻文珮大怒。從屋裡跳出來。說。你們是什麼東西。要趕出誰去。二人一看。是兩個後生。那裡放在眼裡。說。我們不打你就是造化。還敢出口傷人。還不滾出去。省得太爺們動氣。春鴻文珮開言大駡。說。你認認我們是誰。二人那裡受得。只氣得連聲喊叫。輪(掄)拳亂打。說。我看你是那班裡的小旦。人家不要的兎子。大爺高興掛的着。你膽敢與我們撒野。說着。又撲了上來。春鴻文珮那裡支持得住。說。敵爾不過。奪門跑了。看官。說了半日。還不知這兩個人是誰。一個叫魯華。外號草裡蛇。一個叫張勝。外號過街

鼠。二人是本地的土豪。發了些外財。都是沒良心的錢。所以眠花宿柳。聚賭窩娼。包占着韓金釧董嬌兒。非止一日。今日見春鴻文珮在此。從無見過。如何認得。故此氣得爆燥如雷。打了一架。兩個婊子嚇得面如土色。給草裡蛇過街鼠跪着說。二位老爹息怒。這禍惹得不小。二人連忙攙起。說。誰惹了什麼樣禍。婊子說。你們太歲頭上動土。吃不了要兜着走呢。還說我們膽子大。接了別人。才打的那兩個人是誰。二人說。不認得。金釧嬌兒同說。他是西大官人的倖童。一個叫春鴻。一個叫文珮。誰敢惹他。草裡蛇說。坑了我了。過街鼠說。我的眼睛瞎了。要知道是二位舅舅。我們吃了熊心豹膽也不敢惹他。就是往我們家去。看見也早溜了。這可怎麼好。咱們可活不成了。越說越怕。只急得汗似蒸籠。婊子說。悔之晚矣。只可聽命由天罷。你們二位先別出去。聽一聽再作道理。二人無言。低頭嘆氣。說着。只聽外面叫門。鴇子開了門。見是四個捕快

公差。提着鐵鎖。拿着印牌。說。快叫魯華張勝出來。老爺堂上立等對詞。鴇子聞聽。魂就冒了。忙進去告訴二人。魯華張勝也獃了半晌才回過氣來。只聽差人等不得。說。不用裝死兒。滾出來罷。二人藏在門後頭。渾身打戰。公差大怒。闖進廂房。從屋裡掏出來。不容分說。鎖了去了。原來春鴻文珮被兩個光棍打了一頓。雖無重傷。嬌皮嫩肉也賺了幾塊青腫。氣悶不過。二人跑到提刑所。見了張二官。一五一十具實告了一狀。春鴻原伺候過他。又是大官人得寵的人。豈有不偏着他的。說。這兩個人太可惡了。即差了捕快。詢知是魯華張勝。火上撓(澆)油。故此鎖拿到案。張二官立刻陞堂。把兩個人帶上月臺跪下。張二官說。你們就是本地土豪。有名的光棍。本官不拿你就是造化。還敢大鬧行院。無故傷人。甚實可惡。與我拉下去。先打四十板再問。青衣喊堂。不容分說。當堂按倒。每人打了四十大板。只打得皮開肉綻。口叫。青天饒命。張二官說。

麗春院是本縣的官妓。無人不往。你二人膽敢包占。不許別人出入。是何道理。草裡蛇過街鼠只是磕頭。說。知過必改。張二官又問說。本官斷後。還敢欺人不敢。二人叩頭說。再不敢了。張二官說。也無什麼問的。帶下去。把他們看兩面大枷枷號了。轅門示衆。說罷。退了堂。衙役將二人帶出。戴了長枷示衆去了。這裡春鴻文珮打了上風官司。與文珮給張二官磕了頭。回到家中。二人來到書房。對說已往之事。又是氣。又是笑。氣的是美中不足。笑的是有名的土豪叫他們治伏了。文珮說。這倒好了。明日咱們再去。管保無人惹你我。由着性兒樂罷。就只身上疼。春鴻說。我也是如此。古語云。能在花下死。做鬼也風流。二人越說越有趣。大笑了一回。覺乏了。躺在床上睡了。不在話下。這一來畢竟又當如何。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　普靜師途中點化　衆親友團拜接風

荒言莫敍。

話表西門慶在歷城縣與西門孝完了婚。過了滿月。與月娘說。大事已畢。我也該回去了。甘小姐聞知。說。公婆在上。千山萬水爲兒女到此。那有才完了事就回去的理。官人道。日子也不少了。我是官身子。難以久留。說着。西門孝退了堂。甘小姐將公婆要回去的話說了一遍。西門孝道。斷無此理。想是兒媳缺了孝道。父母如何捨得。官人道。說那裡的話。我們也是不得已而爲之。在這裡。你母親是閒人。我的事多着呢。如何住得住。西門孝說。爹爹說得是。官差要緊。留母親多住幾個月罷。慢慢的再去。月娘說。也罷。你先回去。過兩個月再來接我。官人說。就是的。商量已畢。官人定於後日起程。拜辭了雲裡守。閤城大小官員。次日。縣中

大擺筵宴。仍叫了一臺大戲。衆官都來荐（餞）行。整吃了一日酒。叫玳安王經收拾了行囊。留下進福進祿伺候月娘。雲參府送了一分路飯。四匹馬。府道也有禮物。父子整說了半夜話。不忍分離。甘小姐備了一分請安的書信。西門孝也有一分叩喜的禀帖。備了二百兩銀子。吃食路菜。整忙至四更。官人睡了。西門孝才安歇。到了次日。官人辭了。月娘甘小姐各遞了三杯酒。戀戀不捨。送官人出了暖閣。上了馬。西門孝與聶先生同行。出了城。來到十里亭。早有雲參府與閤城的官員在那裡送行。西門慶下了坐驥（騎）衆人遞了酒。父子親家灑淚而別。官人上了馬。玳安引路。王經與騾夫馱子跟隨。說慢在了。加鞭頓轡。逕撲清河縣大路而來。走了幾日。過了長蛇嶺。只覺天寒地冷。涼風撲面。少不得飢餐喝（渴）飲。曉行夜宿。往前奔走。這一日。正走中間。只見一個和尚往着官人稽首。說。善哉。善哉。官人一看。認得是普靜長老。連忙下了馬。

說。師傅往那裡去。長老道。久等多時。有緊要話。特來見你。官人說。不知何事。願聞。長老說。隨我來到洞中。自然明白。官人說。洞府在那裡。長老說。不遠。過了山坡便是。於是二人上了山坡。是一片松林。出了松林。到了一個所在。好一座洞府。只見山峰疊翠。松柏叢生。隱着古洞。澗水潺潺。白雲靄靄。過了石橋。進了洞門。繞了幾個彎子。見一個大石旋。中間一個石床。床前一個石桌。桌上放着幾卷經。兩部書。一個香爐。一個木魚。別無他物。長老讓入裡面。二人在蒲團上坐下。從後出來了兩個道童。獻了茶。禪師道。並無別事。貧僧有兩套書。不知你愛看不愛看。官人說。不知什麼書。老師指教。禪師從桌上取來。說即此書。請看。官人接來。見一部寫着參同契。一部寫着悟眞篇。展開看時。兩部都是道書。道此書何用。長老道。你那裡曉得此書玄妙。因你塵緣將滿。尙有淸福。貧僧送你悟去。少不了長生之體。若不醒悟。到那時恐有性命之憂。限你五

年限。後會有期。不留坐了。看誤了正事。說罷。閉了二目。再不言語了。官人還要細問。奈長老入了定了。無奈。向上拜了四拜。自己揹着書。也無人送。出了洞門。回歸舊路。走出松林。下了山。見了玳安王經。將到了洞府得了兩套書的話說了一遍。二人接了。也不在意。上了駄子。說。天不早了。趲路罷。官人上了馬。帶領從人上了官塘大道。話不可重敘。又走了幾日。來到清河縣的交界。投店住下。玳安說。爹不先着人回家送個信麼。官人說。你說得是。就着王經。先去問衆娘們好。說我一路平安。王經答應。前站去了。走了兩三日。來到家中。王六兒先迎出來。王經先到春娘樓上請了安。說。爹明日就到。大娘還住着呢。叫小的先來送信。衆姐妹都來了。問了大官人的起居。得知一路平安。無不歡喜。獨春鴻文珮老大的不願意。王經又問了衆僕婦丫鬟好。還帶了些土物分與衆人。都與王經接風。不在話下。到了次日。西門慶到了十里亭。早有賈守

備秋提刑張團練吳巡檢在那裡迎接。官人下了馬。敍了寒温。接來的衙役三班磕了頭。官人說。衆位多禮。實不敢當。到城中登門謝步。說罷。上了馬。喝道鳴鑼。進了清河縣城。來到家內。衆姐妹接到儀門。都掉了幾點淚。春娘拉着官人的手進入裡面。說。昨日王經回來說今日來。也無別的。叫他們在燕喜堂備了點酒兒。叫了李桂姐吳銀兒與你接風。官人說。又生受你。說着。來到燕喜堂。藍姐屏姐黃姐金姐都與官人道了喜。衆丫鬟僕婦與官人磕了頭。楚雲遞上茶來。官人另瞅了一眼。說。我先行了禮再喝酒罷。於是先拜了祠堂。又拜了佛堂。這才入了坐。李桂姐吳銀兒與官人叩了喜。說。不是我們也接出去了。怕遇見人。我們在這裡藏着呢。上了南北碗菜。春娘先遞了酒。衆姐妹各換了盅。大家坐下。玳安說。韓主管與來興兒與爹磕頭。官人說。知道了。上了小吃點心。李桂姐吳銀兒與三個家樂彈唱起來。閤堂歡樂。官人說。我不在家。

無甚事罷。春娘說。老規舊例。有什麼事。連狗毛雞翅一樣照舊。藍姐說。娶的新媳婦好麼。官人說。娶着了。不但人物好。極好的脾氣。還陪了兩個丫鬟。我還忘了。兒子媳婦都有書札與你們叩安。正說着。玳安回報。衙門裡官員來拜。小的答應回去了。少時。吳二舅喬大戶來了。官人只得迎接。讓至書房。春鴻文珮遞了茶。又有謝希大會了常峙節。賁弟付。孫天化。祝實念。白賚光。也來與官人接風。都與西門慶道了喜。敍了寒溫。整亂了半日。大家散去。官人復到燕喜堂。才開懷暢飲。正飲中間。只見對過玩花樓上落着兩個鵲雀。望着官人連叫數聲。官人說。鵲雀噪噪。定主喜事。藍姐說。我猜着了。別應在二娘身上罷。我們算着二娘是不久的月子。與爹養個小哥兒。豈不是喜。春娘說。我也不明白了。人家帶了身子不顯眼。我這身子重得很。藍如玉說。姐姐也防着些風火事。別當兒戲。說得官人也樂了。又痛飲了一會。說了些在路風霜。又說些

月娘母子離不開不能來的話。李桂姐吳銀兒又唱了一回。拿上飯來。吃畢。天晚了。滿堂點起燈燭。西門慶說。我乏了。咱們歇了罷。說罷站起。同春娘往樓上來。楚雲攙着官人上了樓。玉香遞了茶。也無喝。說。咱們睡覺罷。春娘說。也扎掙着些。怪實拉拉的。忙什麼。官人那裡等得。拉着春梅楚雲進了暖閣。說。咱們躺下說話兒。今日可要撈稍了。春娘瞅了一眼。三人解衣上床。遠離勝似新婚。郎才女貌。如魚似水。相親相愛。整纏至四更方睡。到了次日。同下牙床。梳洗已畢。官人惦着二姐兒。先到藍姐房中。又到各屋裡看了一回。來到書房。想起藍太監的好處。即修書一封。着來興兒雇了頭口。給了二百兩銀子。連盤費。順便販些絨線。打發上南京去了。分派已畢。叫玳安備了馬。帶了胡秀衙役三班。往各衙門拜客去了。去了半日。回家換了衣服。又到藥鋪紬緞鋪。與賁四韓二算了一回賬目。至晚回家。往藍姐房中來。秋桂接了衣裳。擺了酒。官

人與藍姐對坐。把酒來斟。飲了一會。奶子芙蓉兒抱了二姐兒來。與官人請了安。抱在懷中。說。早晨未能細看。兩個月未見。長了許多。衣服都短了。藍姐說。俗語。孩兒好養債難還。再過十年就要錢。說着。酒到了半酣。眼瞅着兩個玉人。那裡受得。說。咱們睡覺罷。也叫秋桂跟着睡。藍姐說。這人渴急了。恐怕不夠本。於是三人共入羅幃。不免旱苗得雨。顛鸞倒鳳。枕上綢繆。被中恩愛。不必細說。話不可重敍。自西門慶到家。一夜無閒。第三夜是葛翠屏。第四夜是黃羞花。第五夜是馮金寶。按次歇宿。這日。在金寶樓上睡至日出三竿才起來。梳洗已畢。有李銘吳惠與官人叩喜。又與衆姐妹請了安。李銘說。爹的乾女兒說。無甚孝敬。明日置了一桌酒。請爹過去坐坐。叫吳大姨作陪。唱幾個新曲兒孝敬爹。官人大喜。說。又生受你們了。明日必去。留下二人吃了飯。告辭去了。到了次日。官人叫胡秀備了馬。戴上眼紗。往院裡來。鴇子與官人磕了頭。李桂

姐吳銀兒接出房來。迎門設着桌椅。讓官人上坐。二人下陪。上了五湖四海的席面。二人遞了酒。同席消飲。桂姐說。爹去了兩個月。想殺我了。無以爲敬。我們新排了幾個帶靶兒的曲兒。唱與爹聽聽。說罷。彈起琵琶來。嬌聲嫩語。每人唱了一個。果然清新美耳。把西門慶喜得眉歡眼笑。說。眞排得好。編得盡情。二人見官人誇獎。益發加倍的逞能。又唱了兩個。官人說。咱們划一拳。桂姐挽起袖子。露出了雪白的胳膊。說。咱們就划。與官人划了半日。西門慶輸了。吳銀兒也挽了袖子。戴着兩個響鐲。說。我替爹擋一拳。才一伸手就輸了。官人說。喝酒罷。銀兒說。我替爹划。還是爹喝。官人無奈。喝了一盅。又划了一會。官人贏了一拳。倒輸了五拳。又叫二人多灌了幾盅。酒有八分。二人又撒嬌撒癡。百般迎奉。西門慶鎖不住心猿意馬。按納不住。將二人帶到屋中。剝了個精光。三人上了床。拿出行院的本事。異樣刁鑽。翻江攪海。狂了個本利還家。二人

要把官人買住。做出輕狂謔浪。奇巧的睡情。把官人哄得心癢難撓。整纏了半夜。樂極情濃。雲行雨施。三人才睡。次日。胡秀來接。西門慶才起來。梳洗已畢。騎了馬。回家去了。這日是喬大戶與官人接風。請了吳二舅謝希大常峙節作陪。叫了對子女戲。請了衆姐妹赴席看戲。先是西門慶來了。後是衆姐妹。都是新衣繡裙。滿頭珠翠。打扮得花枝招展。帶着丫鬟過來。謝希大常峙節也來了。喬大戶讓至大廳。對面搭了一個大戲臺。大戶娘子迎接衆姐妹。讓到兩廂房堂簾內坐下。三處擺了乾鮮菓品。上了南北碗菜。都是一樣筵席。把酒來斟。開了大戲。吳二舅來了。說。我來遲了。將穿上衣服。叫一個打藥的招住了。他配的是眼藥。躭誤了許多工夫。我才來了。衆人讓坐。看戲飲酒。頭齣唱的是大佛陞殿。都是金臉新行頭。甚實熱鬧。帽兒唱完。美姐三元下了臺。請衆人點戲。官人點了一齣打櫻桃。大戶陪了一齣踢氣球。吳二舅點了一齣送燈。

謝希大常峙節說。咱們點一塊熱熱鬧鬧的軸子。叫他們唱鳳儀亭。又吉祥又熱鬧。好不好。官人說。很好。上了笏板。就唱這個。廳上點畢。美姐三元又到兩廂裡請衆位娘子點戲。春娘說。我們人多。也點一塊盤絲洞的軸子。大戶娘子說。很好。我陪上一齣小戲。你們加一齣胖姑學舌。堂客點完。二人回後臺去了。少時。按次扮出來。果然角色。小戲唱完。跳了加官。放了賞。上了熱吃點心。開了軸子。唱的是呂布戲貂蟬。王司徒巧定連環記。十分熱鬧。又開了盤絲洞的軸子。唱的是七個蛛(蜘)蛛精洗澡。孫大聖大戰蜈蚣精。只聽得把子亂響。須臾唱畢。天晚了。大官人吳二舅謝希大常峙節都告了辭。大戶娘子留衆姐妹到臥房裡坐。還有申二姐郁大姐兩個瞎姑兒。重新擺了酒。說了兩回書。天交二鼓。官人差人拿燈籠來接。衆姐妹才回家去了。一宿無話。次日是賈守備。秋提刑。張團練。張二官。李知縣。劉學官東道。也是名班大戲。整吃了一

日酒。至晚回家。愛上了胡秀。且不到各房。將他帶到學堂空房裡。趁着酒性。關上門。把小優兒按在床上。說。你想殺我了。胡秀假意推辭。說。有春鴻文珮。還稀罕我麼。官人那裡肯依。殢雨尤雲。舊情歡會。胡秀半推半就。狂了個不亦樂乎。雲收雨散。官人回後去了。話不可重敍。接連又是把兄弟置酒接風。整亂了半個月。日往月來。不覺臘盡春回。過了年。又到了元宵佳節。西門慶在玩花樓擺酒。滿樓上掛了紗燈宮燈。春娘藍姐屏姐黃姐金姐都穿着細毛皮襖。繡花皮裙。滿頭珠翠。襯着綾襪弓鞋。三個家樂也是穿紅掛綠。打扮得花枝招展。西門慶上坐。衆姐妹下陪。上了出籠的熱菜。把酒來斟。下邊三個美女吹彈歌舞。小丫頭在樓下放花炮。天氣和暖。開了樓窗往外觀看。只見滿街上遊人如蟻。花砲連聲。十分熱鬧。官人說。今年好豐阜。就只大娘不在家。不得賞月。春娘說。大姐姐也住夠了。出了月也該接去。不然倒像咱們忘了他。也不

合理。官人說。你說得是。交了二月就差人接去。也瞧瞧孝哥媳婦。好放心。正說着。丫鬟拿上元宵來。每人吃了一碗。天黑了。樓上點起各樣的燈。月光也上來了。春娘說。喝空酒什麼趣兒。咱們大家投壺耍子好不好。衆姐妹說。很好。二姐姐高興。咱們在地無閒杜。大家來。說罷。丫鬟設下壺籌。官人起頭。衆姐妹按次投起來。爭強賭勝。耍了多會。西門慶贏的多。衆人飲了住杯。復又入坐賞月。官人叫三個家樂每人唱了一個大曲兒。又點了幾隻崑腔。只見燈月交輝。眞是良宵美景。又飲了一會。不覺銅壺滴漏。飲至三更。大家方散。過了幾日。西門慶上衙門開印。與張二官辦公事。簽押判斷案件。整辦了一日事。至晚回家。將至大門。只見來興兒顚着騾子到門前。下了頭口。與官人磕頭。呈上回書。說。好容易才趕進城來。險些兒關了。官人說。你倒來得快。老太監好麼。來興兒說。太監老爺很喜歡。說叫爹惦着些小事。何勞掛心。大遠的又差人來

做什麽。還賞飯吃。帶了這封書來。官人拆書一看。與他說的大同小意(異)不錯。外間姪女藍姐好。西門慶說。你乏了。歇着去罷。來興兒答應。跟着官人進了大門。見衆娘子去了。官人到藍姐房中。將書與他看過。藍姐甚喜。丫鬟擺上酒。二人對飲。說了些家常話。又飲了一會。天交二鼓。上床安寢。不提。畢竟後文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　吳月娘歸家歡會　龐大姐雙生貴子

閒詩不錄。

却說光陰似箭。到了二月初旬。西門慶思想月娘。叫玳安王經雇了頭口。給孝哥雲裡守修書二封。拿了一百兩銀子。說。你們明日起身。上濟南府接你大娘去。見了你娘與小大官。說我回來好。大娘起了身。路上須要小心。速去快來。不得有誤。玳安答應。領了書信銀兩。與官人磕了頭。會同王經。收拾行囊。上濟南府去了。不提。再說袁碧蓮。自從進福跟了月娘去後。官人又不在家。每日茶飯懶餐。如失了魂的一樣。見官人回來。才把眉頭展放。每見無人。與官人眉來眼去。這一日。正在自己房中發獃。見官人驀地走來。不覺滿心歡喜。忙向前一把拉住。說。爹。想殺我了。把官人嚇了一跳。見是碧蓮。不覺眉歡眼笑。說。我兒。你想我了麼。

怎麼倒不想進福兒。碧蓮說。一輩子不見他也不想。誰像爹去了兩個月。小媳婦爲你險些病倒。倒往人這樣說。說着。眼圈兒都紅了。西門慶一見。那裡受得。把婦人拉到屋中。抱在懷內。與他擦眼淚。說。你不要委屈。我與你整治病。明日就好了。說着。關上門。二人才上竹床。娃子就醒了。碧蓮拍了半日。白不睡。無奈。給他奶吃。官人等不得。吃着奶。躺在一傍。掀開衣衫。殢雨尤雲。巫山重會。婦人扭身迎奉。急得香汗津津。正是。

十年久旱逢甘雨。　萬里他鄉遇故知。

和尚洞房花燭夜。　老生金榜掛名時。

雲雨已畢。正在難割難捨之間。只聽窗外有人行走。官人忙拽了衣服。走出房來。見是王六兒的女兒石頭兒過去。才把心放下。大搖大擺往書房裡來。進了書房。春鴻遞了茶。官人說。有人來無有。文珮說。倒無別人。只有永福寺的和尚。遞了個善會帖。請爹三月三日拈香看戲。官人

說。又打秋風來了。臨期看空兒。坐了一會。玉香請官人吃酒。西門慶來到春娘樓上。楚雲擺了酒。三人共飲。春娘說。我請你不爲別事。只因這肚子太大了。也須備下包袱。戒子。毛衫。小枕。被褥才好。風火事。防湊手不及。官人說。這有何難。明日告訴如意兒。叫他備辦就是了。又飲了一回。西門慶睏了。撤去了殘席。三人上床安息。不必細說。到了次日。是常峙節的生日。官人備了一分禮。差劉包送去。叫胡秀備上馬。衣冠齊楚。做生日去了。這裡春鴻見官人不在家。玳安王經都上了濟南府。得便跑到春娘樓上。眼淚汪汪說。急殺我了。咱們正在高興。偏偏的爹回家來。弄得像棒打鴛鴦。一旦失散。說着。淚流滿面。春娘也無了主意。忙用手帕與他抹眼淚。說。你着什麼急。怎麼就見不着了。叫楚姐倒茶與他喝。趁爹不在家。咱們敍敍心田。春鴻才定了神坐下。楚雲拿了茶。摟着脖子給他喝。說。哥兒別哭了。瞧着媽媽罷。春鴻也笑了。說。二娘聽見了

麽。小楚兒益發好了。他說他是我媽。不知幾時嫁了我爹。也說得出口來。楚雲趕着打。春鴻抱住春梅說。娘。快救我。把春娘也鬧胡塗了。說。楚雲你敢來。看他碰了我的肚子。擺酒罷。於是玉香擺上酒。一個攢盒。三人坐下。楚雲斟了盅。一遞一口的消飲。敍起多日的離情。不由得長吁短嘆。春娘說。你不用着急。你爹常不在家。無事你只管來。有什麽說不了的。春鴻說。爹不在家是怎生快樂。如今又是一個天下。那夢兒做不着了。說着。連聲嘆氣。三人飲了一會。酒入歡腸。不覺得都忘了。叫楚雲唱了兩隻崑腔。自己又唱了兩個南曲兒與春娘聽。唱得樂了。酒至半酣。拉着春娘楚雲說。爹來早呢。我告訴你們一句話。拉到屋內。不容分說。上了牙床。如魚似水。纏成一處。三塊粉團兒。錦帳中百樣的溫柔。直狂至日西時候。春娘說。看他來。你去罷。春鴻難解難分。又怕官人來。無奈撒手。下樓去了。光陰迅速。不覺又是一個月的光景。這日。西門慶在

金寶樓上坐着。遠遠的見兩匹馬跑了來。不多時。到了門首。原來是進福進祿。官人叫珍珠兒。快迎出去。想必是大娘來了。珍珠兒答應。將下了樓。果然是袁家兄弟。問了好。說大娘來了麼。進福說。來了。早晚就到。珍珠兒跑上樓來。說。不錯。眞是大娘來了。官人說。既如此。快到後邊告訴衆位娘。辦下接風酒。預備迎接。丫鬟答應。往後邊去了。西門慶下了樓。進福進祿磕了頭。問了備細。到書房等候。遲了半日不見來。官人步出大門。往外張望。不多時。月娘到來。坐着馱轎。小玉天香也是馱轎。玳安打着頂馬。王經帶着騾夫馱子在後。一齊下了馬。月娘下了馱轎。扶着小玉天香。進了大門。見了官人。道了萬福。衆姐妹在儀門接見。月娘拉着春娘說。妹妹們都好。我不在家。你可多操了心了。春梅等又與月娘道了喜。月娘說。還有喜呢。進去再說。衆僕婦丫鬟與月娘磕了頭。進入裡面。來到上房。大家坐下。官人忙問。你才說還有什麼喜。月娘說。我

定了日子要回來。忽然本城撫民州同死了。報了省樓臺。委了候補知縣署。歷城縣着小大官署了撫民州同。你道怎不是喜。官人說。有這等事。眞是喜出望外。又說起路途辛苦。春光明媚。怎的孝哥與媳婦不叫來。怎的親家再四的苦留。怎的我惦着家內無人。怎的他們才應了口。一一說與衆姐妹聽了。春娘說。大姐姐也太不放心。家中有我們這些人。有什麽事。多住幾個月何妨。與他們小夫妻也好。怎能捨得。說着。丫鬟擺上酒。上了南北碗菜。衆姐妹與月娘斟了盅。大家坐下。月娘叫小玉。叫袁家哥兒倆把那要緊的兩個箱子搭進來。小玉傳出。不多時。箱子搭到。月娘叫打開。一分一分的都拿出來。二人答應。開了箱子。都是開箱的弓鞋羅襪。手帕汗巾。金銀首飾。尺頭紬緞之類。共是五分。外有一分是給小二姐的。每位娘一分。按次交代了。月娘說。這是媳婦叫帶來的。說不能親來磕頭。些微薄禮。望衆位娘笑納。還有一分是與小二

姐要戲的。春娘道。途長路遠。又生受媳婦太多禮了。叫大姐姐○心。我們這裡謝了。說罷。叫衆丫鬟收起。又斟上酒。開懷暢飲。正飲中間。吳二舅來了。拖地一揖。說。他們姐兒倆明日來瞧。將入了坐。喬大戶差人問候。韓主管來興兒也來叩安。都回覆了。官人說。今日閤堂歡樂。不可草率了。叫三個美女。每人敬大娘一隻崑腔。我們下酒。楚雲秋桂珍珠兒答應。吹彈起來。各唱一隻。外邊玳安王經進福進祿與衆位娘行了見面禮。收進了行李。打發了騾夫。小玉天香收了月娘的什物箱子。上房裡掛上燈。鋪墊已畢。這才來巡酒。月娘說。酒夠了。咱們吃飯罷。上了羹湯點心。吃了飯。丫鬟遞上茶來。月娘說。你們坐着。我還無燒香呢。把我都鬧暈了。也到屋裡瞧瞧。於是先到祠堂行了禮。又到佛堂拈了香。衆姐妹陪到上房。官人也跟過來。大家坐下。月娘說。幾個月不在家。你們倒清靜。春娘說。把我累壞了。正應了俗言當家才知柴米貴的話。實在

不錯。那個想不到使不得。說。姐姐歇歇罷。我們看看屋子去。言罷。各自歸房去了。天晚了。點上燈。官人叫小玉又擺了酒。夫妻共飲。說了些日久離情。路途風雨。月娘不勝酒力。倦眼矇矓。官人說。你乏了。歇了罷。天香鋪了床。二人安寢。小玉放下帳幔。帶上隔扇。回房去了。次日。西門慶月娘早起。梳洗已畢。衆姐妹與月娘問了起居。大家坐下。小玉天香遞了茶。訴說西門孝之事。月娘說。好一座衙門。城池也大。街市很熱鬧。雲小姐過了門。像個官娘子。陪的兩個侍女如水葱兒一般。又聰明。又伶俐。正說着。只見春娘嚷肚子疼。坐不住。扶着楚雲回房去了。藍姐慌了手脚。說。大姐姐。快請姥姥罷。二娘別是要養了。月娘說。我打量還早呢。怎麽就臨月了。待我看看便知。說着。來到春梅樓上。見他疼得滿床打滾。月娘說。不錯。請人去罷。西門慶也來了。急叫玳安先請蔡姥姥。一面請任醫官快來。衆姐妹也來了。七嘴八舌。亂成一處。春娘疼得哭。屏姐

與他揉肚子。不多時。蔡姥姥來了。與衆娘子道了萬福。月娘說。你看看。我們二娘是要養了不是。蔡姥姥說。我一看便知。於是進了內室。見衆丫鬟圍着。春娘疼得更緊了。姥姥上前。掀起衣衫。用手一摸。說。虧我來得早。少時就晚了。用手拉下褲脚。露出兩條雪白的細腿。春娘說。快蓋上。這是什麼樣兒。姥姥笑說。這可怕不得人。月娘說。要怕人別偷嘴吃。嘔得春娘皺着眉。強笑說。我也豁出去了。由着你們擺弄罷。姥姥說。預備了小兒的毛衫被褥無有。藍姐說。都有了。草紙定心湯都備用下了。說着。任醫官到來。官人請入裡面。看了脈。醫官說。吾觀二夫人之脈不像單胎。若是雙生。得好生調養。咱們是通家。我是知道的。二夫人雖然年長。這還是頭胎。交骨要緊。若開遲了。大有妨礙。先用開骨散一服。車行五里見效。千萬要安穩。不可早坐草。達生篇說得好。一日睡。二日忍痛。三日慢臨盆。再要先備下人參湯。預備下韮菜醋。防着氣虛血暈。雞

子煮得老老的。黑白糖帶茶。不可吃涼的。千萬避風。說罷。告辭去了。官人送了回來。往姥姥說。將才醫官說了。脈上像是雙胎。姥姥留神才好。蔡婆說。我也看出來了。若是單胎早養了。老爹放心。老婆子經多了。官人叫服了開骨散。春娘睡了片時。只見又一陣疼。連聲喊叫。呼天喚地。哎聲不止。蔡婆說。是時候了。忙叫王六兒抱住腰。如意兒幫扶着坐了草。春娘又疼了一陣。蔡婆叫。扶住了。摸了摸。說。還差些。又等了等。只聽說。疼殺我了。呱拉一聲。產了一個雪白的娃子。衣胞隨着下來。蔡婆說。別鬆手。還有呢。王六兒與如意兒扶住。坐了片時。春娘的肚子又一陣疼。蔡婆說。別理他。瓜熟自落。少時。只聽春娘說。我的腰要折了。姥姥上前才一伸手。呱拉一聲。又養了一個白胖的嬰兒。衣胞也下來了。把官人喜得拍手打掌。藍姐說。還有罷。姥姥說。沒有了。一胎兩個男娃子。世上少有。還要多少。衆姐妹都喜歡。惟有金寶心中不樂。蔡婆先進了定

心湯。扶着坐了片時。神氣定了。這裡蔡婆收拾了嬰兒。說。一分被褥罷了。一件毛衫給誰穿。月娘說。我也胡塗了。叫碧蓮。快取你們的毛衫來。碧蓮說。舊了。還無洗呢。月娘說。舊的才好。若不是他有就要短了。碧蓮答應。跑了去。取了來。包裹停妥。只見春娘睜開眼又閉上了。官人說。二娘太傷了神了。把人參湯服些就好了。楚雲灌了幾匙。少時。春娘心神補起。睜開眼問說。養了個什麼。蔡婆說。二娘萬千之喜。這不是養的一對雙生。都是小官人。才包起來。春娘往床上一看。果見兩個娃娃。說。眞是男娃子麼。蔡婆說。婆子怎敢說謊。春娘喜出望外。不由得精神百倍。蔡婆說。奶奶可別忘了。我婆子要大大的討賞呢。說罷。後邊洗手去了。月娘說。這兩個孩兒是天賜的。還得個好奶子才好。碧蓮忙跪下說。娘若放心。小媳婦情願看兩個哥兒。官人大喜。說。你既願意。就着你看着罷。一面擺了香案。謝了天地。又到祖先堂佛堂燒了香。闔家與官人道

了喜。衆僕婦丫鬟磕了喜頭。月娘叫碧蓮自此搬進來看哥兒。又囑咐楚雲玉香。分派已畢。帶着衆姐妹回房去了。官人也回書房歇息。有喬大戶。吳二舅。謝希大。常峙節。賁弟付。孫天化。祝實念。白賚光都來道喜。官人在書房待茶。都說天賜的雙喜臨門。少時。大戶娘子。應二娘子。大妗子。二妗子。薛姑子。王姑子也來了。齊到春娘樓上。月娘衆姐妹都來陪坐。看見兩個銀娃娃。愛如珍寶。薛姑子道。二娘才是有福的。眞是螽斯衍慶。大戶娘子道。我們不白道喜。還要尋你的喜菓兒呢。說。我們不可久坐。三日再來。大妗子二妗子說。我們不去了。省得又來。大戶娘子與應二娘子兩個姑子告辭。衆人送至儀門。大妗子二妗子同月娘衆姐妹穿過大廳。回後去了。這一來畢竟如何。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　喬大戶二次聯姻　馮金寶含酸潑醋

荒言莫敍。

話說春梅一胎養了雙生。清河縣遠近皆知。無不誇奬。到了三天。官人叫在燕喜堂擺酒。叫了四個唱的與四個家樂。官客一齊到來。都有禮物。西門慶安了席。把酒來斟。下面是李桂姐。吳銀兒。董嬌兒。韓金釧。琵琶三弦。彈唱起來。堂客在春娘樓上擺酒。蔡姥姥來了。衆親眷姐妹都來添盆。洗了三。包裹起來。官人給了一疋大紅緞子。五兩銀子。衆女客都有賞賜。把個收生婆樂得眉歡眼笑。與衆人道了萬福。這才入坐。月娘斟了巵。閤堂歡慶。四個家樂都打扮得齊齊整整。嬝嬝婷婷。吹彈歌舞。十分幽雅。閤家都吃喜麵。無不歡喜。整吃了一日酒。官客先散了。堂客吃了飯。又到月娘房中。叫四個唱的唱至二更方散。次日。西門慶清

早起來。說。幾乎忘了事。今日是蟠桃會。永福寺請我赴善會。還得去呢。叫玳安胡秀備了馬。冠帶齊整。往廟中看戲去了。話分兩頭。單表喬大戶有一妻三妾。大戶娘子只生了一個女兒。許配與官哥。因官哥只活了三歲。將女兒養到十歲。與本府洪員外結了親。十七歲出了嫁了。去歲臘月。二房娘子養了一個女兒。今歲正月。四房娘子也養了一個女兒。都才兩三個月。這日。喬大戶也往永福寺出善會。不約而同。正遇西門慶在那裡。二人坐在一處飲酒看戲。才聽了三齣。只見喬通跑了來。說。爹回去罷。大娘要分娩了。喬大戶忙告辭。官人說。無聽見怎麼就要養了。大戶道。昨日親家的喜事。原不叫他去。他說才七個月。怕什麼。誰知今日就要養了。官人說。也是有的。或者是轉胎。亦未可知。瞧瞧再來。喬大戶告辭去了。忙到家中。已是分娩了。還是個男娃子。比足月的還壯。把大戶喜了個事不有餘。正亂着。西門慶來了。大戶讓至書房。毓秀

遞了茶。茶罷。官人說。等了半日不見去。是我放心不下。特來問候。尊夫人分娩了還是不是。喬大戶陪笑說。得了一個小兒。官人道了喜。說。親家可有了靠了。大戶道。我告訴一件奇事。自那年李鐵嘴到我家看相。因提起無兒子的話。他哈哈大笑說。這有何難。他給了我一副對聯。說是呂純陽留下的。說道五更風結桃花實。二月春深燕子巢兩句話。叫拿宋字寫了。虔誠焚香。掛在臥房。自然生子。我就從其言。如法掛了。先是二房生了一個女兒。後是四房又生了一個女兒。親家是知道的。今日拙荊又生了這個男娃子。你說信不信。官人說。也是親家虔心所感。才有這連生貴子之喜。大戶說。今日說到這裡。我有一句話。不知是不是。官人說。有什麼話請講。大戶道。預先原咱們結了親。美中不足。如今你得了一對雙生。我又添了兩個女兒。一個大一個月。一個大兩個月。我想天緣湊巧。何不你我仍續上親。豈不有趣。西門慶也樂了。連說。好

好。這是天賜的。等我回家與他二娘商議。咱們就做了罷。喬大戶也喜歡了。叫毓秀擺酒。官人說。另日擾罷。你也忙。我還商量親事去呢。說罷。辭了大戶。來到家中。一直到春娘樓上。見了春梅。將前後話說了一遍。春娘也很願意。說。自幼連姻才親。相就做了罷。官人說。等你滿了月。大家商量妥當。他家辦百祿兒。你們都去。就勢兒放了定就完了。說着。楚雲擺了酒。三人對飲。又說了些散話。點上燈。官人說。你歇着罷。我要睡個早覺兒。於是走出外間屋內。暗暗與碧蓮睡了。這袁碧蓮自從當了奶子。白日裡看兩個哥兒。晚夕陪着官人睡。兩個人打得如同火熱。過了十二天。春娘漸漸的硬朗了。這日與官人閒談。說。這兩個孩子出長了。也該起個名字。官人說。現成。那日在玩花樓。兩個鵲雀報喜。果然一胎生了兩個孩兒。一個就叫他喜哥。一個就叫他樂哥。好不好。春娘大喜。說。好。兩個名字就這麼叫罷。於是都稱爲喜哥樂哥。不在話下。到了

三月廿五日。是春娘的滿月。官人在聚景堂擺酒。叫了對子女戲。堂客在翡翠軒備席。預扮了四個家樂。有喬大戶。吳二舅。謝希大。常峙節。賁弟付。孫寡嘴。祝麻子。白賚光。都有禮物。還有任醫官。吳道官。韓主管。和尚道堅。也來作滿月。西門慶讓至聚景堂。入了坐。堂客到了。是大妗子。二妗子。帶着鄭三姐。段大姐。應二娘子。薛姑子。王姑子。李桂姐。吳銀兒。蔡姥姥。衆姐妹都打扮着出來迎接。各獻了禮物。都是八仙壽星。鈴鐺鎖子之類。還有各衙門差人送的燒豬燒鵝。整雞整鴨。各色包子饅首。擺了幾桌。月娘安了席。把酒來斟。開了大戲。唱了三齣帽兒。點了雜齣。跳了加官。放了賞。又有磚廠黃莊薛劉二相送禮賀喜。官人都回帖致謝了。這裡開了軸子。上了割刀點心。吃着飯看戲。翡翠軒也是一樣筵席。四個家樂與生旦幫場接唱。只聽得鑼鼓絲弦。好不熱鬧。衆堂客齊聲喝采。笑語喧嘩。整吃了一日酒。至晚才唱完了。煞了臺。春娘與衆親

眷道了謝。官客先散了。衆堂客來看滿月的嬰兒。一齊上了樓。碧蓮抱着喜哥。玉香抱着樂哥。大家看了一回。按次坐下。大妗子道。衆位看年成趕的。這娃子都會笑了。二妗子說。姐姐說的不錯。這一個比哥哥還詭頭。都會吃手了。衆人喜之不盡。丫鬟上了茶。又坐了一會。大家告辭回家去了。不言衆姐妹也各自回房。單說馮金寶來到自己樓上。滿心的不快活。與珍珠兒說道。你看老天不公道。咱們百計千方。連個女兒不能養。你看他二娘。不知什麼時候合了把。三搗兩搗就帶上了。養個娃子我也不惱。怎麼偏生了一對雙生。豈有此理。珍珠兒說。我也是看拉不上。想是爹才起來。誰又補了一個。金寶說。這也罷了。才養了幾天。就商量要結什麼親。保得住準活定了。可巧就有兩個孽種。他們就鬧反了。氣殺我也。藍如玉不是樣子。白是個丫頭。還疼得像鳳凰蛋。如今又有了這兩個崽子。還不當祖宗養活麼。你我熬什麼。瞅着下巴過罷。

明日楚雲也美定了。你看他不像浪六兒。每日變着法打扮。不知要怎麼哄你爹。那行貨子認假不認眞。若哄轉了。他是個才開花兒的丫頭。還愁弄不出唾沫蛋來。說着。哭起來。開言大罵。珍珠兒說。不妨事。咱們想個方法。喚虎出洞。把爹襯過來。咱們也養個雙生爭口氣。金寶說。傻丫頭。還襯什麼。你看楚雲小娼婦粉頭還算不了什麼。二屋裡的三十歲的人還浪出水來。他們又是從小兒的陳賬。咱們騎着馬也趕不上。還說什麼。任(認)命罷了。越說越惱。一頭躺在床上。賭氣睡了。到了次日。月娘自回家未能歇息。又聞知金寶妯娌不和。暗中爭論幾次。看不上又難解勸。日夜憂思。釀成一個肝氣病。連日辦理喜事尙還未覺。這日吃了飯。睡了一覺。忽然心裡疼。兩肋發脹。就不好了。叫小玉𢬵撒心口。揉肚子。越發疼得很了。只疼得滿床摺餅。哎聲不止。衆姐妹都來了。七嘴八舌。亂成一處。說。昨日還好好的。今日就病得這樣。金寶說。人吃

五穀雜糧。那裡保得住不生病。好運不善交。否極泰來。春娘瞅了一眼。才不說了。只見月娘略疼得好些。說。你們不用害怕。把劉婆子叫了來瞧瞧我就好了。春娘忙着人叫劉婆子。去不多時。他就來了。進門先燒香。看了看。說。大娘是撞客了。給了一道符。一包面子藥。用涼水吃了。少時。疼得更緊。抱着心。四肢冰涼。小玉慌了。告訴官人。西門慶跑來一看。心下着忙。即叫玳安。請任醫官去。看看大娘怎麼了。玳安答應去了。這裡月娘出起汗來。只是害冷。官人也無了主意。連聲嘆氣。正在着急。大夫來了。官人說。快請進來。迎至房門。醫官進了上房。與官人見了禮。說。看那一位。官人說。我家大娘不知怎麼了。求老兄看看。醫官進了內室。診了脈。問了起居。大夫說。大娘是六鬱傷肝。肺受風寒。閉濇不通。名寒火肝氣痛。此症必須急治。不然日久傳經。就作了根子。擔不起。必須五積散。再加平肝順氣的藥。方能見效。若看錯了。非同小可。官人也愣了。

說。求老兄救他才好。醫官說。不妨。脈氣有餘。就只費手。學生無不盡力。開了方子。說。吃了藥。明日再看。言罷。告辭去了。這裡玳安打了藥。小玉煎好。打發月娘吃了。睡了一覺。略見好些。次日。醫官來了。診了脈。改了方子。又吃了兩劑。雖解了肌。止了疼。只是飲食不進。四肢無力。衆姐妹說。還得吃藥。人是鐵。飯是鋼。不吃東西。着什麼調養。無法。一連又服了兩劑香砂平胃散。才漸漸的見了效。胃口大開。一日好似一日。整病了一個月。用心調養。才大好了。西門慶親身謝了醫官。送了八疋大緞。一對元寶。才平安無事。日往月來。不覺過了兩個月。這日。喬大戶家辦百祿。月娘也大好了。衆姐妹都打扮得齊齊整整。嬝嬝婷婷。備了八隻羊。八罎酒。十疋大緞。十疋錦緞。還有小金鐲。八吉祥。鑲嵌珍珠寶石。纓絡項圈之類。帶了侍女丫鬟。也是新衣新裙。到喬大戶家作百祿。帶放揷戴。大戶娘子迎接。道了生受。讓至大廳上擺酒。早備下名班大戲。只聽

得鑼鼓喧天。鼓樂齊鳴。上了南北碗菜。把酒來斟。開了大戲。先唱帽兒。後唱小戲。閤堂歡慶。飲酒中間。月娘春娘說。我們一事兩勾當。親家老爺許的親。挿戴了罷。大戶娘子道。我們也議妥了。既是衆位娘們不棄嫌。親上結親。祥瑞無比。就賞了罷。春娘大喜。說。把我們媳婦抱出來。大家看看。大戶娘子說。這是自然。忙叫奶子一人抱着一個。來到席前。月娘抱了大的。春娘抱了小的。仔細觀看。雖是小兒。都穿着紮繡的衣裳。帶着孩兒髮。都是面白如玉。口似塗硃。兩雙眼如一汪秋水。四隻手似出土葱枝。好兩個女娃子。把春娘愛得動不得。忙叫楚雲遞了如意。又與小娃子各戴了四個小金鐲。說。大的是喜哥的媳婦。小的是樂哥的媳婦。是我們的人了。過了十歲再磕頭。大戶娘子大喜。說。好是好。就只太便宜了二娘。養大了。還得找給我們飯錢。說得哄堂大笑。奶子抱了小娃子去。大戶娘子與春娘換了盅。全了結親之禮。大家飲酒看戲。正

飲中間。喬通說。西門老爹來了。大戶忙整衣出迎。西門慶說。今日是女眷的事。務必要我做什麼。大戶說。雖是如此。怎麼親家倒不來呢。咱們不是外人。不可上俗套了。說罷。讓至裡面。衆姐妹都站起來與官人道了喜。西門慶與大戶娘子也道了喜。又與喬大戶對長揖。廊下東西原設兩席。東邊讓官人坐了。西邊是大戶親族陪坐。喬大戶斟了酒。上了席面。小旦下了臺。官人與堂客點了戲。按次唱起來。大戶不許跳加官。包了賞。開了軸子。上了羹湯點心。吃了飯。官人告辭。先回去了。衆姐妹又到大戶娘子臥房。與女娃子頑耍一會。看了百祿。小兒雖不足月。比足月的還壯。丫鬟遞了茶。大家坐下。才要點燈。月娘說。天晚了。我們回去罷。大戶娘子讓至再三。春娘說。這還怕不來麼。說罷。月娘帶領姐妹丫鬟回家去了。一宿晚景不提。到了次日。西門慶無事。在書房閒坐。悶得了不得。叫春鴻文珮二人拿了氣球。踢了一回。十分丰采。提起興來。

叫文珮叫了四個大丫頭來。也踢氣球。小玉楚雲答應。挽起袖子。拽起衣襟。露出紅綠汗巾。配着丁香小脚兒。踢了一回。次是秋桂珍珠兒。也挽了袖子。拽了衣襟。戴着黃澄澄的響鐲。上色膝褲。踢將起來。如萬花飛舞。早有小丫頭報與衆姐妹。春娘藍姐屏姐黃姐都來了。惟有月娘金寶無來。春娘說。你們好樂。就不叫我們（一）聲。怪行貨子。安着什麼主意。我們偏來攪你。看你怎麼着。官人也笑了。說。小油嘴。單管胡說。我坐得悶得很。叫他們耍子解悶。有什麼事。春娘說。既無事。咱們大家耍耍。我出個主意。點着名兒。叫他們拿着對踢。官人說。很好。先叫春鴻與楚雲踢。二人答應。踢了一回。果然好看。春娘說。我也要點一對。叫秋桂與文珮踢。二人答應。踢了一回。也甚可觀。官人說。又該誰了。小玉珍珠兒說。我們二人踢罷。藍姐說。小脚兒對小脚兒才好呢。二人答應。也踢了一回。珍珠兒滑倒了。蹬開了汗巾。幾乎掉了膝褲。把衆人都笑癱

了。官人說。既來之。則安之。你們既說小脚兒好。我要你們裡頭點一對。二娘有孩子。三娘不會踢。望着屏姐黃姐說。我要叫你們踢一回。可使得麼。二人說。有什麼使不得的。大家湊趣兒才熱鬧。言罷。二人拽起衣裙。天氣炎熱。都穿着漏紗膝褲。五色香絡。繡花弓鞋。踢將起來。只聽得響鐲叮咚。如蝴蝶一般。神出鬼入。遍地金蓮。風也不透。雨也不漏。官人連聲喝采。把春娘藍姐都看獃了。藍姐說。不知四娘五娘有這段武藝。明日教給我也學着踢。二人踢了半日。把氣球踢上天去。用手接住。才不踢了。官人叫人擺酒。與娘們道乏。丫鬟拿了一個攢盒。五個人在書房痛飲。酒至半酣。春娘叫春鴻文珮拿琵琶來。說。相公們別淨認得爹。今日要勞動勞動二位。唱幾個曲兒聽聽。春鴻暗笑說。二娘又犯了醋了。忙答道。娘們賞臉。敢不盡心。於是二人唱了幾摺。比尋常聲響神足。官人也樂了。換了大杯。又飲了一會。五個人只吃得前仰後合。大醉而

歸。不提。這一來畢竟又當如何。且看下部分解。

三續金瓶梅卷之八

訥音居士編輯

第三十六回　遇恩詔任轉沂州　甘小姐黌夜被盜

話說西門慶聯姻之後。寒來暑往。不覺過了一年。這日是喜哥樂哥的一週。月娘叫丫鬟在大廳上放了八仙桌。鋪上紅氈子。擺了許多的什物。是梳抿。戥子。算盤。筆墨。曆書。如意。文玩。琴劍。元寶之類。預備抓週。衆姐妹來了。都是穿紅掛綠。着紫披藍。春娘帶着奶子碧蓮丫鬟玉香。每人抱着一個娃子。來至大廳上。一齊坐下。丫鬟上了茶。月娘說。抱過娃子來。就抓起來看。於是碧蓮玉香把娃子抱在桌子上。衆姐妹看着抓週。月娘說。我兒愛那個就抓起來。只見喜哥先抓了曆書。樂哥後抓了

聞詩不錄。

戳子。衆姐妹說。大哥兒後來必是好念書。大丫鬟們說。二哥兒後來必有錢使。又看着頑耍了一會。收起曆書戳子來。須臾抓畢。就在大廳上擺了酒。大家暢飲。春娘與屏姐黃姐金姐說。今日咱們自己唱。也多喝盅兒。三人說。好極了。誰唱錯了。罰酒三盅。月娘藍姐說。既是四位高興。我們也出個主意。叫大丫頭跑竹馬。小丫頭跳百戲耍子。好不好。春娘說。這才有趣兒。說罷。大家彈唱起來。丫鬟們跑跳頑耍。大官人來了。說。我將趕上。打發了縣官。起了身。又有人告狀。擔誤了工夫。發放了才來的。說着。抱過兩個娃子來。問。抓了什麽了。月娘說。大的抓了曆書。小的抓了戳子。好不好。官人點頭說。吉祥如意。將娃子遞與了碧蓮。丫鬟斟上酒。趕了幾盅。又叫姐妹四人每人唱了一個曲兒。看着丫頭們跑竹馬。跳百戲。正飲着。玳安回說。謝爹與常爹來了。官人出迎。二人作了揖。說。我們趕嘴來了。今日正在酒樓吃酒。遇見王經說哥今日家中與小

哥兒抓週。怎不告訴我們。特來要酒吃。官人說。小兒俗事。故此未敢驚動。既來了。酒是現成的。說着。進了書房。三人坐下。叫文珮搭了桌子。立刻擺了許多的嗄飯。春鴻斟了酒。大家喝起來。官人說。我正想個人。大家坐半日。你們來得巧。咱們盡醉方休。又說起喬家續親之事。二人誇獎不絕。叫春鴻文珮唱了回南曲子。三人划拳行令。整吃了半日酒。點上燈才吃飯。又坐了一會。天交了二鼓。告辭回家。不提。話不可重敍。且說這一年是建炎十二年。宮中皇后生了太子。天下放了淨牢大赦。內外大小官員。文職揀才學好的。武職揀軍功大的。俱實加一級。軍民各有賞賚。蠲免一年地丁錢糧。天下頒了詔。雨露均沾。言不着別省之事。單說太監藍璧見聖旨一下。心中記掛女婿。奈他文才太淺。難以保奏。忽然想起西門孝來。他是科甲出身。且文章通達。現署歷城縣撫民州同。不薦舉他保誰。主意已定。次日。五鼓朝參。上了保本。薦舉了西門孝。

龍心甚喜。准了本。將西門孝實加一級。現有山東沂州府知府員缺。即着西門孝補授。欽此。部文行到濟南府。即轉到歷城縣。西門孝接了文書。見是奉旨補授沂州府的恩旨。不由得喜出望外。即排香案。望詔謝恩。闔城官員都來道喜。把甘小姐喜得眉歡眼笑。丫鬟丹鳳青鸞與小官人磕了喜頭。先差人與雲裡守道喜。參府聞知。喜之不盡。即來到衙中。與西門孝道喜。衙內大擺筵宴。衙役三班都來叩喜。西門孝叫聶雨湖修了一封報喜的家信。差人上清河縣報喜。這裡即行文書。委員署印。先拜了闔城官員。本城府道縣官。每日會酒。不上半月。委員到了。西門孝打點行囊。定於月外起身。擇吉交代印信。交割府庫錢糧。雇了馱轎。裝了箱子。整忙了十日。雲裡守特來送行。雲夫人與女兒難割難捨。送了好多的路儀。坐至二更。與甘小姐灑淚而別。到了次日。李德楊安上了馱子。扣備鞍馬。西門孝帶着家眷。坐了馱轎。官役護送。全分執事。

起了身。大小官員送至十里亭。西門孝下了馬。領了餞行酒。辭了同寅官吏。上了官塘大路。行至首站。早有雲參府在那裡等候。歷城縣預備下程。西門孝與甘小姐住了一夜。翁婿父女。不忍分離。到了次日。官差不由自身。無法。與雲裡守拜別。上了轎馬。家人在前引路。往沂州府上任去了。話分兩頭。且說西門慶這日從衙門中來。將至大門。就遇見下書的承差。下了馬。與官人叩喜。官人說。喜從何來。承差將恩詔加級。少老爺吹陞沂州府的話。細細說了一遍。官人聽了。說。這才是天錫純嘏。連忙與來人道乏。叫王經讓到學房裡坐。官人來到上房。見了月娘。學說一遍。月娘說。有這等事。可有書信。官人說。還未問他。說着。玳安進來。將書呈上。說。承差說因包馬來遲。未能面遞。問有回書無有。即刻回縣交差。官人看了書信。見上面都是文話。把春鴻叫了來。細細講了一遍。才知是重沾雨露。與父母叩喜。上了任再來省親。闔家都好。其餘不過

是吉祥話。末尾寫不肖男某叩拜。夫妻大喜。衆姐妹都來了。春娘說。咱們可好了。雙喜臨門。都與官人月娘道了喜。紛紛議論。西門慶叫玳安待來人酒飯。修書一封。又賞了二十兩路費。打發去了。這裡官人把來興兒叫了來。差往沂州府。與西門孝賀喜。一面排了香案。答謝天地月娘在上房擺酒。請官人衆姐妹吃酒。四個家樂家常打扮。都是比甲裙衫。繫着各色汗巾。下邊彈唱。闔堂歡慶。正飲中間。賈守備。秋提刑。張團練。劉學官。張二官。李知縣差人道喜。又有吳二舅喬大戶來了。官人讓至書房。將坐下。謝希大。常峙節。賁弟付。二搗鬼來了。與官人道了喜。大戶道。親家今年迎着喜神了。你看一連幾件喜事。小大官三四年的光景。連陞三級。往後還不可羨(限)量呢。謝希大道。別的不以爲奇。最好的是三任未離本省。也是祖功宗德。才能光前裕後。玳安胡秀春鴻文珮遞了茶。六人說。失陪了。我們還有事呢。說罷站起。官人送至儀門。有

吳典恩會了孫寡嘴祝麻子白賚光。也來道喜。西門慶讓裡面坐。四人告辭。說。哥也有事。我們再來罷。說罷去了。官人回至上房。衆家丁婦女與官人叩了喜。先不吃飯。與月娘到祠堂磕了頭。又到佛堂燒了香。才吃晚飯。點上燈。越想越有趣。官人要了鼓板來。叫春娘吹笛。屏姐抓箏。自己唱了幾隻崑腔。天交二鼓。才入房安歇。不在話下。且說西門孝上了路。飢餐渴飲。曉行夜宿。走了十幾日。這日到了沂州府的交界。早有闔城的官員。滿副執事。預備着大轎。在郊外迎接。西門孝下了馬。按次接了手本。見了禮。上了大轎。一把紅傘引路。排開旗鑼傘扇。黑紅帽子。手執板棍。只聽得十三棒鑼鳴。衙役喝道。來到了關廂。早驚動了軍民百姓。人山人海。齊來觀看。不多時。進了城。只見三街六市。甚實齊整。過了幾道牌樓。來到了府衙。各門上結綵懸花。三班衙役排班伺候。大堂上拜了印。到二堂坐下。屬員齊來參見。公事已畢。掩了門。官眷到了。進

入後堂。卸了馱子。一切箱籠。搬到裡面安放妥了。西門孝出衙。拜了同寅官吏。都有下程禮物。回到衙中。大擺筵宴。不必細説。自次日起。每日衆官擺酒唱戲。與西門孝接風。整忙了十數日。揭(謁)見了統制。告了假。擇日省親。查完了倉廒府庫。不覺過了一個月。西門孝叫李德楊安雇了頭口。收拾行李。定於次日起程。與甘小姐告別。夫妻吃了半夜酒。次日。騾夫到齊。扣備鞍馬。將開城門就起了身。李德引路。馬夫馱子跟隨。衆官在十里亭送行。西門孝領了帖。説。回程再敍。鞭鞭打馬。逕奔清河縣省親去了。不言西門孝起程去後。且説沂州府衙中。只有甘小姐帶着青鸞丹鳳。每日悶坐衙中。這日無事。娘兒們做針指解悶。至三更方睡。都乏了。睡得人事不知。不想本府有一伙幫閒的搗子。輪急了。勾起賊心。説。新任的知府來的伙式。必有資財。咱們定一計。趁本官不在家。你我都打了臉。今夜到他家偷些衣物。大家受用。豈不是好。衆人甚

喜。主意已定。是夜。果然抹得黑煤烏嘴。帶了薰香。來到府衙的後牆。聽了聽。鴉雀無聲。衆人越牆而過。原來是座花園。轉了幾個彎子。從罩房牆上跳入後院。也無動靜。只見有一個後門。又聽了聽。俱已睡熟。衆人大悅。點着了薰香。撥開門。點起了亮子。如走無人之境。你這個話就說離了。堂堂府衙。豈無人知覺。看官。天下衙署。宅門一里爲內宅。官役不能入內。雖有侍女丫鬟。已被薰香薰住。就是英雄好漢。也敵他不住。故衆賊放心大膽。任意狂爲。閒言少敍。這些人也不進內室。將西屋收放衣物箱櫃打開。把上樣的皮棉衣服紬緞尺頭包了七八包。零星餘物丟了一地。仍歸舊路。出了後門。只聽一陣狗咬。早驚動了兩個巡更的更夫。一個拿着撓鈎。一個帶着順刀。將走至罩房後更道。見一伙人扛着大包袱。藏藏躲躲。就知有了賊了。他二人是打拳脚弄鎗棒出身。不慌不忙。隱住了身形。見臨近了。一個用撓鈎先搭住一個。這一個掄拳

亂打。一脚也踢倒一個。拔出刀來。說。往那裡跑。衆賊見勢頭不好。撂下包袱。都東竄西逃。上了牆。逃命去了。這裡二人見得了包袱。只顧尋找物件。被獲的兩個賊得便也跑了。這人說。我在這裡看着。你到裡面叫人來。大家查看。那人答應。來到宅門。叫了半日。無人答應。還是茶房的老婆子在夢中驚醒。說。不好了。怎麼都叫不應了。撥開門。進房一看。見後門大開。甘小姐與兩個丫鬟都背了氣了。大睜着眼睛。說不出話來。婆子就知是受了薰香。忙點上燈。叫起伙伴來。取了酸菜湯。給甘小姐兩個丫鬟灌將下去。半日才甦醒過來。嚇得渾身打戰。放聲大哭。說。眼瞅着十幾個人進了西屋。明燈蠟燭。開了箱櫃。把衣物都拿出來。只不能說話。也動轉不得。你們還不拿住。不然東西都丟了。婆子們說。外面報得。東西奪下。賊都跑了。甘小姐說。雖無拿住。難道饒了他不成。婆子說。先查點了衣物。再作道理。於是到宅門。叫來人將包袱交進。查明聽

信。更夫即到更道。二人將包袱交進來。丫鬟與甘小姐一一查點。一件不少。才把心放下。說。此事也不是我辦得。等小官人回來。再辦不遲。婆子們忙跪下說。求奶奶千萬不究才好。若官府知道了。闔衙的人都擔不住。就是街道廳也有不是。奶奶行好得好。開恩饒了罷。甘小姐點頭說。既如此。以後叫他們小心。我不究就是了。婆子磕了頭。到宅門說。你們放心罷。夫人施了恩了。二人大喜。回班房去了。說着。天亮了。婆子回房整理。不提。再說西門孝在路走了十幾日。這日到了清河縣交界。早有探馬報了各衙門。有賈守備。秋提刑。張二官。李知縣。張團練。吳巡檢。都到接官廳迎接。遞了手本。西門孝見了吳典恩的名字。想起了舊日的仇恨。點了點頭。一聲也無言語。下了轎。與衆官見禮。都稱叔伯。瞅了吳典恩一眼。就上了轎。進城去了。早有大官人差人來接。到了家。西門慶月娘衆姐妹都接到儀門。跟依衙役閃在一傍。西門孝下了轎。進了

大門。與官人月娘叩了安。又與衆姐妹見了禮。父子久別。不免傷心難過。拉着手進入裡面。西門孝又與官人月娘衆姐妹行了喜禮。悲喜交加。又到祖先堂磕了頭。拜了佛堂。回到上房。衆家丁婦女與小官人叩了喜。遞上茶來。父子這才敍話。問了媳婦好。說起恩詔沾恩。喜出望外。是僥倖。從人獻上土儀與甘小姐叩喜的稟帖。月娘甚喜。叫丫鬟與各房分送。說着。吳二舅喬大戶來了。官人讓至書房。道了重喜。將坐下。有賈守備。秋提刑。張團練。劉學官。張二官。李知縣來送下程。西門孝說。知道了。收下罷。又有謝希大常峙節也來道喜。一同讓至書房。敍了寒溫。與大戶二舅同坐。春鴻文珮上了茶。四人共飲。大戶道。小大官福隨貌轉。發了福了。希大道。衣錦榮歸。天倫樂事。又坐了一會。四人告辭。官人也不強留。都回去了。西門孝又到各房裡看了。家人男婦各賞銀十兩。這才擺上酒。父子月娘衆姐妹坐了一桌。上了整桌的席面。丫鬟斟了

酒。骨肉團圓。官人叫四個家樂唱了幾個吉祥曲子。又唱了幾隻喜慶崑腔。整吃了半日酒。至晚安歇。西門孝仍跟着月娘官人在春娘樓上歇了。次日一早。西門孝與大官人同到墳上祭了祖。叫張安辦理修理墳塋。西門慶先回來。西門孝後進了城。拜了各衙門官員親友。至晚回家。不必細說。第三天是喬大戶與西門孝接風。叫了名班大戲。請了官人月娘新親家衆姐妹吃酒。至晚方散。西門慶大醉而歸。話休饒舌。西門孝一連住了十天。今日這裡接風。明日那裡撣塵。一日無閒。這日。西門孝要回任。月娘那裡捨得。西門孝道。爲兒的也不願去。但食君之祿。身不由己。望父母寬心保重。明日就起程了。說罷。叩辭了。又到各房告辭。都戀戀不捨。一面叫從人收拾行李。打點包裹。衆姐妹備了餞行酒。整吃了半夜。次日。拜辭了。官人月娘衆姐妹送至大門。母子灑淚而别。西門慶與吳二舅送至永福寺。衆官吏送至十里亭。只見李德打着頂

馬。西門孝穿着行衣。騎着大馬。楊安在後帶領官役馱子。前呼後擁。回任去了。畢竟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　辦秋審連陞三級　過沂嶺絕處逢生

荒言莫敍。

却說西門孝省親回任。走了數日。這日到了本府交界。早有本縣帶領四衙衙役三班迎接。西門孝下了馬。大家見禮。換了大轎。全副的執事。進了城。穿街過巷。喝道鳴鑼。進了衙門。衆官參見已畢。掩了門。甘小姐帶着青鸞丹鳳接入裡面。敍了些遠別的離情。在後堂擺酒。與小官人接風。又有本道知縣來送禮物。全行收下。整吃了一日酒。至晚。夫妻入房。青鸞丹鳳伺候上床。放下帳子。久別勝似新婚。不免魚水和諧。相親相愛。不必細說。到了次日。坐了堂。辦了公事。又出衙拜了本道大小官員。至晚回衙。有本道姓徐名繼祖。是個四海人。久聞西門慶的大名。未能見面。今見西門孝本府同寅。十分愛慕。意欲換帖。差人送了一臺戲。

四個家人。門上的回了。西門孝叫戲子外邊等候。將四個人帶進來。與小官人磕了頭。舉目一看。見是兩個小童。兩個長隨。西門孝問道。小的多大了。叫什麼名字。二人答應。一個〔說。〕叫侍書。十五歲了。一個答道說。叫侍硯。十六歲了。又問道。那兩個大的呢。二人答應。一個說。小的叫呂有。卅七歲。一個說。小的叫崔成。卅五歲了。又問。有家小無有。呂有說。小的女人廿五歲。崔成說。小的女人廿三歲。都願投主人。討碗飯吃。西門孝大喜。又看小的。眉清目秀。伶俐聰明。再看大的。年力精壯。善相老誠。西門孝說。好。正無人使。都留下罷。先拿帖致謝。明日會酒。面見再謝。叫戲子在戲臺上預備。客廳上擺席。遊廊上掛燈。各門上都要掛彩紬。煩聶先生寫了請帖。備下南北筵席。到了是日。先是徐道臺來了。西門孝道了謝。後是本縣教官。參府守府。千戶百戶都到齊。新來的侍書侍硯上了茶。茶罷入席。把酒來斟。開了大戲。徐道〔臺〕說。久仰大名。

幸得同府。一見如故。可見有緣多矣。欲討臉。若不棄嫌。你我何不做個兄弟。豈不親近。西門孝大喜。說。既蒙擡愛。求之不得。於是二人敘了年齒。徐繼祖長五歲。稱爲年兄。西門孝是世弟。二人換了帖。又拜了揖。才看戲飲酒。小戲唱完。上了熱吃點心。跳了加官。放了賞。開了軸子。吃了飯。大家品茶。天晚了。煞了臺。衆官站起道了謝。一齊散去。話不可重敍。光陰似箭。不覺到了中秋。是年是大考之期。本府各縣都來考試。西門孝出了題。也是搜撿入場。沂州府十分熱鬧。各行買賣。園館居樓。是人山人海。送場的。應役的。不計其數。完了篇。交了卷子。出了場。西門孝與聶雨湖批點了。擬了次序。出了榜。大家觀看。中了的歡天喜地。落第的無精打采。不在話下。且說西門慶打發西門孝回任去後。四月廿五日是春梅的生日。官人說。今年同不得往年。他是有功之臣。必須好好的辦一辦。叫人定下對子戲。與四個家樂合唱。在木香亭擺酒。到了是日。

月娘差天香兒請了春娘。衆姐妹都來了。春娘說。姐姐又多禮。年年做什麼。說着。擺上席。開了大戲。丫鬟僕婦拜了壽。春娘斟了盅。大家暢飲。春娘說。我的扇子忘了。叫玉香取了來。丫鬟答應。將走至儀門。遇見了胡秀。這小優兒想起了心事。拉住玉香。往學房裡跑。說。今日可等着你了。玉香不知是那一葫蘆藥。胡秀說。完了事告訴你。不容分說。按在床上。巫山交會。玉香要喊。被胡秀摀住嘴。軟語溫存。百般哀告。玉香無法。只得依從。正在難解難分。不想官人解手。驀地走來。見屋內有人。進房一看。見二人正在拉拉扯扯。官人大怒。說。你們做什麼呢。胡秀跪下。哭着說。爹別生氣。小的實說。玉香未來時原許了我。不想主人把他賣到爹家。小的投來。一爲報爹的恩。二來實是不捨玉香。說罷。只是磕頭。官人也笑了。說。既如此。何不早說。若是別人。斷乎不依。不必哭。明日把他給了你就是了。胡秀又磕了頭。官人仍回木香亭。吃了飯。聽完了戲。天

晚了。點上燈。又坐了一會。大家安歇。不提。再說西門孝到任一年。這日辦理秋審。有兩件人命重案。看着不符。即調出口供案件。細細查訪。始知前任貪了贓。屈刑拷問。勒令成招。定了死罪。西門孝稟明本道。從新會審。才將惡棍並凶徒拿究。翻了案。審出誣良爲盜借劍殺人的寃枉。一件是無頭公案。一件是賣命替死。洗明寃枉。釋放良民。將凶犯入於情實。收監候旨。徐道臺大喜。說。若非老弟秉公勤政。險些兒屈殺了人命。可嘉之至。於是詳了臬憲。回明了按院。亦甚誇奬。將此事奏明天子。高宗皇帝龍心甚喜。先議敘了。保官藍璧奉旨。西門孝秉公辦事。愼重秋審大典。着即補山東泰安府兵備道。現在地方不靜。着查訪雜犯。欽此。欽遵。到部用了印文。按站飛遞到沂州府。把西門孝也愣了。說。我有何能。才到任年半。又調了泰安府兵備道。皇恩太重了。西門孝以何報答。即排了香案。謝了恩。闔城都來賀喜。把甘小姐喜得無可不可。西門

孝說。這倒好了。泰安府離此不遠。容易上任。甘小姐說。幾時起身。西門孝說。新官到了任。交待了。就得收拾起程。說罷。即修書一封。差人上淸河縣稟知父母。甘小姐擺酒。與小官人賀喜。夫妻痛飲。滿面春風。叫靑鸞丹鳳彈唱歌舞。原來二丫鬟是自幼敎師傳授排演的。有板有眼。眞有繞樑之音。十分幽雅。飲至二更。酒夠了。撤去殘席。上床安歇。次日。各衙門賀喜會酒。不必細說。過了三日。甘小姐打點細軟。叫裁房做了道臺的袍襯。銀匠釘了一條藍鞓玉帶。帽匠做下三品烏紗。靴匠做了方頭朝靴。諸事已畢。等候上任。過了半月。只不見來。這日。西門孝在書房悶坐。衙役報道。新官離此不遠。接到何處。西門孝說。預備全副執事。接到官廳。我在衙門裡等。差役答應。接待去了。衙門內結彩懸花。堂上貼了上任大吉。不多時。新官到來。西門孝接至儀門。大堂上交待了印信。敍了禮。新官告辭。暫回公館。這裡小官人收拾行李。住了三天。大擺酒

席。與新知府徐道臺閤城官員吃了一日酒。不忍分離。次早起程。前呼後擁。出了城。來到十里亭。衆官都在那裡送行。西門孝下了馬。各領了三杯酒。告了別。上馬。帶着家眷上任去了。在路行程。正遇陽和天氣。看了些青山綠水。住的是公館驛站。走了幾日。這日起得早。走至一座大山。是沂州府有名的沂嶺。天降一陣大雨。甘小姐的馱轎遚(落)在後面。西門孝只得前進。進入山口。只見道路難行。過了幾個彎子。有兩條路。不知從那裡走。正然尋路。只聽得一棒鑼鳴。出來了無數的嘍囉。攔住去路。說。往那裡去。犯吾境界。留下買路金銀。放你過去。牙蹦半個不字。叫你目下作鬼。西門孝一見。掉下馬來。騾夫從人都跑了。嚇得渾身打戰。李德楊安跪在地下。說。我們是上任的。這是官夫。那有金銀。放我們過去罷。內中一個頭目說。上任的更走不了的。宋朝的官有什麼好人。必是贓官汚吏。孩子們。與我拿上山去。嘍囉答應。不容分說。把西門

孝鷹拿燕雀。摶上山來。嘍囉報與寨主。到剝皮亭朝上跪倒。說。啓上大王。適才巡哨。拿了三隻肥羊。乞令定奪。列公。此山叫作沂嶺。上是通泰安府的大路。山上住着個草寇。綽號黑旋風。名李鬼。手使兩把板斧。身高力大。招聚了上千的嘍兵。肖(嘯)聚山寨。只因此山出了草寇。把沂州進香的都斷了。是一個不學好的歹人。李天王聞聽來報。滿心歡喜。說。在那裡。帶進來。嘍囉答應。把西門孝推推擁擁。拿到剝皮亭朝上跪倒。只嚇得。

魂飛海外三千里。　十二重樓喚不回。

李天王問道。你是那裡來的。西門孝滿眼灰淚。說。啓上大王爺爺。小官是泰安府上任的。並無衝撞。望乞饒命。李天王大怒。說。大宋的官兒那有好的。我們不久要奪他的天下。滿朝文武全行殺盡。別說你一個狗官。也提在話下。喝令。孩子們。與我把他綁在樁上。用涼水澆頭。摘心滲

酒。嘍囉答應。將西門孝剝了衣服。五花大綁。綁在樁橛上。可憐一個文字官。小小年紀。那裡受得。只嚇得放聲大哭。魂不附體。嘍囉跪倒說。請大王幾時開刀。假李逵說。且住。待我問明來歷。再斬不遲。說罷。下了金交椅。走到樁前。說。那漢子叫什麽名字。那裡人氏。西門孝大放悲聲。說。小可是沂州府知府。名叫西門孝。東平府人氏。李鬼又問。你是上任的。是回任的。從實說來。西門孝喘了半日。說。只因秋審大典。翻了兩條人命重案。天子龍恩。把我補授泰安道。上任的是實。說罷。昏將過去。李天王聞聽。半晌無言。說。住了。昨日我母親說。表兄因無頭案屈打成招定了死罪。虧新任知府翻了案。釋放回家。別是此人。待我再問他一問。想罷。復又問道。那漢子果然是沂州府麽。有什麽憑據。西門孝甦醒半日。才答道。現有劄符爲證。不敢說謊。假李逵回嗔作喜。叫嘍囉快鬆了綁。拖地一躬。說。恩官受驚了。小人不知。多有得罪。忙叫嘍囉穿好衣服。讓

至剝皮亭。敍禮讓坐。西門孝那裡敢坐。李天王說明緣故。方才坐下。西門孝復又站起。說。謝大王不斬之恩。李天王笑道。長官若不說明。險些兒白送了性命。若不是表兄說起。如何得知。嘍囉衝撞。小人之過。西門孝說。大王大德。感之不盡。既蒙釋放。外面還有家眷。未知存亡。就此告別。李天王還要擺酒。西門孝執意不肯。無奈。叫嘍囉護送下山。尋找家口。李天王送至寨門。西門孝得命下山。李德楊安也放出來。原來甘小姐的馱轎走至山口。聽得鑼鳴人喊。就知有了歹人。衙役頭兒說。不好。快些逃命。與呂有崔成保着馱轎。藏在一叢樹林內一座破廟中躲避。把小姐的魂都嚇冒了。青鸞丹鳳抱頭痛哭。衙役頭兒說。不可高聲。聽命由天罷。正在危急之間。只見遠遠從山口裡出來了二三十人。丫鬟說。不好了。拿咱們來了。才要跑。只聽得西門孝高聲叫道。不要怕。大王是好人。放咱們過去呢。衆人才放了心。接見官府。甘小姐復又大哭。西

門孝說。不必哭。走路要緊。尋着了騾夫。嘍囉在前引路。小姐丫鬟都上了馱轎。小官人上了馬。復入山口。嘍囉送下了沂嶺。西門孝金命水命逃出了高山。才上了官塘大道。一氣兒走了八十里。才敢歇下。又走了幾日。這日到了碧霞宮驛站打尖。有廟內道士迎接。小官人想起殷天錫之事。不由得咬牙切齒。心中發恨。也不言語。忍耐過了。打了尖。復又趲路。一日。離泰安府不遠。早有闔城的大小官員在二十里堡迎接。遞了手本。擺開全分的執事。紅傘大轎。接進城去。驚動了軍民百姓。齊來觀看。三聲大砲。喝道鳴鑼。到了衙門。在儀門下轎。祭了門。拜了印。衆官參見。家眷也到了。進了後堂。只見好一座衙署。前面東西轅門。三間大門。一座牌樓。進了大門。左邊是土地祠。右邊是獄神廟。進了儀門。東西是六大科房。大堂上有暖閣公案。過了大堂是垂花門。門內是二堂。兩邊都有配房。二堂後是臥房。亦是東西兩廂。臥房後五間大樓。樓後是

群房環繞。東邊是花園。西邊是書院。還有戲臺馬號。共二百餘間。從人卸了馱子。搬入裡面。各處鋪陳已畢。西門孝少歇片時。冠帶出衙。只聽得雲牌響亮。三聲大砲。全副執事。拜了大小官員。至晚回衙。過了一夜。次日。泰安府衙會酒。此人姓魏。名進爵。是個清官。惜軍愛民。西門孝長揖入坐。把酒來斟。提起地理情形。只見魏知府愁眉不展。西門孝問。貴府有何爲難。何不面講。魏進爵道。道憲才來。不好便講。奈民生緊要。不得不說。泰安府是個衝要地方。自去歲一年荒旱。軍民多不能糊口。下官竭力振(賑)飢。不過暫濟燃眉。現在將近五月。並無見個雨點。倘今年再遭荒旱。人民逃散。如何是好。西門孝聞聽。也犯酬(躊)躕。思想多時。說。貴府所言甚是。爲官若不愛民。豈不枉食君祿。先吃酒。在下自有道理。說着。上了南北碗菜。羹湯點心。吃了飯。西門孝說。不可久坐。早些回去。還要料理民情。魏知府說。過忙了。吃了茶再去。內司獻了茶。茶罷。

西門孝告辭回衙。見了甘小姐。說。今日遇了一件爲難的事。小姐說。怎麼。小官人說。我打量此處年景也好。今日才知去歲一年未見雨。田苗都旱壞了。處處都報飢荒。人心離散。你說怎樣好。小姐說。這可難辦。快想個方法才好。西門孝急得搓手。滿屋裡亂轉。到書房與聶先生商議。也無個主意。又思想半日。說。有了。即出了一張告示。寫。本道叩天祈雨。齋戒沐浴。自此日起。吃了七日素。派了三十名道士。三十名和尚。在龍王廟設壇拜懺。焚香唪經。書符念咒。叩天祈雨。西門孝每日步行禮拜。大缸中取水。僧道執着黑旗黑旛。用柳枝亂灑。轉咒行香。求了五日。不見一塊陰雲。西門孝急了。升了一桶表。把頭都碰腫了。也是泰安府有救。虔誠所感。到第七日。忽然彤雲密佈。雷雨交加。下了三日三夜。府界之內。溝滿濠平。把西門孝喜得拍手打掌。復到龍王廟叩頭謝降。闔府歡欣。軍民人等無不感念。自此之後。人心才定了。這一來畢竟後文如

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閒詩不錄。

却說西門慶自二次聯姻之後。賈守備甚愛西門二姐。使陶媒與其子賈良玉求親。藍姐亦見過公子。人物清秀。十分願意。二人就割了衫襟。下了定了。光陰迅速。二姐兒年已及歲。守備府擇日要娶。少不得行茶過禮。大官人備了一分上好的粧奩。大廳上擺酒彈唱。是日。用八人大轎。大吹大打。迎娶過門。美滿姻緣。成其大禮。次日兩日酒。月娘與藍姐來上頭。二姐兒打扮得如花似玉。花枝招展。同女婿賈良玉拜堂。守備夫妻受了禮。前面開了大戲。上了廿個碟子的菓桌。月娘藍姐入席。把酒來斟。女眷們開懷暢飲。三齣帽兒戲唱完。小旦下了臺。衆人點戲。跳了加官。放了賞。上了十二海碗的席面。割刀點心。才開軸子。只見旗旛

招展。鑼鼓喧天。十分熱鬧。直唱至日落西山。才吃飯。喝了茶。月娘與藍姐起身。賈夫人再三留坐。月娘說。太太大喜。我們回去了。衆親友一齊喝迎門盅。賈夫人又遞了三杯酒。攔門全禮。二人才上了大轎。丫鬟們上了小轎。衆人目送去遠了才回房。不提。四天回門後。住了對月。這日。月娘春娘藍姐金姐都濃粧艷抹。送二姐兒回家。守備府留吃酒。黃姐屏姐看家。大官人上衙門中理事。家中無人。黃姐吃了飯。帶着素蘭嗑着瓜子兒。信步進了花園。繞過竹籬芙蓉亭。順着松牆。轉彎抹角。來到了荼蘼架下。見石床上躺着一人。細瞧却是胡秀。夏景天。光着脊背。只穿着漏紗青褲。大紅兜肚。杏黃汗巾。腕上戴着一串香珠。一身白肉。俊眼雙合。醉得人事不知。黃姐一見。不由得心如火熱。由不得坐在石墩上發呆。素蘭站在一旁。只是搗嘴笑。黃姐說。你看這囚根子醉了。咱們要他一耍。素蘭說。怎麼治他。黃姐說。你也不小了。你若與我一心一計。

我就不瞞你了。素蘭說。娘說那裡的話。吃何飯。抱何杜。有個奴才不抱着主子腿的理麽。黄姐大喜。說。既如此。你把汗巾解下來。連我的汗巾。把他的手脚都捆上。看他醒不醒。丫鬟答應。忙上前把胡秀的手脚都捆在石床上。並無知覺。只見他下身支起汗巾。把娘兒倆笑成一團。黄姐說。先別動他。我弄個玩藝兒你瞧。於是用瓜子兒一個兒一個兒的打那汗巾。說。這叫作亂箭攢蘇烈。素蘭大聲一笑。把胡秀驚醒。見黄姐在石墩上坐着。嚇得不敢言語。見把他捆在石床上。不知是那一葫蘆藥。又見黄姐只是笑。才說。五娘。饒了我罷。小的失禮。再不敢了。說了半日。黄姐啐了一口。說。把他解下來。我問他話。素蘭答應。放起了胡秀。抓衣要跑。黄姐說。你敢動。我問你話。說了又不言語。把胡秀急得要不得。只見婦人雙腮紅暈。杏眼乜斜。小猴子才醒了腔。心中亂跳。又不敢造次。半晌。見佳人說。你過來。拉他在石床上坐。胡秀不敢。只見婦人似醉

如癡。拉拉扯扯不撒手。胡秀才放開膽說。五娘要怎麼着。看有人來。於是叫素蘭看着門。二人上床。鋪着衣服。鬆了鈕扣。露出了酥胸。胡秀只是端詳婦人的脚。說。四(五)娘好俊。小小繡鞋。十分週正。佳人一伏身。躺在他身上。半推半就。由着他殢兩尤雲。狂了個不亦樂乎。婦人說。我早愛你。不好意思。今日天緣湊巧。千萬别告訴人。胡秀說。我不是傻子。還要娘别忘了我。正在難解難分。只聽素蘭說。四娘從那裡來。胡秀即撒了手。從藏春塢山洞裡一溜煙跑了。屏姐走來。笑着說。我吃了飯。一陣睏。睡了一覺。才到前邊找你。見房中無人。想你掐花兒來了。果然在此。黄姐老着臉。說。可不是麽。我愛這茶蘼花。要掐幾枝插瓶兒。才走得熱了。在這裡歇歇。妹妹來得好。大家掐些耍子。叫素蘭取了茶來。二人品茶。才要掐花。只聽得小丫頭嚷。衆位娘回來了。二人即過前邊來。迎至了儀門。只見月娘春娘藍姐金姐都下了轎。小玉楚雲秋桂珍珠兒

攙扶四人。進了上房。月娘藍姐說。累二位妹妹看家。我們到了那裡。親家母好生過意不去。整吃了一日酒。還有兩個瞎姑兒。怎的二姐兒捨不得。怎的女婿再三不教來。拉脫了胳膊。好容易才放開手。黃姐說。姐姐就該住下。忙什麼。月娘說。家中無人。打狼似的一大群。糟擾人家作什麼。說着。丫鬟上了茶。又說了些散話。月娘說。天晚了。各自回房。大家歇了罷。暑往寒來。又過了幾個月。不覺到了長至節。西門慶正分派在聚景堂擺酒。設家宴。吃頭腦。衆姐妹都打扮得花枝招展。帶着四個女樂。預備着過節。忽有玳安報到。小官人差人下書。官人說。又是什麼事。拆書一看。見是稟知父母。因功調補泰安府兵備道。並候闔家同喜的家報。官人說。錦上添花。果有此事。又見後面有幾行小字。說於某月某日起程。路過沂嶺。遇見強盜。絕處逢生。幸而人口平安。現今已到任所。看到此處。又嚇了一跳。說。好運不善交。否極泰來。月娘說。你說的是什

麼。官人將書遞與月娘看了。又驚又喜。衆姐妹喜之不盡。人人稱奇。都說。墳上有了風水了。官人叫丫鬟排了香案。謝了恩。又到祠堂佛堂行了禮。見了來人。問了備細。命玳安在書房款待。賞了路費。打發去了。這裡都與官人道了喜。閤堂歡慶。少時。親友聞知。吳二舅喬大戶衆官員都來賀喜。官人說。衆位別走。今日大節下。就勢兒樂一天。立刻叫了對子戲來。叫人接了大妗子二妗子大戶娘子來。謝希大帶着會中兄弟也來了。開了大戲。上了許多的嗄飯。衆人吃頭腦。飲酒。衆堂客在兩廂裡飲酒看戲。也吃頭腦。大小丫鬟都上了後臺。看扮戲打臉包頭穿七寸子。美姐三元下場斟酒。衆客點戲。官人叫四個家樂上了臺。幫了兩齣崑腔。衆客連聲喝采。說。這可是新樣兒。姑娘們比班裡的還好呢。說着。薛姑子王姑子帶着妙鳳妙趣來了。與官人道了喜。兩個姑子帶着徒弟過廂房裡去了。這裡上了熱吃點心。開了軸子。大吹大打。鑼鼓喧

天。好不熱鬧。再說西門慶一向未出門。今日見了美姐。如何受得。往胡秀㖿了個嘴。大官人瞅空溜到藏春塢。少時。胡秀帶了美姐來見了官人。滿臉陪笑。一屁股坐在懷裡。說。爹叫我做什麼。官人說。你猜。美姐裝不知道。官人說。叫你看看我這山洞兒。還有話說。叫胡秀關上門。我告訴你。胡秀關上門。說。你招呼着罷。說罷。過前邊去了。於是官人說。今日倒不冷。咱們任意耍耍。把美姐按在床上。魚水和諧。相親相愛。正在妙處。忽然一陣大風。刮得滿屋裡冰冷。二人美中不足。拽了衣衫。過前邊來。衆客早散了。飲了幾盅熱酒。才化過來。這裡大戶娘子要聽曲兒。衆姐妹叫四個家樂唱了一回。至晚方散。且不言西門慶之事。再表西門孝到任。過了幾個月。忽然得了一角公文。是高宗皇帝廣開言路。着天下可奏事的官。各遞條款的上諭。西門孝心中大喜。想起殷天錫吳典恩之事。越想越惱。說。父母養兒女。爲的是爭氣。此二人與我有凌父欺

母之仇。若不報。非人類也。趁此朝中大開言路。不可錯過。他們都是本省之人。若不早參。恐其漏網。想罷。燈下修本一道。密差兩個幹員。次日在大堂上彌封了。貼了印花。行大禮。拜了本。放了九聲大砲。開了大門。一個引馬。一人背了本。上南京去了。驚動了軍民百姓。不知什麼事。議論紛紛。不上一月。到了南京。在通政寺掛了號。遞到黃門官處。正值天子駕設早朝。只聽得鐘鳴鼓響。皇王陞殿。淨鞭三下。文武朝參。黃門官遞上各省的本章。放在龍書案上。高宗按次御覽。看到山東泰安府兵備道西門孝本。參本府□□殷天錫橫行霸道。搶虜婦女。又有東平府巡檢吳典恩私動非刑。賣法貪贓二款。龍心大怒。硃批。此案交三法司。速提人犯。嚴刑審問。定擬具奏。聖旨一下。立刻拿人。奉差的不上十日。先將殷天錫拿到。飛簽火票。半月工夫。把吳典恩也拿到了。三法司正卿立刻陞堂。把殷天錫吳典恩帶到堂前。二人跪下說。我們無犯王法。

口叫。冤枉。三法司大怒。不容分說。每人先打了四十大板。這才審問。說。你們在光天化日之下。不思報本。膽敢貪贓受賄。硬搶婦女。從實招來。二人叩首。說。我們奉公守法。並無此事。正卿說。量你也不肯實說。叫左右。與我枷起來。只聽得下面喊堂。如狼似虎。將二人上了大刑。昏將過去。上面問。招不招。二人甦醒。口叫。冤枉。只見正卿把一桶簽倒在地下。說。好囚徒。狠刑不招。與我把他上了腦箍。再加幾十鐐。這才罷了。殷天錫吳典恩二人都昏了。衙役用水噴過來。說。招了。招了。只求饒命。上面說。暫鬆一分。二人受刑不過。始末緣由一件件的招了。稿房寫了口供。把二人送到南牢監禁。退了堂。寫本去了。次日早朝。奏明天子。龍顏大怒。奉旨。殷天錫膽敢橫行。硬強(搶)婦女。吳典恩私動非刑。貪贓受賄。二人革去官職。發往煙障充軍。永不許用。欽此。欽遵。可憐殷天錫吳典恩二人。出了三法司的牢門。心中後悔。帶着毛連大鎖。手扭脚鐐。項戴

長枷。一瘸一點。四個解子跟隨。開言大罵。說。你們可惡貫滿了。叫你樂樂。也不給車輛。二人步行。瞧看的人上千上萬。軍民百姓無村搗素。無不吐罵。將至大街。就走不動了。四個公差舉棍亂打。二人無奈。忍痛低頭。出了臨安城門。按站遞解。往煙障發配。永遠充軍去了。有詩爲證。

湛湛青天不可欺。未曾舉意吾先知。
善惡到頭終有報。只證（爭）來早與來遲。

且說西門慶聞得小官人上了一本。參倒了殷天錫。又拿了吳典恩。二人都革了職。發往煙障充軍。雖解了心頭之恨。想到二人的苦楚。說。名利二字。依似浮雲。看他們即是樣子。就是妻財子祿。更不是久長之計。眼看着烈烈烘烘。不知將來是何結果。想到此處。不由得心恢（灰）意懶。忽然想起普靜禪師賜的書。總未得看。叫文珮取了來。放在桌上。點了一炷香。先把悟眞篇打開。看了一回。都是參禪悟性之法。又把參同

契打開。看了一遍。見是煉丹養氣的道理。心中甚喜。說。要學此法。必須看破紅塵。除却名韁利鎖。收住心猿意馬。戒酒除葷。才能長生不老。但此法最難。不可太急了。只須慢慢的退步。先學吃素坐功。把這道法一節一節的參悟。得了法自然就有好處。主意已定。來到上房。與月娘坐下。小玉遞了茶。西門慶說。我告訴你一句話。月娘說。有話請講。官人說。咱們目今家成業就。兒女成雙。論財一世足用不了。論官也作了五品前程。還有什麼不足之處。我也不小了。也當遠慮才好。若淨貪戀繁華。一旦草枯花謝。悔之晚矣。月娘也愣了。口中不言。腹內自思。說。他從不是這樣人。如何今日講起道來。想罷。說。你雖如此說。怕的是口是心非。不能由己。官人說。主意已定。牢不可破。明日是我的壽日。後日是我的生日。闔家歡樂。我還吃兩日葷。自八月初一日起。大家說明了。我每日只吃素飯。我搬到學房裡住。一個人不許進去。有事在書房裡辦理。我

要養靜了。正說着。衆姐妹來看月娘。月娘說。來得好。我告訴你們一件奇事。春娘說。怎麼個奇事。月娘將官人說的話。告訴衆人一遍。衆人也詫異。春娘說。若說別人。還是有之。這行貨子要悟道。竟是放屁。官人說。是眞話。春娘說。越眞越好。倒要瞧你坐個樣兒。大姐姐別攔他。他是無得幹了。叫他受幾日罪。求咱們還俗的日子在後頭呢。今年他整五十歲。明日咱們大家好好的給他做個生日。喝個盡醉方休。誰有工夫管這些閒事。我說個理與姐姐聽。人家和尚道士修行。在廟裡還養老婆。輪小和尚。他每日守着丫頭老婆一大群。還有哥兒姐兒不算。吃着碗裡看着鍋裡的人要講道。三歲的娃子也不信。問姐姐。明日怎麼辦法。請人不請。月娘說。怎麼能不請人。明日在大廳上擺酒。叫一臺名班大戲。叫兩個說書的。熱鬧兩天。咱們大家湊銀子。與他辦的冠袍帶履也取了來。你們各備一分禮物。多備幾桌筵席就是了。各門上掛彩子。大

廳上掛燈。堂中設下十二扇圍屏。掛上福祿壽三星。桌上設下香爐燭臺。圍桌椅被都使新的。堂客來了。在兩廂裡坐。掛上堂簾字畫。着一人收禮物。不可亂了。商議已定。叫玳安王經進福進祿下了帖。都有壽禮先來了。到了次日。戲子來得早。掛了臺帳。吹了臺。先是吳二舅喬大戶來了。次是賈守備。秋提刑。張團練。劉學官。李知縣。張二官來了。衆人都與官人拿酒。西門慶不肯受。衆人都向三星圖行了禮。大家入席。又有謝希大。常峙節。賁弟付。孫天化。祝實念。白賴(賚)光也來祝壽。都行了禮。開了大戲。唱的是八仙慶壽。正唱着。吳道官和尚道堅來了。讓了坐。另有素席。胡秀報道。堂客到了。衆姐妹迎接。先是大戶娘子。應二娘子。大妗子。二妗子來了。讓至廂房。將坐下。有薛姑子。王姑子。李桂姐。吳銀兒。蔡姥姥。鄭媽媽。薛嫂。文嫂都來了。一齊讓入廂房。入了席。兩個姑子亦是素席。把酒來斟。上了菜。西門慶穿着新做的冠袍帶履。按次安了

席。帽兒唱完。小旦下了臺。衆人點戲。按次唱完。跳了加官。放了賞。歇臺的空兒。是申二姐郁大姐說書。春鴻文珮玳安胡秀巡了酒。開了軸子。唱的是永慶遐齡。上了割刀點心。吃了飯。戲唱完了。大家告辭。一齊散去。女客都住下了。衆姐妹與官人拿了酒。家人男婦拜了壽。安頓了女眷。衆姐妹歸房。不提。次日。一樣擺酒。衆客仍舊都來了。又開了戲。大家入席。開懷暢飲。喬大戶往官人說。親家。叫他們把小女婿請出來。我們看看。官人忙叫碧蓮芙蓉兒每人帶着一個。衆人觀瞧見好兩個俊秀娃娃。帶着孩兒髮。穿着紮繡衣裳。按次拜揖。看了一回。奶子帶去。衆人復飲菓酒。兩廂裡堂客吃得半醉。見碧蓮芙蓉兒帶了娃子來與衆娘子拜揖。大戶娘子忙站起。說。這兩嬌嬌才福相。明日我們妞兒大了。也像二姐姐那樣聘嫁。過一年就要抱外甥了。月娘說。親家太太好急性。金簪掉在井裡。有只是有。春娘說。聽戲罷。兒女事忙不得。愁不作老娘

麽。說着。小戲唱完。開了軸子。上了羹湯點心。吃了飯。天晚了。才煞臺。點上燈燭。衆官客都散了。衆女客也回去了。月娘留下兩個姑子說因果。唱佛曲兒。坐至起更。衆姐妹回房歇息。西門慶同月娘在上房安寢。月娘乏了。睡至三更。忽然間做了一夢。夢見同春娘藍姐屏姐四人。走至一個所在。甚實幽雅。四人進入裡面。才要細看。只見滿園的樹葉都落了。一道曲河。綠水潺潺。轉眼水都乾了。月娘與屏姐正然發怔。只聽得響亮一聲。又是一陣黑風。把四人嚇得往回裡就跑。門檻子絆了一跤。把月娘一嘴牙都跌掉了。屏姐的一枝玉簪敲爲兩段。嚇了月娘一身冷汗。驚醒了。却是南柯一夢。聽了聽。天交三鼓。月娘叫小玉點上燈。悶坐思量不祥之兆。天明了。梳洗已畢。春娘先來問安。茶罷。月娘將夢景細說一番。春娘說。雖然夢是心頭想。此夢大主不祥。不知應在何時。大家都要小心才好。說着。也就過去了。過了一日。到了八月初一日。西門

慶一心悟道。叫玳安把鋪蓋搬到學房裡去。不許一個人進去。自此忌了葷酒。上了床。點了一爐香。打開參同契。悟眞篇。細細參悟。一連坐了七天。覺得身輕氣爽。白日裡有時也到後邊走走。有日(時)也到書房分派事務。除此之外。再不近婦女。一滴酒也不喝了。闔家稱奇。衆姐妹也無了主意。日月如梭。不覺又坐了兩個七日。官人正然輪睛扣齒。覺似河車轉動。只聽得響亮一聲。滿屋裡長蛇亂竄。說着。上身上來。官人知是魔障。也不理他。少頃。都不見了。又坐到五七上。忽然一陣大風。裹着一個怪物。巨口獠(獠)牙。二目如燈。往着官人亂跳。忽進忽退。要搶道書。西門慶雙手握住。說。見怪不怪。其怪自壞。只見怪物打一個滾。踪影全無。只覺得滿口淸香。一個露珠兒滾在腹內。立刻精神百倍。身子就輕了。把官人喜得自言自語。仍就(舊)打坐。畢竟後文如何。再看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❶「西門慶」原作「西大官」，據書前目錄改。

荒言莫敍。

却說西門慶這日下了床。到了上房。與月娘說。這幾日無來看你。我悟得有了效驗了。說着。藍姐屏姐看月娘。大家坐下。官人說。你來得好。別人不懂得。你等大娘還明白這個道理。自古道。苦海無邊。回頭是岸。想人生如同一夢。好夢榮華惡夢貧。若是癡迷不悟。到了那臥病着床。晦（悔）之晚矣。就是你們婦人。也要一心向善。不可失了本來面目。吳月娘好善。自然明白。幾句話把藍姐屏姐醒悟了。說。爹說得不錯。明日我們學行好了。以免一生之罪。官人甚喜。小玉遞上茶來。官人說。他已配了玳安。還有三個大丫頭。今日趁我有工夫。給他們匹配姻緣。也不枉跟我一場。叫天香。請衆位娘說話。把大丫頭都帶了來。天香答應。不多

時。衆姐妹都到來。春娘說。叫我們做什麼。官人說。我今悟了性了。丫頭們都大了。不可誤了他們的青春。天有好生之德。配了人。生下子女。也是你們的。我要把楚雲配與春鴻。把秋桂配了文珮。把珍珠兒配了王經。好不好。丫鬟都愣了。惟有春梅倒很願意。說。你說得是。物從主便。挑個日子。叫他們圓了房就是了。官人說。既如此。把他們也叫了來。少時。三人都來了。官人說。我今日作媒。先叫春鴻。把楚雲給了你。又叫文珮。把秋桂給了你。又叫王經。說。把珍珠兒給了你。你們願意麼。三人喜出望外。連忙磕了頭。三個大丫頭心中暗喜。官人叫拿曆書來看了。後日上吉完婚。又往春梅說。你把樓上存貯的金銀。叫他們搬了來我瞧。春娘說。都有賬。看他做什麼。官人說。不必管。自有用處。春娘無奈。叫四個大丫頭同四個小丫頭到樓上開了銀櫃。一封一封的都搬了來。擺了一地。外有金條金葉子。連元寶碎銀子。共有銀二百四十封。金子共一

千二百兩。官人說。拿賬來。楚雲遞上賬目。分毫不錯。官人又說。把金條子留下。金葉子不要。銀子留下一百封。餘銀收回庫內。丫鬟答應。一包一包的收回去了。西門慶說。既要爲善。先要把財帛看如瓦礫。方見眞心。這金銀我要濟貧施捨了。免我的罪。餘下的留着你們用度。衆人都傻了。滿心裡捨不得。又不敢言語。只得答應。官人分了些與衆親友。又分出幾分與把兄弟。又分了些捨在玉皇廟永福寺與兩個姑子。餘者的叫玳安到衙門裡要了淸河縣花名册。揀貧苦鰥寡孤獨的。按次匀分了。衆人都來磕頭。又打聽什麼緣故。官人也不見面。說一概不知。諸事已畢。說。我要入定去了。頭也不回。揚長往學房裡去了。這裡衆人紛紛議論。都說。咱們爹要瘋了。參不成禪。要鬧個冰消瓦解。月娘說。別扭他。先與丫頭們做鋪蓋衣服首飾。叫他們圓了房好開臉。春娘說。只好如此。也無了法了。把群房收拾三處。叫他們糞崽子。於是春梅承辦。每

人換了新衣新裙。做了鋪蓋。糊裱洞房。到了第三日。春鴻文珮王經都與衆娘磕了頭。衆僕婦都有分資。小丫頭各有人事。也擺了個小小的酒席。韓二。來興兒。玳安。進福。進祿。周老。劉包。胡秀都來吃酒。還有蔡姥姥。劉婆子。薛嫂。文嫂也來道喜。吃了一日酒。至晚散了。鄭媽媽王六兒如意兒三人打發楚雲秋桂珍珠兒入洞房。小丫頭都來鬧房。也是合巹坐帳。子孫餑餑。長壽麵。諸事已畢。把三個小伙兒關到屋裡。成其夫婦。都是輕車熟路。百樣溫柔。不必細說。次早。仍是三個婦人伏侍三個新人。上了頭。開了臉。打扮得百媚千嬌。另一番春色。與月娘衆姐妹磕了頭。拜了天地。又拜了衆伙伴。衆姐妹賞了拜錢。看着三對小夫妻。粉粧玉砌。倒有趣。月娘點點頭說。這也是月老註定的。非人力所爲。說罷。三對新人回房。不提。單說春鴻楚雲跟了春娘來到樓上。春娘看着眼熱。說。你們可大喜了。二人復又磕頭。春娘叫玉香擺了酒。說。我們也借

個光兒。三人坐下。楚雲與春娘斟了盅。春鴻說。天從人願。若把別人給了我。咱娘兒們就難對坐了。春娘說。好是好。就只你這囚根子不配我們楚姐。我養得水葱兒一般。你這小兎崽子是那裡的造化。我囑咐你一句話。不可壞了良心。忘了我。春鴻說。娘放心。我要壞了良心。天打雷劈。不得好死。春娘大喜。於是放蕩形骸。開懷暢飲。春娘樂了。彈着琵琶。三人對唱。吃得酩酊大醉。率由舊章。三人進房。上了床。脫了衣服。趁着酒興說。我看着你們圓房兒。春鴻答應。說。別饞傻了。於是二人顛鸞倒鳳。大作一回。把春娘看𢿙了。如癡似醉。咬牙忍耐。春鴻裝看不見。春娘急了。把楚雲推開。二人殢雨尤雲。翻江攪海。狂了個不亦樂乎。雲行雨施。自早至未方散。不提。且說西門慶自日配三姻大捨資財之後。又坐了一七。將出了定。只見從天上來了一個仙女。百媚千嬌。異香撲鼻。笑着身邊坐下。也不言語。滿身亂摸。官人那裡按納得住。才要伸手說話。

忽然心血來潮。不敢動了。少時。不見了女子。只覺六根清淨。二目有了黃光。坐到七七四十九日。覺得身輕體健。心如鐵石。每日存神運氣。內丹已成。覺坐不住了。心中只想名山洞府。海外雲遊。一心無二。萬慮皆空。恐衆人攔擋。把兩套道書包好。揣了些乾糧。到天黑了。悄悄的溜出學房。趁門上無人。走出大門。暗暗繞過大街。來到城門。早已關閉。藏在一個空院破房內。坐了一夜。天明了。才開城門。就混出去。無人知覺。信步由行。撲了正西。飄然而去。走了半日。也不知是那裡。遇見一隻猛虎。嚇得無命的飛跑。跑到天黑。才不見了。有一座破廟。暫且棲身。心中後悔。又不能回去。無奈。拜了佛。渾衣而臥。到了次日。只得又走。只覺寒風透體。凍得渾身打戰。進了一座大山。見有人在那裡烤火。西門慶上前拜揖。也蹲在人叢中向火。有人問道。你往那裡去。官人說。貧道雲遊天下。無一定的去處。那人也不介意。官人向了回火。身上不冷了。拜辭衆

人。又往前走。進了山溝。遍地荒草。只見一條大蟒盤在樹上。唬了一身冷汗。強行幾步。過了樹林。只聽一陣風響。這大蟒順着草尖飛來。西門慶說。吾命休矣。往前一跑。就掉在一個大坑裡。跌得昏迷不醒。即至甦醒過來。天已黑了。聽了聽。無有動靜。只得在坑內凍了一夜。進退兩難。淚流滿面。天亮了。出了坑。無法。只得又走。走了半日。才出了山。前面一條大河攔住去路。有一個獨木橋長得很。看着害怕。不敢過去。遲疑半晌。說。既要出家。那裡怕得許多。乍着膽子。上了獨木橋。未行數步。失了腳。翻身掉在河內。水深浪湧。手腳扎煞。眼看着命在旦夕。只見上溜(流)來了一隻船。上面一個和尚。把西門慶救上船來。甦醒半日。睜眼一看。不是別人。正是普靜長老。說。善哉。善哉。貧僧久等多時。果然來了。也是你靈根不昧。塵緣已滿。才能逢凶化吉。脫了輪迴。不必久留。跟貧僧上四川峨眉山修眞去罷。說罷。上了岸。西門慶拜了老僧爲師。曬乾

了衣服。二人奔四川的大路。飄然而去。到了次日。春鴻文珮與官人送飯。進了學房。不見了官人。二人慌了手脚。忙來報與月娘衆姐妹。都嚇了一跳。忙到學房裡四下找尋。並無踪影。月娘衆姐妹放聲大哭。都說。可意人兒那裡去了。叫家人前後找了一回。又在外面親友各處找尋。並無下落。驚動了閤城。齊來盤問。都說奇哉怪哉。又在花園内找了一遍。都說無有。春鴻猛擡頭。見牆上貼着個字帖。上前一看。上寫着塵緣已滿歸眞去也八個大字。春鴻說。有了。不必找了。春娘說。在那裡。春鴻說。這不是。春娘一看。放聲大哭。說。姐姐。他捨了咱們了。找什麼。月娘說。我看看。揭下來。大家一看。月娘先跌倒了。把藍姐屛姐哭得死去活來。惟黄羞花馮金寶是隨班唱喏。衆人哭了半日。月娘說。事已至此。哭也無益。且回房再作道理。言罷。都到上房。彼此解勸。大丫頭也哭得動不得。定了一會。一日都無吃飯。白日還好。夜晚胡夢顚倒。過了幾日。才略

好些。這日。金寶來看黃姐。二人坐下。金寶說。你可好些了。黃姐說。有什麼不好的。說着。眼圈兒紅了。金寶說。傻妹子。還想他做什麼。他抛了你我。是無良心的人。你我嫁他。原爲一心一計。誰知他口是心非。他既不仁。誰還有義。難道咱們守活寡不成。我勸你另打個主意。黃姐說。依姐姐。有什麼高見。金寶說。咱們最好。論妯娌。你大我小。論歲數。我大你兩歲。才敢多說。俗語說。將軍不下馬。各自奔前程。明人不做暗事。我已有了主意。過了這亂張日子。我與大娘說明。仍回院裡去。破着工夫。若接着財主。從了良。就有了靠了。黃羞花說。我比不得你。舉眼無親。可往那裡去。金寶說。死店活人開。難道說你這花朵般的人愁無個主兒。一句話。把黃氏說動了。說。姐姐眞與我好。此話如撥雲見日。在這裡也不是長法。他走了。我才明白了。不用忙。慢慢的再作道理。叫素蘭擺了酒。二人對飲。得意洋洋。越說越有趣。直飲至日西方散。走至半路。遇見文珮。

說。你往那裡去。文珮說。大娘叫我媳婦做生活。叫我叫他去。金寶笑着唾了一口。說。□殺我了。才娶了幾天。就媳婦長媳婦短。好肉麻。他不是我的丫頭。給了你就忘了我了。說着。伸手把文珮的耳朶揪住。說。小兎崽子。跟着我走。饒了你這囚根子就饒了蝎子。文珮只得跟着走。來到樓上。金寶說。許久的不見你。我要問你個底兒掉。你打量有爹在家護着你。他今出了家。你就是失了群的野猫。無了孤老的姐兒。還不哄着我。秋桂與你算了親人了。說得文珮也笑了。說。他算什麼。娘親在前。他親在後。難道爹走了。娘倒忘了我了。一句話。把金寶說動了。說。這小子倒有良心。不枉我疼你。坐下罷。於是叫丫鬟擺了酒。同珍珠兒三人坐下。斟上酒。一遞一口的消飲。文珮坐在金寶懷裡。說。娘想我不想。金寶說。我也不知道。又飲了幾盅。金寶說。這樣喝沒意思。叫丫鬟裡間屋裡在床沿下放一小桌。把菓子擺上。我們躺着吃酒。說罷。三人上了床。脫

了個精光。鑽在被內。復又斟上酒。腿壓腿。一面喝。一面唱。飲至半酣。先是文珮與金寶頑耍。次是珍珠兒倒撥槳。三人纏成一處。如漆似膠。非止一次。文珮乏了。朦朧睡去。金寶那裡肯依。把文珮混醒了。又一大陣。把小伙子治得告了饒。二人還不放手。鬧了個一床雲霧。香汗淋漓。一夜無眠。直狂至東方大亮。三人才起來。梳洗已畢。鄭婆子做了水合雞蛋湯來。每人吃了半碗。才開了門。放了文珮。大搖大擺回家去了。這一來畢竟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閒詩不錄。

話表文嫂聞知大官人出了家。來看月娘。道了萬福。月娘說。叫你惦着。家門不幸。才有這樣異事。文嫂說。大娘怎麼這樣說。小媳婦不會講話。我瞧着倒是好事。常言說。一子出家。九祖昇天。咱老爹出了家。自有好處。月娘說。好是好。就只心太狠了。坐了一會。文嫂說。我還要看看衆位娘去。說罷。到各屋裡請了安。說勸一番。來到黃姐房中。說起官人出家的事。黃氏掉下淚來。說。別人還好。拋得我無倚無靠。後來可怎麼樣。文嫂說。哭也無益了。只好想個萬全之策。黃姐說。我又無有親人。有什麼主意。文嫂說。娘子若不願在此。我倒有個議論。現有個好機會。黃氏說。有什麼機會。文嫂說。你家王三官自從娘子出了門。好不後悔。時常往

我說他想得了不得。至今尚未續弦。前日因歲數大了。無有兒子。託我找個美貌娘子養兒子。我找遍了淸河縣。那裡有合適的娘子若肯回去。你二人破鏡重圓。豈不兩全其美。黃氏說。他如何肯要我。見了我。眼都黑了。文嫂說。他那時出在年輕。如今上了歲數。不像先了。此事交給我。憑我三寸不爛之舌。管保必成。黃姐說。當眞麼。文嫂說。我幾時撒過謊。黃氏說。旣如此。就求你了。文嫂說。今日就去。說罷。辭了黃姐。來見王三官。到了招宣府。見了禮。道了萬福。三官說。我託你的事怎麼樣了。文嫂說。我闔城找遍了。無有合適的。不是醜漏(陋)就是歲數大的。王三官着急說。這可怎樣好。文嫂說。倒有個現成的。怕你不願意。三官說。是誰家的。文嫂說。這個人熟得很。你連骨頭都認得。三官說。是誰。文嫂說。不是別人。是你的小夫人。自從你不要了。他嫁到西大官人家。雖住了幾年。時常往我哭。想你不能見面。病了幾場。如今大官人出了家。抛得

娘子無倚無靠。尋死覓活。你若不忘舊。把他接了來。豈不比別人強。這是我看顧你。還不知他肯來不肯。三官聽了。打動舊情。連說道。好是好。怕他不肯來。列公。王三官若是個有牙爪的人。自然不能點頭。他是個酒色之徒。那裡講什麼禮義。一聞此話。早有二十分願意。說。這件事倒兩全其美。當初原是我的錯。他又無不是。一時酒興不好。輾(撵)了他。至今後悔無及。你若說妥了。重重謝你。文嫂說。你雖願意。說着瞧。於是別了三官。又來見黃氏。笑嘻嘻將一切話說了一遍。黃姐大喜。說。既如此。叫他定日子接罷。文嫂又回覆王三官。說。事雖成了。費了我好少的話。他那裡肯來。叫我將今比古。好容易才點了頭。說這一回要你好生待他。稍有不到。他就往你散了。三官說。不勞囑咐。知過必改。賞了文嫂五兩銀子。不在話下。且說黃氏有了去處。來到金寶樓上。說。姐姐。前日說的。我也有了主意。長安雖好。不是久戀之家。只可從權答便。金寶說。

你往那裡去。黃姐把文嫂作媒一切。細細說了一遍。金寶說。妹妹倒是有主意的。事不宜遲。咱們往大姐姐說明。你先跟了我住幾日。等他來接。叫人家瞧着也好看。咱們就收拾細軟。明日就告辭了罷。主意已定。二人來見月娘。與春娘藍姐屏姐說。他爹出了家。我們都在年輕。守不住。求大娘放了我們。各投生路。感之不盡。衆人都愣了。月娘也無得說。半晌道。此話是眞麼。二人說。也是情出無奈。明日就告辭了。春娘說。大姐姐不必爲難他們。二位既然商議定了。咱們也攔不得。就如此辦罷。月娘點了頭。二人道了謝。回房收拾去了。到了次日。春娘叫擺了酒。請了黃姐金姐來與二人餞行。姐妹們痛飲一番。二人要把丫鬟帶出去。月娘攔阻了。叫家人擡出箱籠鋪蓋去。雇了兩乘小轎。二人假捨不得。灑淚而別。後來黃羞花二進招宣府。果然生了兒子。與王三官倒和氣無事。馮金寶自回到院裡。仍做起買賣來。朝接暮送。想要從良。總無一

個合適的。未滿一年。不意得了一個吃血癆症。下部生瘡。肉蟲內蝕。痛癢難當。步履艱難。腥臭難聞。延醫調治。時止時發。做不成買賣了。餘資花盡。才算好了。奈身不由己。氣惱塡胸。慾火如焚。把二目急瞎了。成了一個費(廢)人。這是他惡貫滿盈。現世現報。不提。且說月娘送了二人。回來與春娘商議。說。官人出了家。黃氏馮氏鄭媽媽都出去了。現在家無正主。叫人把花園門鎖了。你搬到五娘房裡來。大家才有照應。買賣也收了罷。還開什麼紬緞店。藥鋪也不用開了。把文珮兩口子分給三娘。春鴻你留着使。素蘭分給四娘。珍珠兒我留着。叫口(六)兒王經仍管廚房。胡秀分給四娘代管茶房。你說好不好。春娘說。好極了。我想着也要這等辦法。於是叫玳安來。收起買賣。算清賬目回話。玳安答應去了。又叫衆家人。把我所有樓上金銀什物。都搬到西廂房裡來。鎖了花園門。一切鋪墊都拿上來。素蘭珍珠兒各歸新主。諸事已畢。各自回房。

再說吳二舅二搗鬼賁弟付來興兒收了鋪子。交割賬目。貨物倒完。本利算清。共合銀二千六百兩。韓二來興兒每人拽了二百兩。共交銀二千二百兩。就勢兒韓二來興兒劉包王經叫玳安回明了春娘月娘。要帶了家小辭出去。月娘說。收了買賣。他們要出去也合理。就只白便宜了王經一個媳婦。叫如意兒王六兒珍珠兒石頭兒都跟了去罷。四個人假捨不得。流了幾點淚。收拾了衣物。與月娘春娘藍姐屏姐磕了頭。跟了二搗鬼來興兒與劉包王經去了。自此倒無事。月娘每日拜佛。春娘藍姐屏姐安居度日。光陰迅速。不覺過了半年。這日。薛姑子王姑子來了。到了上房。與月娘稽首。藍姐屏姐跟了來。月娘說。你們從何處來。二人說。特來與娘們請安。四人坐下。天香紫燕遞了茶。說了些閒話。又講起因果來。才說到三皇姑出家的故事。只見佛堂內海燈亂迸。藍姐屏姐都說。好頭疼。越疼得緊了。小玉紫燕扶不住。坐在地下。二姑子也

忙了。說。想是心不虔。衝撞了神佛。見了怪了。近來我們娘娘最靈。到廟裡燒股香。禱告禱告就好了。月娘說。既如此。快去燒香。與他們念一卷經。自他出了家。我們缺了香火。神佛見了怪。也是有的。二姑子答應。去了半日。復返回來。說。這事奇怪。我們燒的都是蓮花香。從無見過冒黑煙的。定有緣故。你們自己看看求求才好。藍姐也着了忙。叫玳安。快雇轎子。我往廟裡去。屏姐說。三姐姐帶了我去。大家燒股香才好。月娘說。很好。雇上四乘罷。說罷。二人穿了衣服。帶了秋桂紫燕。拿着香。兩個姑子先去了。二人忍着疼。上了轎子。出了城。不多時來到廟前。怎見得這毘盧庵原是大唐火山王楊滾所建。靠山倚水。是一個古刹名庵。年深日久。霉朽了。東平府捐資重修。公立香火地。立了旗杆。三層大殿見新。東西配殿。鐘鼓二樓。塔院方丈。修理齊整。還有菓園菜園。古柏蒼松。甚是威嚴。兩個姑子帶着徒弟在此焚修。好一個寺院。閒言少敘。藍姐屏

姐下了轎。進入廟內。禪堂裡坐下。淨了手。大殿上拈香。果然不住的冒黑煙。姐妹都無了主意。說。這事眞奇怪。無奈。拜了佛。見桌上擺着籤筒。藍姐說。香煙不止。未知吉凶。你我何不求隻籤指引指引。屏姐說。姐姐說得是。於是二人跪在神前。手擎籤筒。搖了一會。藍姐求了隻中平籤。屏〔姐〕也求了隻中平籤。籤簿上四句言詞。先看藍姐是何言語。批曰。

夫妻分離日。　出家剃度時。
凡夫如不信。　性命在今夕。

藍姐看了。嚇得目瞪癡呆。毛髮悚然。無了主意。又看屏姐求的籤是什麼樣的言詞。批曰。

出門可由己。　回首路途迷。
若問歸何處。　削髮便爲尼。

屛姐看了。心中亂跳。說。這事奇了。此籤明是不叫回去。就此爲尼的話。可怎麽了。藍姐說。天數已定。萬不可扭。我已醒悟了。不知妹妹如何。屛姐說。我也明白了。這是神差鬼使。就此出了家罷。二姑子說。我說必有顯應。果然不錯。且到方丈吃茶。慢慢商議。二人說。還商議什麽。就剃度了罷。二姑子道。也得回明了那二位娘。誰敢作主。藍姐也不言語。滿屋裡細瞧。見床上有把剪子。把心一横。抓起來先把頭髮鉸了。屛姐說。我要出家。非止一年。今日方遂了心願。奪過剪子來。把頭髮也鉸了。叫玳安胡秀。你們把丫頭們帶回去。說我們出了家。不回去了。都不要。只把鋪蓋念珠送了來。秋桂紫燕那裡捨得。放聲大哭。藍姐說。此乃天定。只當我們死了。哭也無益。快回去罷。不然。我就碰死了。丫鬟說。爹娘都出了家。我們可靠誰。說着。淚如雨下。屛姐說。我們都鉸了頭髮。難道還回去不成。不必多說。回家去罷。二人無奈。眼淚汪汪。跟着玳安胡秀回家

去了。四人跑到上房。見了大娘春娘。說了不得了。三娘四娘往毘盧庵燒香。求了兩隻籤。不知什麼緣故。把頭髮都鉸了。出了家。不回來了。月娘春娘聞知。好似涼水澆頭。木雕泥塑。半晌說。此話眞麼。丫鬟說。誰敢說謊。二人聽了。掉下淚來。說。四娘還猶可。三妹妹出了家。夢想不到。說着。放聲大哭。楚雲小玉勸解半日。才住了聲。月娘說。快雇轎子。咱們瞧去。玳安說。三娘四娘說了。什麼也不要。叫把鋪蓋念珠送了去。春娘說。如此說。也難勉強了。叫楚雲。拿廿封銀子。二位娘應用的衣服。我們帶了去。說着。轎子來了。丫鬟們都要跟了去。月娘說。叫他們見見也好。二人坐了轎子。往毘盧庵來。不一時。到了廟裡。下了轎。丫鬟侍女跟入裡面。就看見藍姐屏姐。月娘春娘抱頭痛哭。二人也無了主意。二姑子勸了半日。才住了聲。說。妹妹好狠心。怎麼三不知就捨了我們了。藍姐說。非出本心。此乃天定。也是無奈。春娘說。都出了家。我們靠誰。不成世

界了。大家坐下。見二人把頭髮鉸了個精光。事無挽轉。叫丫鬟每人奉上十封銀子。以作香資。二人不收。說至再四。方才收下。又說了些戀戀不捨的話。藍姐說。你們回去罷。只當我死了。月娘春娘那裡捨得。大放悲聲。衆丫鬟都哭起來。屏姐說。你們不走。我立刻碰死。衆人無奈。橫了心。說。我們去了。屏姐藍姐灑淚而別。後來藍姐屏姐苦修一世。壽活九十。坐化了。成了正果。不提。月娘春娘來到家中。發了半日怔。月娘說。咱們此處住不得了。依我說。先差人報與小大官。你我投他去罷。春娘說。好主意。即差了進福進祿。修書一封。領了路費。上泰安府去了。這裡月娘請了喬大戶來。將房產鋪戶送了親家。說了備細。大戶也愣了半晌。說。辦得好。我也不推辭。他們都出了家。二位有個倚靠。我也放心。看看曆書。定日子罷。春娘看了。定於本月廿日起程。又說。東西不少。得多少馱子。幾乘轎。大戶說。不用費心。交給我。說罷。告辭去了。親友聞知。都來

瞧看。吳二舅差大妗子二妗子送禮。說。原要請過去。不方便。着我們瞧來了。春娘道了謝。兩個妗子要回去。月娘苦留不住。回去了。又有謝希大常峙節湊了分資。買禮差人送來。都收下。道了謝。過了兩日。喬大戶辦妥了馱轎馱子。親身來請月娘春娘吃酒。春娘說。太多禮了。我們還要去呢。於是大戶先回了家。月娘春娘帶着丫鬟往大戶家來。大戶娘子迎進上房。搭了桌子。大家坐下。上了南北碗菜。把酒來斟。大戶娘子道。今日同不得往日。二位親家一去。不知幾年才見。可要多吃幾杯。二人先道了謝。說。我們是不得已而爲之。他們出了家。我們也過不來。只可投到任所才像事。說着。又巡了酒。敍說三娘四娘出家的話。嘆息一會。拿上飯來。上了羹湯點心。吃了飯。春娘說。我們要告辭了。日子近。事情多。到任再寫書信罷。大戶娘子苦留不住。二人回家去了。一宿無話。次日。春娘叫家人收拾衣物細軟。打了包。請了神主佛像。裝了木匣。餘

物裝了四十幾箱。一切鋪墊被褥。不計其數。查明白了。月娘春娘坐了轎子。帶着丫鬟來辭藍姐屏姐。到了毘盧庵。見了藍姐屏姐。都是僧衣僧帽。不由得掉下淚來。到禪堂坐下。妙鳳妙趣獻了茶。春娘說。二位娘出了家。我們此處住不得了。我們商量着投了小大官去。今日看看二位娘。後日就起身了。有什麼帶的信。我們帶了去。藍姐說。我們出了家。還有何貪戀。不過替說出家的緣故。叫丫頭好生過罷。說着。淚流滿面。屏姐也哭了。月娘春娘都哭起來。二姑子再三解勸。說。二位娘只管放心。三娘四娘有我們呢。萬不能受累。那些不到。聽見了。叫小官人追了我們的度牒。春娘說。如此我們才放心。就只實難割捨。說着。天黑了。二人只是坐着。藍姐說。你們要起身。也不能送你。就拜別了罷。二人無法。眼淚汪汪。與藍姐屏姐對行了禮。灑淚而別。回到家中安寢。不提。到了廿日。闔家忙亂。家人僕婦一齊動手。上了馱子。扣備鞍馬。月娘春娘帶

着兩個娃子上了馱轎。丫鬟僕婦上了馱轎。家人安童上了馬。圍隨着出了城。到了永福寺。有堂客在那裡送行。戀戀不捨而別。又走了幾里。到了十里亭。衆親友久等多時。領了酒。月娘說。後會有期。趕路了。一齊上了轎馬。玳安引路。前呼後擁。赴任去了。後來西門孝探母。月娘受了封誥。春梅受福。喬大戶攀親。二人撫養幼子成名。不表。一部三續金瓶梅完結。全始全終。有詩爲證。

夙緣了却萬慮空。　向善回心在卷中。

二降塵寰人不識。　倏然悔過便超昇。

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

Je soussigné, Michel CARTIER, responsable de l'URA 1067 ("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") du CNRS (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)-FRANCE-, déclare autoriser,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., LTD,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(cinquante titres),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'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. CHAN Hing-ho, chercheur au CNRS, et membre de l'URA.

S'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'édition,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.

Michel CARTIER Res

A Paris, le 19 Seprembre 1994

授權書

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(l'URA1067--C.N.R.S.)負責人名義，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，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，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《明清豔情小說叢書》(計五十種)。出版問題，依合約規定辦理。

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

(l'URA 1067-C.N.R.S.)

負責人

賈永吉

1994年9月19日

思無邪滙寶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三續金瓶梅 八卷四十回／（清）訥音居士編.--
初版.--臺北市：臺灣大英百科，1995［民84］
冊；　公分.--(思無邪滙寶；34-35)
ISBN 957-8592-46-9(上册：精裝).--ISBN
957-8592-47-7（下册：精裝）

857.48　　　　84011432

思無邪滙寶〔叁拾伍〕

三續金瓶梅(下)

發 行 人／葉貴英
總 經 理／葉松田
主　　編／陳慶浩・王秋桂
執行編輯／陳益源
編　　輯／吳秀梅・羅文翠
美　　編／孫秀琴
校　　對／李美黛・薛淑敏
封面製作／里安工作室
編輯製作／成易圖書公司
出版發行／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／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14F
電　　話／(02)7730868
傳　　眞／(02)7764299
排　　版／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　　刷／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
裝　　訂／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法律顧問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・羅明通律師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
初　　版／1996年1月

全套定價：41200元
ISBN957-8592-12-4(一套；精裝)
ISBN957-8592-47-7(單册；精裝)

思無邪滙寶。

思無邪滙寶。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(C.N.R.S)
中國文史研究組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

合作出版